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
the platform.**

月台 / 2016 年 9 月刊

总第 2 期 / 2016 年 9 月发行

STAY Magazine / 2016 Sept.

Vol.2 / Issued in Spet. 2016

出品 Produced by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凤语 CMA

校内自媒体 · 浅见 Qianjian

制作 Created by

《月台》杂志社

承印 Printed by

深圳市卓艺印刷有限公司

编委会 Board

主编 Chief Editor

丁铭 Ming Ting

市场营销 Marketing

陈泽南 Alan Chen

郭宇翔 Eric Guo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s

李悦欣 Coco Lee

张嘉霖 Linda Cheung

财务 Finance

陈泽南 Alan Chen

联系我们 Contact Info.

邮箱: stay@qianjian.space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2001 号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CMA 公众号:

浅见公众号:



采编 Editorial

责任编辑 Editors

王旻若 Taylor Wong

张琬之 Iris Cheung

颜任 Eric Yim

李雨栖 Ariana Lee

王天逸 Oliver Wong

张晨辰 Effy Cheung

校对 Proofreaders

徐中依 Bronwyn Hsu

季维宽 Chris Chi

张乙凡 Ted Cheung

杨诺尧 Chris Yang

摄影记者

Photojournalist

李政彦 Vince Lee

欢迎 Welcome

这个九月,《月台》再次响起鸣笛。诚邀有能力、有态度、有理想的 CUHK(SZ) 校内人士出任责任编辑、摄影记者、美术编辑等职位, 人数不限。如果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职位介绍, 请访问 <http://qianjian.space/stay-recruit>

我有一张车票, 你愿意来吗?

愿火车进站时, 你我都能不负月台上的等待。

设计 Layout & Design

设计统筹 Design Director

郭宇翔 Eric Guo

排版 Layout

丁同宇 Toni Ding

骆丹琳 Lorraine L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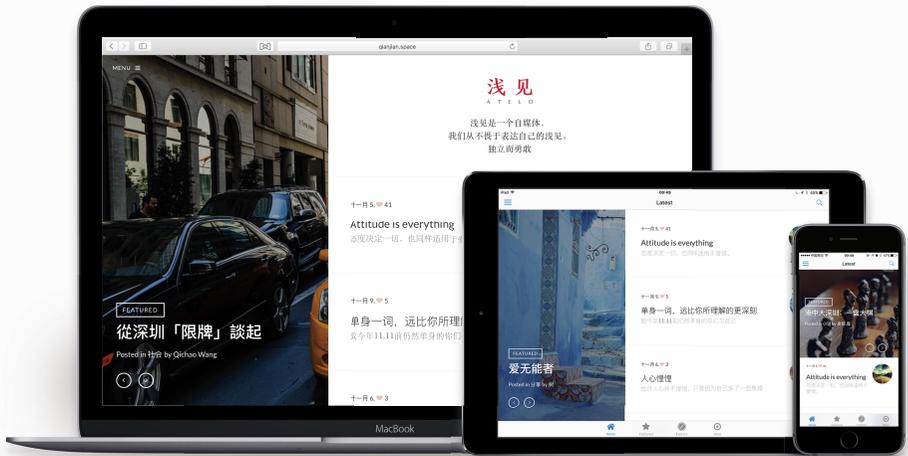
钱心涵 Skylar Qian

版权声明 Copyright Statement

本刊保留本刊所有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和图片) 的所有权利。All rights reserved.

浅见

A T E L O



我们的使命

To get CUHK(SZ) students intellectually inspired by sharing insights, creations and ideas.

为 CUHK(SZ) 而生的自媒体

浅见的价值在于创造。对独立精神的追望，微言又大义。
浅见的价值在于流盼。对子身自省的依恋，欣赏又审判。
浅见的价值在于分享。对鹤鸣九皋的洞见，香远又益清。

我们的见解很浅，很惭愧，但不听风是雨。
尽绵薄之力，抛砖引玉。启发灵智。

欢迎发表你的浅见。



扫描二维码下载我们的 App



访问 <https://qianjian.space> 或
在 Google 搜 浅见

Contents
本期内容

特别策划 她说	P10
论 · 身边事	P50
赏 · 赋比兴	P67



特别策划 | 她说

伍燕仪：梦想与激情 / P12

采访 & 撰稿 / 张诗扬 陈茜

应磊：生而无畏，死而无憾 / P18

采访 / 王天令 撰稿 / 王天令 李悦欣

小棺木：记录姑娘身体的姑娘 / P24

采访 & 撰稿 / 丁铭

陈睿靖：过自由而「无用」的生活 / P30

采访 & 撰稿 / 王天逸

党和苹：中国的法律还没有「牙齿」—女权、法律与平等 / P34

采访 & 撰稿 / 王唯羽

李潇雨：我的性别养成小史 / P40

文 / 李潇雨

孙畅：女性主义与我成长中的小故事 / P46

文 / 孙畅

论 · 身边事

衣服在我身上，正直在你心里 / P52

文 / Mamoydun

观点交锋：女生节 VS 妇女节 / P58

整理 / 张嘉霖 李悦欣

坦诚交流：性别研讨会纪实 / P64

整理 / 书托邦《月台》编辑部

赏 · 赋比兴

北京北京 / P68

文 / 孙千惠

双生桥 / P75

文 / 卢韵

梧桐 / P80

文 / 高逸枫

言 · 声光色	P100
品 · 尚生活	P108



赏 · 赋比兴

路人归 / P84

文 / 丁若虚

「彩虹」来的那一天 / P87

文 / 芒夏

雨天的尾巴 / P80

文 / 张嘉霖

天罚 / P92

文 / 一支派克笔

美食，祈祷，没有恋爱 / P97

文 / Wallis



言 · 声光色

Quiet Force / P100

文 / 雷晋莎

女性 · 女权书影音推荐 / P102

整理 / 丁铭 丁同宇 钱嘉琪 钱心涵 王唯羽
邹愈丹

品 · 尚生活

吃好玩好之好味香港 / P110

文 / 张哲元

咖啡碎碎念 / P114

文 / 谢子豪

图片游记：In the mist of Golden / P116

摄影 & 文 / 陈泽南

图片游记：东方圣城 / P124

摄影 & 文 / 李政彦



丁铭

月台杂志 主编

CMA 校园媒体人 社长

想做「她说」这个主题的特别策划已经很久了，也许这里面有我和《月台》一众女工作人员的私心，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生活在男性话语权包围的主流环境中，而有关「女性女权」和「性别平等」的话题其实关乎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每一位女性）的生活。

几乎每个女孩儿都经历过，儿时父母对「男女有别」的教导，艰难的青春期里遇到的困惑，在学校中遇到的恋爱、选科的烦恼，在网络上甚至现实中遭遇的戏谑言辞……这些都与我们的「性别」有关。

再想想近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关于「剩女」的讨论，女大学生被性侵甚至杀害，强加在部分男性身上的「娘炮」标签，对于某些明星绯闻的「网络骂战」和「双重标准」……无一不关乎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的话题。

可能有人觉得对男女平权问题并无兴趣，不希望「被代表」，不希望被强行拉入一场纷争。但其实性别平等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纷争，它甚至根本不是一场纷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它是一场所有人对「过去」的挑战，一个新的开始。每个人都可以不关心男女平权，可是男女平权的问题影响着每个人。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不舒服，不妨先耐着性子看看我们这一期的特别策划。一共七位女性用相对轻松的方式来与我们分享了她们各自的精彩生活和她们对女性主义的看法。每个人的性格和观念不尽相同，相同的是一种自信、美丽的人生态度。

在「论·身边事」栏目中，我们继续讨论男女平权的话题。得益于相对宽松的语境环境，男女平权主义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校里发展得很快。你可以把这期的「论·身边事」看成一个「CUHK(SZ) 男女平权和女性主义发展小史」，我们选取了校园内的三个标志性事件，附上同学们的评论。大家的观点虽然有碰撞，但每一条都有值得我们探讨。

在准备这一期的过程中，编辑们也开始思考：为什么「女权主义」这个词开始变得太过严肃、沉重，甚至被污名化？尽管《月台》更愿意使用「男女平权」这个词，也在此呼吁大家去正视、了解这个话题（比如你可以从买本期杂志开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拥抱一个更加平等的未来。于是我们在「言·声光色」中加入了一个小小的板块——女性女权题材的书影音推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本期的其它栏目，我们依然带来了同学们的优秀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赏·赋比兴」的前四篇文章来自于2015级同学的大一语文课堂，是一次以「故乡」为主题的作业。在此也十分感谢林峥老师热情地为我们提供稿件。其它的作品或抒写了美好的事物——雨、咖啡、美食、旅行、钢琴曲，或讲述了构思精妙、引人深思的故事。

不论女权问题也好，生活中的其它事情也好，总需要有人出来「说」，需要有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希望从这次的「她说」开始，今后会有更多的「她们说」「他们说」。

CARE ABOUT YOUR CURIOSITY

CMA 保护你的好奇心

作为有态度的校园媒体，
CMA (Campus Media Agency)
可能是 CUHK(SZ)
最话唠的段子手，
最八卦的好奇宝宝，
最有分享欲的倾听者。
我们用有趣的方式传达资讯，
用严肃的方式探讨问题。



了解 & 加入我们：
cuhkszcma@outlook.com

她 | 说



Her Monologues

导语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下辈子还会做女人吗？」

我们采访了四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女性，你会发现她们各自的角色是那么的迷人，不再只有「妻子、母亲、情人」这种单一的面孔。接着党和莘老师从她的专业——法学与平等角度与我们探讨在中国获得真正性别平等的可能性与途径。最后李潇雨老师和孙畅同学将给我们分享在不同的年代、在她们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与性别相关的小故事。你会明白，女性主义并不是充满了仇男情绪、抨击、反抗、女同……这些字眼。「过自己想要的精彩生活」才是女性走上平权之路的第一步。

她 | 说

伍燕仪：梦想与激情

采访 & 撰稿 / 张诗扬 陈茜

／在花旗银行工作时的 Angel，摄于 2015 年

她 | 说



伍燕仪 Angel Ng 目前是香港花旗银行环球个人银行服务行政总裁及香港区总经理。从 1998 年加入花旗银行算起，她已经在花旗银行工作了快 18 年。在以分部营销主管的头衔加入花旗银行后，她还担任过市场部及大来信用证董事总经理、财富管理部董事总经理、信用卡业务部董事总经理等重要领导角色。





／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时的 Angel，摄于 1990 年

周边是密密麻麻的、如火柴盒一样的房子，在仅有 2 车道宽的街道上走着，头顶便是拼命向外伸展的霓虹灯牌，每一家商铺都想让自己在这片高密度的建筑群中变得显眼。拥挤，是这座商业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承载着香港经济运作的各个写字楼就分布在这些街道的两侧，坐在这些写字楼里的人则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核心，Angel 便是其中的一员。



Angel Ng，目前是香港花旗银行环球个人银行服务行政总裁及香港区总经理。从 1998 年加入花旗银行算起，她已经在花旗银行工作了快 18 年。在以分部营销主管的头衔加入花旗银行后，她还担任过市场部及大来信用证董事总经理、财富管理部董事总经理、信用卡业务部董事总经理等重要领导角色。

干净利落的休闲正装，拿捏有度的说话之道，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优雅。聊天中，她会十分注意与你的眼神交流，也会时刻保持笑容，在和她交流的时候，你总是可以感觉到放松、舒适与被重视。即使是初次见面，也不会有过

／从香港中文大学本科毕业时的 Angel 与丈夫 Andy

「你们把这称之为牺牲，
我把这称之为礼物。」

多的压迫感与不适感。这是我对 Angel 的第一印象。

Angel 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父母并没有多么富裕，但对女儿的喜好都还是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为了不给女儿过多的压力，父母也从未对她提出过什么明确的期望。在父母的影响下，Angel 既有着追求梦想的自由，也有着对获得成功的一种责任感。

在中学里，Angel 就找到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东西：「我对人很感兴趣，喜欢和人打交道。我的人生目标就是给周围的人带来积极的影响。」大学时 Angel 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主修市场营销，辅修传播与新闻，这是两门对交流技巧都有着较高要求的学科，也正是她所热爱的事物。她尽可能的让自己在大学期间更多地参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她并不在意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对今后的就业有没有帮助，只要是她觉得有意义的事，她就会去做。

「我没有选择去银行工作。事实上，我也

并没有刻意选择我想去的公司或者我想从事的行业，我只是选择了我所热爱的东西。」当被问到在职场上有什么生存之道时，她提到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保持热情。因此，相比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她更愿意在一个零售银行里面工作，而这正是现在她所从事的。对 Angel 而言，如果从事的工作不能与人打交道，那么在一个出名的大公司或者在一个热门的行业里上班并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我在实习期间当过工厂的工人，当过银行的初级职员，还当过导游和私人家教。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大公司实习。」并不是没有去大公司实习的机会，在汇丰银行直接提供的实习和汇丰银行的存档文员中，她选择了后者。「我个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理论，我希望在假期里干一些可能毕业之后再也不会干的事。」她说实习是为了让自己今后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去讲述。对她而言，只有亲身体验过低层员工的生活，她才能知道一个管理者怎样才能对员工进行有效的管理。

「重要的是你要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不要被对性别先入为主的偏见给束缚了。」

Angel 杰出的工作能力和她所坚持的职场之道，已经使她成为了一名精英型的职业女性。但她相信生活里不应该只有工作。为了挑战自己，她去考了摩托车驾照（在香港，女性驾驶员是很难考到这个证的）。她说每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方式，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快乐、惊喜与挑战。即使是闲下来的日子，也不应该就这么白白被浪费掉。看舞台剧，游泳，打高尔夫，做美食，她将每一个兴趣都附上了不同的意义。

Angel 是一个考虑很周全的人，答复的邮件里除了有她的详细回答，还附上了个人的简历和几张照片，其中有两张照片是大学毕业时穿着学士袍照的。照片上的 Angel 笑的很美，年轻的女孩儿就算不施粉黛也依然耀眼。岁月流经这么多年，过肩的长发变成了干练的短发，曾经被运动衫占据的衣橱如今多半放着正装，那个在校园里对每个人都充满兴趣的女孩现在在自己的行业里雷厉风行。可是当她一笑起来，眉眼一如当年。

「在家里，Andy*（Andy 是 Angel 的老公，

照片中的男孩儿）是 CEO，我是 COO。他负责命令，我负责执行。」在回答与 Andy 的相处之道时，她打趣着写道。有意思的是，尽管平时忙于工作，她也会将家务处理得很好。当说起做家务的时候，她言语里满是自豪。「我们肯定都为对方做出过妥协，但是我不会轻易去用『牺牲』这个词，这个词的程度太深了。」Angel 一直秉承着家庭优先的生活原则。当 Andy 要去美国获得他的博士学位时，她立马就决定要暂停自己的事业，到美国去做了 4 年的全职太太。在美国的日子里，除了柴米油盐与家长里短，她还利用 4 年的时间，弥补了以前因为各种原因所造成的遗憾。她会在好天气时走出房间去打高尔夫，和许久未联系的朋友保持密切的联络，在空闲时翻阅一本从前一直很想读的书，或是在午后窝在沙发里欣赏一部以前没能看成的电影。她说这四年是她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之一，使她得以从繁忙的工作中脱身，去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你们把这称之为牺牲，我把这称之为礼物。」

当被问到下辈子会选择做男人还是做女人

* 王家徽 Andy Wong, 曾任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经管学院副院长

时, Angel 给出了她的回答。

「如果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我依然会选择做一个女人。这只是出于一种我对女人这个身份的熟悉感, 我只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是怎样的感受, 并且到目前为止我很喜欢『女人』这个身份, 我找不到理由让我想去改变。」

她相信上帝给了男人和女人不同的长处与短处, 在生活中都各自享受着不同的特权。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在工作与生活中学会尊重异性。

「如果有一个异性帮你拎重物或是为你开门, 你应该怀着感激之心接受这份帮助, 并向对方说一句谢谢。」

「我不喜欢女权主义这个词。我追求的是公平。」她觉得性别的差异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不要被对性别先入为主的偏见给束缚了。「我

相信在自然界中, 大多数由性别所展现出来的特征都是中性的, 它们并没有优劣之分。所以, 坚持自我并尽情地享受当下吧！」

对激情与梦想的追求, 和对自己价值观的毫无保留的实践, 使她一直以一种乐观的心态看待一切, 你甚至可以从她做出的每一个重要的决定中发现这些决定对于她的意义。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上, 她都是一个值得尊敬和学习的良师益友。

「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 不管是在 18 岁, 28 岁, 还是 38 岁。」Angel 说自己是一个没什么遗憾的人, 她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特殊的含义, 因此她从不后悔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

「如果能够回到 18 岁, 我会去告诉当年的那个女孩, 她有多幸运！」^[1]

她 | 说

应磊：生而无畏，死而无憾

采访 / 王天令 撰稿 / 王天令 李悦欣

她 | 说

哈佛校园，波士顿，一位穿着极朴素的宗教研究学者；米其林餐厅，新加坡，一名享受着视觉与味蕾饕餮盛宴的美食主编。两个仿佛置于平行时空中的身影，在现实中完美地重合，融入了一个人的传奇——她，就是应磊女士。

应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候选人，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布朗大学东亚系客座讲师。十五岁获奖学金独自赴新加坡留学，被授予新加坡国立大学一等荣誉学士，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美食专栏主编。研究专注二十世纪中国的佛教与文学，兼摄现代佛教与东亚佛教文学，并曾获美国总统学者奖（Presidential Scholar）。

与她引人注目的经历相比，应磊本人却很是低调。「我也时常从内心的映像上，看到自己的卑微和有限，看到生命的无稽与惘然。所以，只好坦诚为人，认真为文；不求功劳，不计苦劳。惟此而已。」应磊如是说。「通达和善、明晰独立、专注学术、低调无争」，这个南京姑娘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有趣的是，在与应磊的对话中，我隐约感觉到一种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模糊化。不同于高呼女权，她似乎从不认为男女性别的差异足以

「严肃的思考应该从抵制给他人或
给自己贴标签开始。」



应磊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候选人，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布朗大学东亚系客座讲师。十五岁获奖学金独自赴新加坡留学，被授予新加坡国立大学一等荣誉学士，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美食专栏主编。研究专注二十世纪中国的佛教与文学，兼摄现代佛教与东亚佛教文学，并曾获美国总统学者奖（Presidential Scholar）。

「很多时候，为了获得某种重要的东西，你愿意为之舍弃什么
比愿意为之付出什么更能衡量它对你的重要性。」

构成问题；与其高呼平等口号，不如正视生活，休让性别的标签桎梏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可以将她这种看待两性问题的视角，理解为「无标签性别主义」。

不同于约定俗成的对男女责任分工的求异，这种观念或许有些超前，事实上这正代表着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成熟，一部分女性产生的心态变化。她们追求生活之独立、人格之独立、思想之独立。于她们而言，女性本该如此，所以理所当然。而应磊的经历与其生活态度，正是对这种观念的很好诠释。

离家：困难总敌不过勇气

少小离家，远赴异国他乡，是一段艰辛的历程。初到新加坡，为了应对当时国外复杂的环境，15岁的应磊苦练英语，付出了远超于她同龄人的努力。种种际遇，无法尽数，而她感触最深、离家前不曾体味的便是那汹涌而来的空荡荡的自由：身边不再有亲人可以随时倚靠；昔日的朋友渐行渐远。她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坦言，这是她在十几岁时尝到的异常苦涩的一课。她没有想到自由可以如此之轻，轻得不知如何安放自己才好；同时却又如此之重，所有的责

任都必须独自扛起。这于一个15岁的女孩是多大的挑战！可渐渐地，她发现：「勇气似乎总是可以比困难稍稍大一点；或者，总可以再撑一下，而每次就因为又撑了一小会儿，情形就出现了变化。或许所谓足够，便取决于这样细微的差别。」

这令我想到「柔韧」这个词儿。

取舍：追随心之所向

最初来到新加坡读书的时候，应磊是一个喜爱自然科学的理科生，因而她计划报读医学院，抑或修读生命科学及理论物理。但临考大学时，她的想法却发生了很大转变——选择人文科。读初院之时，她在课余读了一些哲学、神学方面的英文著作，这些书向她展现的人文与信仰的世界，让她欲罢不能。终于她意识到，她对科学的兴趣无法与对人文的兴趣相提并论。

「放弃了已有的理科成绩和不错的就业前景，您当时是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

她简明坦率地回答：「首先，当时我置身新加坡一所出类拔萃的初级学院，精英氛围浓厚。恰恰是目睹了同学之间的拼和争，我开始

问自己，在有限的人生里真正希望寻找什么，并愿意为之付出无悔的努力。其二，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对所谓的学校排名、奖学金的关心，远远超出他们对专业选择的关心——对此我无法认同。」

最终，在去一所世界顶尖大学读一个自己没有那么喜爱的专业和去一所相对谦逊的大学读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专业之间，她笃定而果敢地选择了后者。这一段经历让她不仅明白了自我选择的重要性，更明白了选择意味着取舍。

「很多时候，为了获得某种重要的东西，你愿意为之舍弃什么比愿意为之付出什么更能衡量它对你的重要性。」她在二十岁以前已经明白了，于她而言，没有什么比一种内在的生活更重要，这种生活涵盖智识的、情感的乃至信仰的面向。她的取舍，对我们这些仍在象牙塔里的学子，或许是一种启发。

修炼：学院内外的自我提升

大学毕业之时，应磊再一次选择「不走寻常路」。虽然好几位老师都建议她不要浪费时间，应尽快去深造，但她却坚信有必要了解学院之

外的世界，尝试一些不同的视角。于是她去做了四年的记者，并成为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美食专栏主编。在此期间她常常出入米其林餐厅，享受特殊的款待，甚至是在摩天轮上一边俯瞰美景，一边享用美食。她得以与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群接触，同时深入学习媒体运作的经验。这段经历是她本人分外珍惜的一段时光，然而四年后，她又坚定地选择了放弃这份无疑令人羡慕的工作，奔赴哥大求学。

在漫漫学术之路中，应磊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宗教。当我问及宗教对其影响时，她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来回答我，「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对她而言，生命里最值得深思、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终极意义上都是宗教性质的，比如生死、罪、信（faith），原谅，救赎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是她做学问的动力，更是她全部人生的支点。她的学院生活，说到底植根于她的信仰生活（未必是宗教生活）。当渐渐明白哪些才是生命里真正重要的问题后，她发现自己开始体会古人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做记者时，她常常为早报写食评；重返校园后，她依然保持着两周一篇的频率写一则小

「我在写作时只专心对付一个 极度吹毛求疵难以取悦的读者，那就是我自己。」

文。写作于她而言是一种爱好，也始终是高强度的劳动——并获得高强度的乐趣。她的读者曾如此评价：「你的文字，缓缓地流淌成了一条河，它经过你的思绪，流进我的视野。这条河，映见我自己的卑微和惊艳。」而她却不曾着意讨好也不曾过分苛求她的读者们——「我在写作时只专心对付一个极度吹毛求疵难以取悦的读者，那就是我自己。」

女性：去标签化的平等

当我问及对女权主义的看法时，她的答案颇具一格：没有口号，亦非呼吁，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无声胜有声的平静与淡然。她并不认为因为自己是女性，便有着来自女性的视角。对于两性社会分工的盲目偏见，她选择了置之不理。

如今对女博士的戏谑之词甚嚣尘上，应磊女士是如此回应的：她身边有许多「女博士」，还有许多「男博士」，也有许多学界之外做出其他事业选择的女性和男性朋友。各人有各人的快乐，各人有各人的烦恼，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是上天的公平之处。「女博士」这个标签是一把双刃剑，同时承载着光环与诅咒。

在她看来，归根结底，这份诅咒是荒唐的，正如这份光环也是虚妄的。

「现在的中国社会虽已贯彻男女平等之理念，但女性的成功往往并不像男性的一样被看作理所当然，传统观念中女性应以家庭为重的观念已然根深蒂固，对此，您怎样看？」

「难道男性就可以不以家庭为重，男性追求事业成功就不会不利于家庭吗？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女性追求事业成功被指为不利家庭，那么难道女性在事业上无所求，就会收获幸福或者更幸福的婚嫁？」应磊反问。

「怎么讲？」

「严肃的思考应该从抵制给他人或给自己贴标签开始。」应磊回答。

她庆幸自己未曾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因为女性的身份而被差别对待。也许这是因为她置身于宽和的环境之中；也许是因为她自身的清醒、独立与充实；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应磊的视角，似乎映射了未来大众或有的、看待两性问题的普遍态度，一种我们期许的新女性精神的缩影。千种姿态，万般美丽，将会，也一直都曾，值得为每一位女性所拥有。

之后，我们又谈论了有关写作、快餐式阅读、多元文化冲击等方面的问题。应磊女士与我们分享了她深入的思考与独到的见解。因为采访时她仍在美国，很遗憾未能与她面对面交谈，但是这丝毫没有削减她透过文字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力量。

迷茫，是如今很多大学生共同的心理状态，而应磊女士告诉我们：一种没有迷茫、没有焦虑，由此无须摸索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恐怕也是不值得向往的。这如同思考苦难的意义：我们都憧憬一种没有苦难、无限幸福的世界；但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即我们能否想象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生命充满困惑，充满难题，这又何尝不是存在的证明？而她对待生活有着

简明而坚定的信条，那就是「生而无畏，死而无憾」。

义无反顾去追逐梦想，可谓「无畏」？全力以赴来握紧希望，可谓「无憾」？人生只有一次，应磊选择无惧他人的评判与眼光，让自己的梦做得更漂亮。我们无需复制，也不可复制别人的人生，但是精彩的人生总是有着相似的模样，那就是永远向上的姿态与永不止步的成长。如一棵树，挺拔、向光、独立、坚强。学着去包容人生的低回错落，让自己多一些经历，多一些承担，多一些勇气，多一些全力以赴。如此方能水到，渠成。

最后，我们也衷心希望此文的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她 | 说

小棺木：记录姑娘身体的姑娘

采访 & 撰稿 / 丁铭

她 | 说



小棺木 90后摄影师、诗人。已出版影集《来都来了》，曾参与展出：2015年6月，首届全国情色主题展，中国上海。2015年8月，第二届亚洲先锋摄影师计划，云南大理。2015年8月，情摄群展——食色餐厅，山东青岛。2015年10月，「轴」无意识秩序互动艺术展览，四川成都。2016年4月，转塘艺术十周年，浙江杭州。2016年6月，平行宇宙青年展，浙江杭州。



／小棺木作品

「身为一个姑娘，可以很美，
那种超出想象力的美。」

面前的姑娘打扮很特别，艳丽的花绸裙，浓密的头发编成辫子，一枚唇钉在红唇中一闪一闪，一抹嫣红在眼皮上晕染开来（她说：眼影也是用口红画的）。如果你在路上遇到她，大概也会忍不住回头多看两眼，除了因为她特别的装束，还有她浑身上下散发的一种「稀奇古怪」的气息。

这是凌晨三点，风刮得有点凉，我们坐在一个面朝着海的高高的露台上，随意地聊天。我不知道她的真实名字，她只让我叫她的网名「棺木」。然而，在这个名字的背后，是一个在网上颇有名气的女体摄影师，目前已经拍摄了一百多位姑娘的身体，出版了自己的影集，还在上海、大理、青岛、成都等多个城市参与过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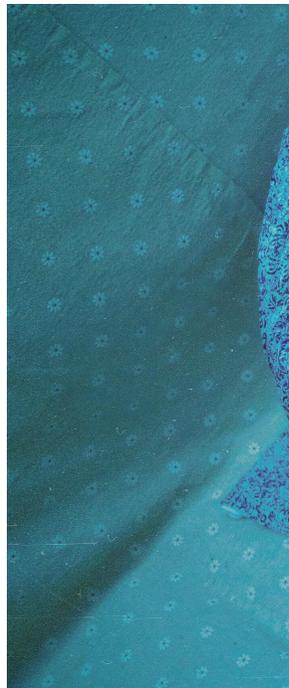
点开她的「豆瓣」主页，你会看到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爱拍姑娘身体的姑娘，偶尔画画」简单地概括了小棺木的工作和生活，但她又似乎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姑娘。她说：「起初在高中时，就觉得一些影片、照片中的女性身体特别迷人。而且我还特别注意观察细节，觉得连皮肤的纹理都很美，但并不会像同性恋一样有性的想法或冲动，仅仅是欣赏。」后来就想



帮助姑娘们把她们的肉体记录下来，记录年轻的、原始的生命，也记录女性的天性和欲望。

「再后来，就慢慢变成了一种表达和宣泄。」她说，「对了，你猜我拍的第一个女生是谁？」「谁呢？」我追问道。「前男友的『炮友』！」她轻松地大笑起来，「之前大家互相都不认识，后来跟我前男友在一起后，他翻看我之前拍的照片，才老实交代出来。」

刚起步的创作自然不乏种种困难，最初基



／小棺木本人

本上只能拍一些巧妙地不露出脸的照片。不过后来，随着小棺木拍摄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的丰富，也随着近两年女孩们观念的逐渐开放，拍摄的过程开始变得轻松而有趣。「她们常常自己会提要求，比如想在情侣酒店拍，想要穿怎样的服装或带一些道具等等。」有许多拍摄甚至是在室外或开放场地完成的，有停车场、废弃工地、幽暗的小巷、学校的废弃教室等等。对于比较羞涩一些的女生，小棺木也有一套自己的互动方式，她会说一些过去拍摄时发生的有趣经历，或者鼓励对方、指出对方身体上美的部分。有时也会随心所欲地利用周围环境里的物品做道具，她似乎很享受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惊喜。

她觉得每个拍摄过程都刺激而有趣，像一场冒险：「我感觉我是在玩，拍摄的过程其实更像是两个姑娘在玩闹，姑娘在姑娘面前可能更放得开一些。这可能是我和男性摄影师一个不同的地方。」对于拍摄对象，小棺木也从来不会提前挑选长相和身材，她觉得敢于展现自己富有特色的身体的姑娘本来就是美的。她说不太喜欢网络上某些意在勾起性欲的色情图片，太过于直白。「我拍的时候也不会去考虑迎合男人的爱好和需求，只是单纯觉得好看。当然，我的照片还是不乏很多『大尺度』的构思，因为本来欲望也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嘛，那样才最真实。我希望拍出来的作品是富有趣味的，不同的人能产生不同的联想。」因此她不太想拍网络上流行的「小清新」照片，刻意摆好姿势的女体和清纯温柔的面貌。「那种太多了，看完就忘记了」。女孩子面貌除了岁月静好的乖乖女还可以有很多，小棺木镜头下的，大概是大胆奔放、个性鲜明的那种。

看她的照片和画作，也许你会为其中的尺度和脑洞而惊讶。有人评价说，从她的作品中



／小棺木作品

「我希望拍出来的作品是富有意味的，
不同的人能产生不同的联想。」

看到了压抑，也有人说看到了释放。她说：「创作的时候会感觉有东西从心里爆发出来一样。」或许这种「爆发力」来自于她的一些经历，比如幼年时父母闹矛盾，比如母亲改嫁，再比如毅然决然地辍学、从事摄影。好在现在的家人对她的决定都比较支持。因此小棺木似乎过着旁观者看来十分「随性」「潇洒」的生活：看书、看展、做手工、四处旅居，绘画和摄影创作还能为她带来一定的收入。「没有认真地想过未来，摄影目前确实是经济来源，不过不是作为糊口的职业，对我而言，还是爱好更多一些。」

尽管家人态度较为开放，小棺木还是感受到了外界舆论的压力和阻力。最苦恼的是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发作品时，会因为尺度和影响的

限制被举报，或者不得不打码。摄影师大概最讨厌的，就是自己的作品被打码了吧。「还有就是有些猥琐男，凑到微信或微博私信我，要求我发更多『色色的，不打码的』图片给他们看。」这些人小棺木基本上都是直接拉黑，其中有些人对此记恨在心，就会去举报。这种做法对摄影师本人和作品都是侮辱。当然，更多的是来自保守者的谴责和谩骂。「有些大妈大爷什么的会直接在网络上找上门，说你这么这么不知羞，道德败坏什么的。」「虽然很注重保护姑娘本人的隐私，但还是有发生过男朋友





/小棺木作品

介意姑娘拍过裸照而分手的事情。也有的因为家人和男朋友的压力，拍照很放不开或者有顾虑。我觉得很可惜。」

女体摄影这条路阻碍重重，也饱受争议，但她一直坚持着。她的人生也和她的拍摄，一直自如地跟着感觉走。我问她，如果有下辈子，是否还会想当女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会当女的吧——至少现阶段是这样。身为一个姑娘，可以很美，那种超出想象力的美。」她觉得，女人的身份不应该、也不会阻碍她自

由地走自己选择的路。

那天我们的采访一直到天际发白才结束，小棺木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我们在露台上的照片：「半夜里在露台上和朋友聊天，好开心！」她说，以往都是在咖啡馆里面对着专业的记者，所以这是她经历过的最特别的一次采访。其实对我亦如是，因为以往对面西装革履的受访者总是正襟危坐、侃侃而谈；也因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在学校里，我不曾看过的别样人^间。

「她觉得，女人的身份不应该、也不会
阻碍她自由地走自己选择的路。」

/小棺木作品



她 | 说

陈睿靖：过自由而「无用」的生活

采访 & 撰稿 / 王天逸

她 | 说

2013年冬，高中生陈睿靖在哈佛。她每天早早起床，趴在窗边等送报的人。有人踩着单车，挨家挨户送来哈佛校报 The Harvard Crimson。这份报纸创办于1873年，由哈佛大学的本科生独立运作。独立，意味着校报不依附于学校，意味着当争议事件发生时，校报有权抨击学校；并且，校报不仅仅面向哈佛的学子们，还是波士顿地区为学生发言的重要媒介。

对于素来对传媒感兴趣的陈睿靖来说，这次经历启发了她很多。「上海的学生报都处于被学校监管的状态，然而随着大家的联系越来越多，是否能有校际的媒体帮助大家沟通呢？」从此，为学生发声的想法，像颗火种一样一直在陈睿靖的心里闪烁。几周后，她回到上海，回到复旦附中高二学生的身份，召集了五位熟识的挚友，在一家咖啡馆里讨论了创办独立学生媒体的想法。这是 Pharos Media 初创团队的第一次「聚首」，他们对自己媒体的定位就这样在一个咖啡馆里初具雏形。

Pharos Media 作为国内首家独立学生媒体，是第一批使用微信公众号作为平台进行推广的自媒体，而它不仅影响了之后学生自媒体的发展，也通过帮助学生办画展、采访名人、线下交流的方式，影响着周围的同龄人们。颇令团队自豪的是，Pharos Media 已连续两年成为

「只需怀着平等的心，尊敬身边每一个优秀的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而不必在乎他们是男是女。」



陈睿靖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哲学专业 2015 级学生，高中时创立 Pharos 自媒体，作为哈佛中美学生领袖峰会驻场媒体。曾于彭博新闻社、Mntors、条条 app、罗德奖学金等处实习。现任加州伯克利中国学生论坛创始人和伯克利中国学生会主席。

「倘若女权主义者能把目光放在更大的方面、而不是一味鞭挞那些已经臭名狼籍的『直男癌』言论的话，或许中国女权可以更进一步。」



／在 HSYLC2014 期间作为官方学生驻场媒体采访哈佛教授



／与北美联合会共同举办 2015 北美留学生酒会

HSYLC（哈佛大学中美领袖峰会）等大型活动的学生驻场媒体。陈睿靖说：「我们希望能为每一个影响着我们这代人的事件进行报道和记录，它是一场活动，但也更像一个节日，有无数从活动中走出去的毕业生，也有无数新加入的小鲜肉，我们希望见证它本身的成长，也见证我们这代人的成长。」

创办 Pharos Media 不仅是一次宝贵的经历，更带给了陈睿靖心境上的成长。她说：「以前我只知道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从没想过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实质的改变，没想到 Pharos 真的做到了这些，并且源源不断地把有价值的东西传播到更多地方去，影响了更多人。以前明明也有学生在看新闻，而新闻全部是大人写的，

没有有关学生的。但 Pharos 推广了学生活动，让更多人知道了学生在做什么。」

刚起步的过程总少不了艰辛。大热天仍然奋战在外的记者，一篇文章改四五稿的编辑，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的摄影摄像，都是成员们为梦辛勤耕作的缩影。所幸，复旦附中和上海自由开放的大环境也给予了陈睿靖莫大的帮助。「其实，近几年准备出国的学生中自己创新创业的趋势十分明显，」陈睿靖说，「复旦附中地处大学区，也很好地秉承了复旦大学追求『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校风，它的氛围也影响了我很多。身边的同学不会死读书，并且都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因此找寻到志同道合的人、获

得同学老师的帮助，也就比较容易了。」

与我们平常观念里的创新团队不同，Pharos Media 的团队绝大部分由女生组成。在陈睿靖看来，女生拥有一些男生所没有的优势。「其实现在这个年龄的我们都还谈不上真正的创新，更多的只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而已，更需要的是举一反三和交流沟通的能力。而在这些方面，许多女生表现出更强的能力。」但是，陈睿靖也并不否认性别多样性在团队合作中的重要性。「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个执行力比较强的人，比如说当我知道我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能够把它分配好、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创造力很差的人，而由于男生思路与女生不大相同，更具有全局观和理性分析的意识，常常能拥有更有启发性的想法。」

「我倒没有特别感受到因性别被不公正对待过，也从不觉得女性是天生的弱势。」她说。在她看来，有些方面确实可能是男生更加擅长的，但是女生也是完全能够依靠努力做得更好的，因而不需抱着「女生是弱势」的观点自怨自艾，只需怀着平等的心，尊敬身边每一个优秀的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而不必在乎他们是男是女。

在加州伯克利，陈睿靖也感受到了不同于大陆的性别观念。在国外，同学们对于性别的

态度似乎更坦然，男生将对女生的尊重当成了习惯，谈论女权问题也不像国内一般成为了严肃的话题。「取而代之的是，外国人更加注重权利的问题，假如有玩笑话表达了对于女人的偏见，也会有人立即跳出来以半开玩笑的语气加以指正。反倒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女权问题上受传统影响比较多，不自然地会流露出对于女性做事的不放心来。」其实，正如陈睿靖所说，男女平权问题并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明眼人也很容易区分出那些显而易见的「直男癌」言论。所以，倘若女权主义者能把目光放在更大的方面、而不是一味鞭挞那些已经臭名狼籍的「直男癌」言论的话，或许中国女权可以更进一步。

在采访的最后，陈睿靖也谈到了对未来的打算。「其实我没有什麼特定的梦想，只是在更宽广的平台上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只要是自己喜欢的、能够学到东西的，就十分好。」她的选择或许在一些人眼里太过「无的放矢」，但正如这个女孩所说，行为不需要有着太过强烈的指向性，自己喜欢即可，如果能对自身成长有所帮助便更好。她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高中母校的校训：「自由而无用」。在这样一位独立的女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95 后新生代女性的独特魅力。🌙

她 | 说

党和苹：中国的法律还没有「牙齿」－女权、法律与平等

采访 & 撰稿 / 王唯羽

她 | 说

我和党和苹老师花了两个下午聊了聊关于女权、法律与平等的事。

虽然有时候女权主义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词，但幸亏有了它，才有了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事。身为法学博士的党老师还告诉我们，法律不是万能的，它的力量源自整个社会的支持，而不是白字黑字的条例。

我们谈论女权，并不是想与男权对立，也不想磨灭男女个体的天然差异。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性别平等的平衡点，希望每个人都不会被自己的性别束缚，就像党老师所说，每个人都可以「活得精彩」。

(以下 W 为王唯羽，D 为党和苹。)

W：请问党老师对女权的认识是怎样的，你认为它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呢？

D：现在社会上很多时候提到女权，我觉得已经是贬义了。我记得我之前在爱尔兰上课的时候问过我的学生这个问题，然后很诧异现在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很多学生会说，你要问我支持什么，我支持性别平等，我不愿意把自己列为女权主义。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更愿意说自己是性别平等者。

W：所以你也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

D：我觉得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但是社会上很多时候用得有些贬义的意味。

「我们谈论女权，并不是想与男权对立，
也不想磨灭男女个体的天然差异。」



党和苹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士、刑法学硕士，爱尔兰高威大学法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前，曾任职于香港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在爱尔兰期间长期组织「欧盟-中国人权对话」项下的「中欧人权论坛」，促进中国中央政府与欧盟委员会官员、两地学者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高级别交流。博士研究受到欧盟的全额资助，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留学基金委的「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奖励（爱尔兰当年2名），英文版论文 *International Law, Human Right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ducating on Human Rights Standards* 即将以专著的形式由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

「很多时候，只要她们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都会很佩服。」

W：你自己身为女性，有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吗？

D：例子其实挺多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去开会的时候，与会的同事大部分都是男性。主持人在开场介绍到男性的时候，会用「professor, doctor」，介绍到我们时候，就用的「miss」。我当时这个感受还是挺强烈的。

W：有后悔过成为一名女性吗？

D：（思考）有。

我当时本科快毕业，还在考虑是找工作还是继续读书。找工作的时候，就看到北京很多央企名文贴出来，只要男性。那个时候就在想，我为什么不是个男的。

哪怕到了念博士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国际法庭的辩护律师聊天，就问他们的工作情况，以后有没有可能我也可以在他们的公司工作。当时，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It's man's club」。

W：你心目中对完美女性定义是怎样的？

D：其实我是相信人无完人的。但我会去欣赏那些活得精彩的人……我的女性朋友，四五十岁也活得很优雅，在联合国主持各种会议；也有个朋友在淘宝上卖了十多年的衣服，从到荷花池市场批发做起，到现在有自己的原创品牌，去阿里巴巴参加年会……只要她们是

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都会很佩服。我觉得人生这一辈子，就是个龟兔赛跑。刚开始那一二十年根本不算什么。

W：小小地八卦一下，你和你的老公现在都在学术圈里，工作特别忙，你们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呢？（注：党老师的老公：王宇，香港大学博士，曾多次到校园来做客讲座、通识课堂哦）

D：家庭……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冲突的。就好比做家务，我跟我先生现在是五五分，或者说谁不忙就该谁做（笑），可能是我们两个都还没到你刚刚说的，四十岁吧。

到了那个阶段，也许是不是会有一个人转变自己的方向，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身边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当两个人都忙着追求事业，家庭的概念就变淡了，这时候就需要一方做出牺牲，来维系家庭的温暖。

W：那你认为在婚姻或者恋爱中，女性是不是有特定的角色，应当承担的义务呢。比如，更加体贴，更具考虑周到？

D：我并不觉得哪一方应该想得更多。除了生小孩，现在是没办法男性来做。除此之外，每一对情侣、夫妻的相处模式可能不一样，他们各自对家庭的投入、分担也不一样。

W：现在国家规定妇女有带薪产假，作为对

女性的一种优待。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做法让女性在应聘入职时就受到了更多的阻碍。你对这一类规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D：我的观点是——带薪产假对女性肯定不是有害的。即使没有带薪产假，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还是存在的。这个是一系列连带的问题。在一些企业的思维里，女员工跑去生孩子几个月不上班，不管是否带薪，它都是不开心的。所以推动性别平等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环，承担的是侵犯了妇女权利后的处罚问题，但我国这方面的法律还没有「牙齿」，力度不够。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上应该说谁因为歧视而开除女性，再给他们以处罚。

W：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隐形的歧视，是不会被直接说出来的。

D：所以我说很多事情不是法律能做的。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它只能保证人不去做一个恶人，但它不能保证人去做一个好人。提高雇佣者的平等意识，靠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法律可以在某一方面起到引导作用，但也需要社会风气的协助才能让它变得更有力量。

比如让企业觉得这就是我们应有的成本之一。因为大家都有母亲，有老婆，有女儿。同时，这样也可以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一个公

司赚钱不应该是卡几个月产妇薪水来提高公司收益的，而应该是提高生产率。

W：所以你觉得法律对性别平等不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吗？

D：法律只能对一些违反法则、侵犯妇女权益的事的处罚，它的教育功能仅限于最高层次的警示。但很多平权，不单单是法律的事。

这一类规定我们在国际法上叫软法，就是因为它没有强制的执行力。要发挥法律的作用，必须要有人用，有人依靠某条法律保护了自己、很多人依靠这条法律保护了自己，那这个法条才会被人敬畏，才能发挥警示作用。

W：但是「歧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不是很难界定吗？

D：是。但是歧视的观念总是有表现的行为，行为是可以处罚的。我们可以通过打官司，控辩双方的伦理，最后判定某一种行为是否是歧视。

中国的现实问题一个是劳动力充足，雇主地位比较强势。另一个是信息不公开，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只会告诉你最后应聘的结果，至于考核评分是怎样的都是不公开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

这又牵扯到的是，在我国社会，政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存在，它如何处事，会非常直接

「怎样让法律成为有牙齿、有力量的约束，我们也还有很长的路。」

影响到社会中其他组织或人怎么处事。所以政府机关、国企的一些用人标准，比如信息不公开，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

W: 比如习近平主席在妇联会议上提到:「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的独特作用」「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作用」¹;又包括去年五位女权活动策划者被捕²,今年女性维权 NGO 被关闭³,这些都会对社会风气有影响吗?

D: 我个人觉得习主席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并没有说女生只能有这个作用。这句话的主体换成男性是同样成立的,作为家庭成员的一份子,都应该承担起家庭里独特的责任。所以这句话本身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确缺乏对男性的此类教育,可能社会也没有这个途径。(笑)谁让我们只有妇联,没有男联呢。习主席的话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只是希望他能更前卫的表态,而这一期望并没有实现。

W: 那为什么政府会这么敏感,接连发生女权运动者被捕,女性维权 NGO 被关闭的事情呢?

D: 我个人觉得这个不能单独拿出来说是政府对女权活动的敏感或者敌视。它其实是对这

类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天然的敏感。这可能涉及到我们中国政府一贯执政的政治哲学。现在的行政智慧还没有到理解它们(NGO)在社会上是怎样不可或缺的,它们如何可以必要地补充政府或企业力所不能及之处。

政府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为了维稳的目的(来执行这一系列措施)。所以不只是女权组织,维权组织,维权活动对政府而言都是一样的。在整个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或者公民社会,还没有充分发展。

W: 有许多女权活动者认为中国需要激进的女权主义,比如女权作家朱群就说,「没有激进主义就没有社群的凝聚力,我们的社群就是靠尖锐的批判意识团结起来的。」她们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女权进入公众的视野。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⁴

D: (笑)这话放大来看,不只是女权,不只是中国。我听过许多 NGO 内部的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因为 NGO 的本质是为了发声,要人们支持它的运动。因为他们的策略就是适当夸大,要不然没有人听它们的。

W: 中国的许多法律似乎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比如中国刑法对强奸罪的定义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¹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31/c_117956150_2.htm

²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607/c07feminist/zh-hant/>

³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hc-01292016124957.html>

⁴ <http://www.canyu.org/n110831c6.aspx>

D: 其实强奸这个罪名已经有许多人提了很多争议了。就像你说的这样, 现在很多的法律制度是按男性的观念来组织的。但是现在我们是有补救的。不是说女性强奸就没有事, 强奸男性是按故意伤害罪定罪的。

W: 如果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有更多女性的声音, 这类问题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D: 是的。各行各业都需要有女性的声音。

其实说起来我以前因为一些激进和不知所云的女权运动, 对它产生了些负面观感。

但是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女权的东西。比如性骚扰这个事, 在以前男性的观点来看, 职场上男性对女性言语上的调戏, 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 compliment (赞许)。是女权运动最开始提出来说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是要受到法律处罚的。所以的确对于调整男权社会, 她们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

W: 又比如婚姻法中, 虽然条例规定, 男女都享有平等的离婚权。但是女性因为现实中往往经济地位较低、或者受到男方的胁迫, 在离婚的问题上更难有主动权。这个时候法律的作用是应该完全的平等化呢, 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倾斜?

D: 其实中国离婚这方面对女性的倾斜是挺大的, 在婚姻期间双方的财产都是要平分的。

很多其他国家不是这样的。

只是说, 女性自己的意识, 离婚后怎么融入社会、怎么不被社会贴上已婚妇女的标签等等这些, 其实不是法律能管的。包括女性对自己的教育、社会对女性技能的培训、教育项目, 这些都是需要整个社会投入的。

W: 在政治或者商业领导等岗位上很少看到女性的影子。如果出台相关的规定女性比例, 会不会让更多女性领袖有机会发声?

D: 其实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挺有先驱的一个地方。中国其实规定了很多名额, 比如少数民族参政, 我们不经常说无(无党派)知(知识分子)少(少数民族)女(女性)从政优势么? 有比例规定肯定是好事, 但不是充分条件。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 fair play (公平的游戏), 谁有能力谁上。只是说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隐形的操作, 所以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 如何在选人时做到公平竞争。但这也不是规定女性人数可以办到的。

当然中国法律的问题很大程度上, 不在于法条的不完备, 而在于法律没有强制力。像贪污行贿、偷税漏税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实制定这样一条规定很容易, 但是需要很多细则来辅佐它。怎样让法律成为有牙齿、有力量的约束, 我们也还有很长的路。①

她 | 说

李潇雨：我的性别养成小史

文 / 李潇雨

她 | 说



李潇雨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研究兴趣为视觉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史，现代性，国家与族群关系。曾于《学海》、《二十一世纪》、《东亚观念史集刊》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并为香港《阳光时务》、《亚洲财经》、内地《看电影》等各文化杂志撰写影评、时政评论若干。现在校内开设「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化」、「视觉中国」等课程。



／潇雨初中毕业时的照片

「当某一个主流的女性标准成为一种控制性的想像时，是不是也意味着某种剥夺？」



1984年我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在军队工作，全家顺理成章地住在军区大院。那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乌托邦，有大大的操场、宽阔的松林以及长满杂草的空地，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安全又亲密，真正的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小孩儿随便跑。八十年代没有太多富余物资，没有什么洗脑鸡汤，「男孩穷养，女孩富养」之类的教条也无从谈起，养娃靠的是父母未经规训的大杂烩式的活泼创造力：在服装上，我有老头儿大褂，也有白底带彩色花边的孔雀裙，最心爱的一件背心是亲妈手裁的，深玫瑰红的

天鹅绒布料上缝一个蓝布缝的鲸鱼形荷包。而关于玩具，我从来没拥有过娃娃，积木倒是有的，不过最多的是飞机和坦克模型，倒是和部队气质一脉相承。据说我小时候所展示出的比较「姑娘家」的一面，就是从来没把这些模型玩坏过。

一岁半我开始上幼儿园，在集体生活中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有的小朋友站着尿尿，有的蹲着！根据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著名理论，这个童年震惊将会导致女性发现自己的「匮乏」与「缺失」，不过当时面对如此区别，我的小脑瓜里盘旋着的却只是一个选择问题，为什么我不能站着尿？于是还真是理直气壮地试了一次，以裤子湿了结束实验。这大概是我



／潇雨 1 岁左右



／潇雨 3 岁左右

人生中针对异性的一次行为模仿吧。到了 1987 年，当红楼梦电视剧热播全国时，我又因为人生中第一个时尚偶像宝哥哥的缘故，陷入了对异性着装的短暂狂热。和所有的迷妹一样，我竭力想要模仿偶像的标志性装扮——啊，那红色的披风，收腰的长袍，璀璨的宝冠，还有镶在宝冠中央的那个红色大绒球！虽然在 cosplay 道具在市场上还遍寻不着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切痴心妄想只能落实成一条红色的头纱草草了事，不过拿它假扮额带的时光还是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感。现在回忆起来，这种审美的自主选择也许仅仅是出自一种对浓烈色彩的喜爱，而不是想要表现出「男性气质」，因为对于一个三岁的小孩来讲，哪里会知道选



／潇雨 3 岁左右

择服饰就是选择「性别」的表现呢。不过说也奇怪，一直到好多年后，我对女装及其背后一整套女性行为逻辑的兴趣，才由港台古装剧培养起来。

上了小学，从二年级起，仿佛一夜之间，周围的同学纷纷从「男女有别」的自觉进化出「男女大防」的态度。异性之间是不轻易说话的，课桌上严格画着三八线，逾界者当即要遭到另一边的手肘痛击。不过那种高度戒备、不相往来的紧张状态，却常常带有装腔作势的味道。比如说有一次春游回程的路上，当所有同学被塞进拥挤的巴士里面面相觑时，那窄小空间里



／潇雨 1 岁左右



／ 潇雨在中山大学

翻腾着的兴奋简直是点火即燃。急刹车时我摔了个趔趄，身边一个男生好心拉我一把，就那一瞬间，整个车厢的人都拍手乱笑，说我们以后要一起生孩子了，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男女授受不亲。那时候泄露出对异性的好感是要遭到嘲弄的，一个男生把写好的新年贺卡悄悄塞到女孩子的桌斗里都会引发了轩然大波。集体生活如此惊险，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练就了在又窘迫又好奇又懊恼的时刻仍然能够若无其事地摆出扑克脸的技能。

相比之下中学阶段的两性关系就要友好许多。一来年纪渐长，大家越来越会处理那些蠢动的粉色情绪；二来大概是得益于相对单纯的「阶段性目的」，在这个时期的竞争环境中男女生的机会似乎比较平等，展现个性也相对容易。在这宽容而又愉快的六年中，我自由地做一个头发越来越短的女生，自由地烦恼和欣喜，自由地喜欢别人也被别人喜欢。这种自由也许是来自一种懵懂、生涩甚至是不太自知的心态。反而是到了大学阶段，受到「理想女性」想像模板的影响，它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压制了。时至今日，很多女孩子都认为大学生涯也意味着一种「觉醒」，因为新的标准让她们终于摆脱「土气」，开始改造与拯救不满意的眼镜、雀斑、身材，



／潇雨和丈夫「鱼生」



但我却总是觉得有些遗憾：当某一个主流的女性标准成为一种控制性的想像时，是不是也意味着某种剥夺？

2009年，我继续在港念博士，发现在社会压力之下，未婚女博士的爸妈真的容易暴走。这是我们对话展开的一般模式：爹妈打电话告知今晚与友人共进晚餐，然后声情并茂地描述席间友人A之36岁未婚海归博士侄女的悲惨生活，友人B的北京朋友圈中博士女儿高学历难嫁之怪现状。最后直指核心：你怎么办？言毕颇有沉郁之气。也真是矛盾，虽然从小就教育自己的女儿要自立自强，但在触及婚恋问题时，爸妈们往往丢兵弃甲，倾向保守的理想剧本：小初高大好好好学，二十三四岁找个成功有为

又兼具老实与精明的年长三四岁的男朋友，交往一两年大家顺利成婚，顺利生子，顺利生孙子……好好彩彩，环环相扣，按部就班，不要行差踏错！现在可倒好，眼瞅着你就要错过最佳生育年龄了，但婚也没结，业也没毕，男朋友还比你小，还要出国！这不是逼死人么！

好了好了，闲篇扯到最后，还是发点糖吧：其实最后我也没被逼死，反而是谱写了姐弟恋成功的励志故事。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二十多岁之后，「女性」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图穷匕见的概念。作为一个20世纪出生的女性，我庆幸时代带给我更多的选择，但也同时意识到它型塑了新的束缚。而百多年前从天足运动、娜拉出走走到「新女性」粉墨登场所引出女性的权益、学习、恋爱、事业、家庭问题，以及和这些问题相联系的女性的选择与处境困境，至今仍然潮流涌动。

「女性」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成为女性」这个过程中搅拌着的选择与放弃，妥协和坚持，个中滋味，还请一尝。你的性别故事又是怎样？^①

／潇雨和丈夫「鱼生」



她 | 说

孙畅：女性主义与我成长中的小故事

文 / 孙畅

她 | 说

还是先谢谢 CMA 和《月台》的同志们抬举我让我有机会讲讲自己和「女权」之间的小故事。作为一个 20 岁的女同学，实在不敢说自己有很多故事，不过借此机会记流水账、闲话几句罢了。希望大家在看了潇雨老师的版本之后不会觉得我的经历索然无味。

我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核心家庭的环境中，家里除爸妈和我之外甚少有别人的光临。爸妈都是六十年代走「传统道路」长大成人的典范，虽然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或是什么有钱人家，但整个家庭环境也是小知识分子氛围加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各种忙碌，是常年加班的深夜党和时而出差的空中飞人，更有甚时几天都看不见人，格外辛苦。尽管父母都是工作狂人，我的生活起居与学业能力也从没有被他们忽视和放松要求过。本着所谓「女孩富养」的原则，从不住校的我即使一个人在家也生活得富足而有规律——一个人上下学、自行往返课外班、按时自习、按点吃饭吃药等等。不知道算不算艺术天分和文艺气质，我在上初中前最大的乐趣就是捣捣妈妈的丝巾和化妆品，喜欢给家里的玩具们做几件衣服，还一直在英语、美术、舞蹈和乐器课上各种活蹦乱跳。生活中的小事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自理能力，却也让我在上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因为过于独立而吃了不少苦头。无论如何，说

「她作为女性谋求自己的独立人格的精神，面对丑闻表现出的坚强以及因性别而被质疑能力时的处变不惊。」



孙畅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 2014 级本科生，曾就读于北京一零一中学。热爱美术、主持、诗朗诵、舞蹈等。曾通过中央美院速写八级；参与策划第一届北京市高中生商业挑战赛新手赛并担任主持；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第一届校内大型舞会、商业联合协会的多次活动中担任主持人；同时也是学校精舞团的教学人员之一，在学校新生晚宴、校园首届电影节开幕式、万圣节舞会等活动中进行过舞蹈表演。

「理想主义总归还是要触地的，现实就是以后将要面对的社会环境及其所触及的两性关系会比学生时代所面对的更加复杂。」

起小时候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我可爱的妈妈。

妈妈对我的成长影响格外地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爸爸对于我不重要，父母之间和睦的关系和宽松的家庭环境极大地影响着我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我的妈妈，在儿时的我看来，要求严格而又温柔和蔼，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然而事实上在小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并不清楚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直到先后听我的老师、朋友、父亲以及妈妈的朋友们的评价、转述或直接描述，才开始关注到一直以「母亲」为角色的妈妈，其实也是个很要强的女强人。「母亲」的含义，那时在我看来就是传统的家庭内生概念，相对应的是「慈祥」、「和蔼」、「温暖」的标签；而在工作和其他环境下的妈妈，会表现出许多我不曾见过的状态与性格，更多的以一位独立「女性」的身份而被解读。可以说，是妈妈让我第一次关注到了女性是具有多面性的。女性在不同的环境中、在不同的角色下，会表现出不同的形象，呈现出多样的状态，甚至是迥异的性格，这种多变的身份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妈妈和爸爸在家里讨论工作、时政、新闻从不因为我的在场而有所避讳；家中的藏书、浏览的新闻以及父母口中的工作更是开启了我对社会这门大学问中对「女性」与「女权」概念的探索。初中的时候，我从新闻和爸妈的对话中第一次认识到了希拉里这个人。

那几年因为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女权」在世界范围内被争论得聒噪，各种言论层出不穷。希拉里的第一本自传应时机面世发行，我在和妈妈逛书店的时候顺势买了一本来读。坦白来讲，12岁的我和书中提及的大部分政治理念和党派斗争的含义、引申义及隐喻是第一次相见，啃下厚厚一本书耗费了不少时日。不过最感染我的却恰恰是她撇开政治论调与政客手腕的部分——她作为女性谋求自己的独立人格的精神，面对丑闻表现出的坚强以及因性别而被质疑能力时的处变不惊。从丑闻之后，希拉里被更加频繁地贴上「女权」标签，或褒或贬，或客观或偏激。无论如何，这次阅读的经历都极大地激起了我对「女权主义」的求知欲，成为我深入了解「女权」的开端。

说起初中阶段，比较特别的是，我没有特别中二和逆反的阶段，直接就跳到一言难尽的高中时期（虽然爸妈后来一直感觉我的青春期被推迟到了高三）。高一接触JA中国（一个全球性的致力于青少年职业、创业和理财教育的非营利教育机构）之后，内心埋下的女强人的种子仿佛一夜之间开花结果了一样。从经济学选修课、打比赛、参加峰会，到成立社团并出任第一届社长，感觉日子过得也算是有声有色。不过一直以来太独立的代价就是性格缺乏弹性，导致我在社团策划第一场北京校内赛的时候因分歧而被孤立。具体内容不多介绍，提到这件

事主要是想分享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小细节：在圈子里小伙伴们当年因为年轻还颇有「直女癌」的影子的时候，某中学学长A亲口对我说「真的木有社长是女生诶」，以及「再怎么样一个男人也得让着女生吧」。所幸我的一个铁哥们儿B点醒我：「你可千万别听他的，绝对不能拿性别压人，压了这一次，以后性别可以一直压着你，断了所有出路。」我一直很感激他当时的这番话。如果说从前了解的「女权」都是理论性的纸上谈兵，那么这就算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第一次在真实生活中处理自己性别与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次直接面对自己作为女性的角色、身份甚至是所谓被强加的固有观念。当然啦，JA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是一群无所不谈的交心好友，很感谢也很珍惜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在相识四年多的时间中一直做我坚实的后盾。

高中时期另外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在学习美术的过程中第三次刷新了我对「女性」问题的认识。说起美术，小时候的美术学习除基础的素描速写、色彩外，我还接触到了服装设计的学习。在大量练习和与老师的沟通交流中，久而久之，我发现女性服饰演变与女性解放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并对男性设计师具有的独特女装设计理念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周末一有空就去看各种各样的展览，阅读各种画册，还认识了几位优秀的前辈（包括几名LGBT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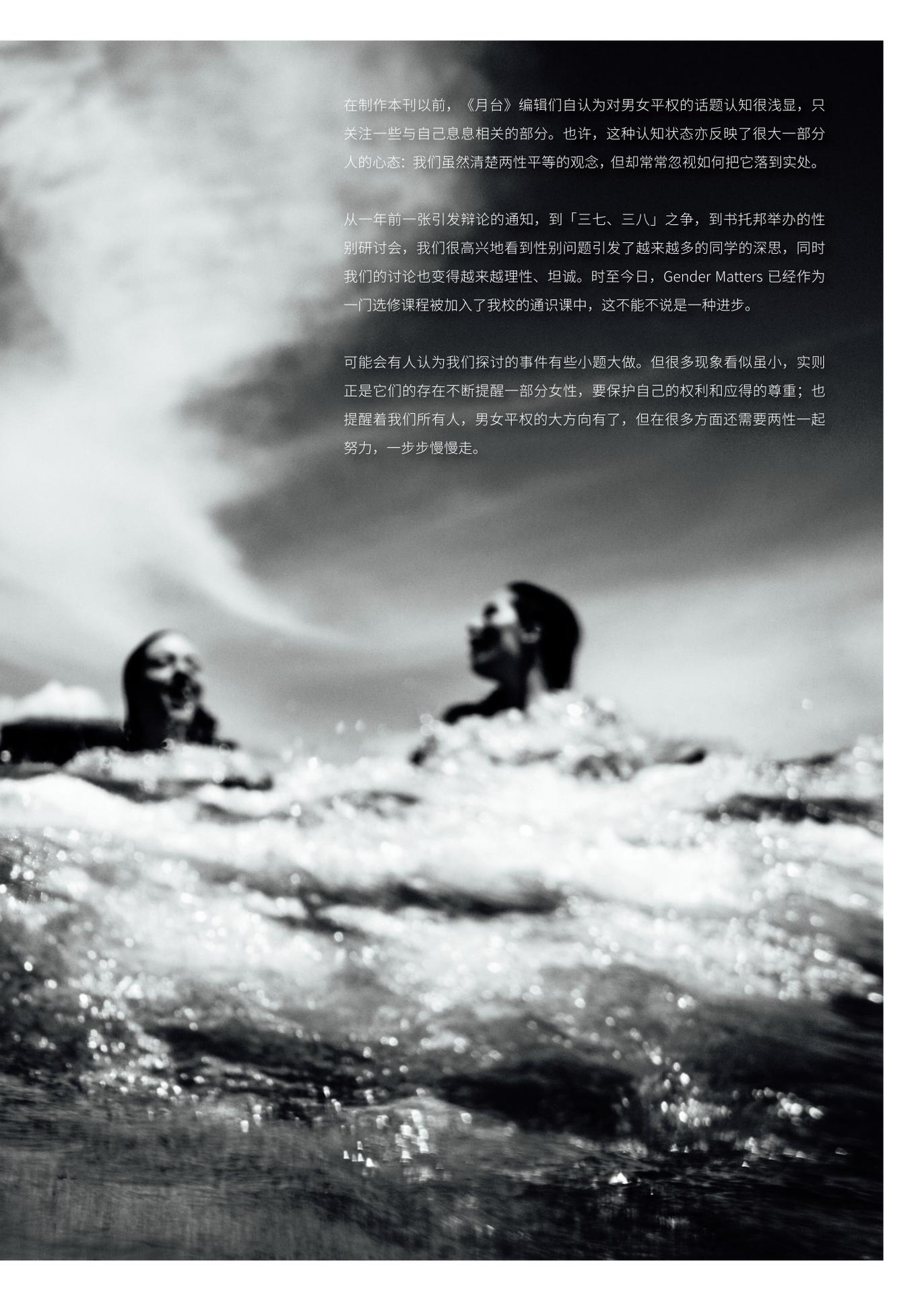
群体中人，这是我第一次和LGBTQ人群讨论艺术和女权问题）。女权主义的问题本身就敏感，涉及到LGBTQ群体更是如此（例如曾在微信朋友圈被疯转的「翻白眼问题」——「女权主义者都是Les吗」）。大学之后，我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在「女性主义」问题的深入探讨上，其实说白了就是看看闲书。当然也不乏在校园里和朋友们的讨论，比方和丁老师聊起「被强奸都是女生的错吗」；以及之前书托邦组织的「性别研讨会」。唯一尚可被称之为研究的可能也就是GEA的论文挑了个中国女权主义的话题来写罢了。

尽管在龙岗大学里和老师同学们的谈天说地让我时常感到欣喜，但是关系一向比较融洽的爸妈在听到我想去读美术专业或从事女性研究的时候，还是抛之以怀疑的白眼。虽然没被一棒子打死，但每每谈及相关话题还是免不了争论的尴尬。理想主义总归还是要触地的，现实就是以后将要面对的社会环境及其所触及的两性关系会比学生时代所面对的更加复杂。在大学这段迷茫期内，我很庆幸遇到了一群谈得来的好朋友们和一群亦师亦友的老师。而对于以后，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研究喜欢的东西。无论如何，至少现在的我找到了热衷的学问，有同伴间的思想碰撞，还有深入研究的动力，大学的日子看起来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论·身边事

Views





在制作本刊以前，《月台》编辑们自认为对男女平权的话题认知很浅显，只关注一些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部分。也许，这种认知状态亦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态：我们虽然清楚两性平等的观念，但却常常忽视如何把它落到实处。

从一年前一张引发辩论的通知，到「三七、三八」之争，到书托邦举办的性别研讨会，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性别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同学的深思，同时我们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理性、坦诚。时至今日，Gender Matters 已经作为一门选修课程被加入了我校的通识课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们探讨的事件有些小题大做。但很多现象看似虽小，实则正是它们的存在不断提醒一部分女性，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应得的尊重；也提醒着我们所有人，男女平权的大方向有了，但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两性一起努力，一步步慢慢走。

衣服在我身上，正直在你心里

文 / Mamoydun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于性侵案件的注意力，被过多地放置于受害者自身而不是实施者的身上了？」

在我校有一个男性好友，每次我穿较为鲜艳或暴露的衣服，他都会半戏谑地对我说：「哇，今天穿成这样，又是想勾引哪个男生啊？」尽管我们关系不错，我也知道他是在开无心的玩笑，但我还是会在心里翻个白眼，觉得这种低俗的玩笑没劲透了。

我的另一个男性好友，也是我校的，每次看到我化妆或稍加打扮，都会稍微露出点鄙夷和不屑的表情说：「何必呢，没用的啦！」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是：「打扮成这样又有什么用呢，又不会有男生喜欢你。」因此，尽管我还是把他当挚友，也十分了解他情商低的程度，但还是忍不住皱眉：

1、你觉得你能代表所有的男生吗？你不欣赏我的外表，并不代表不会有其他男生欣赏；

2、我打扮自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舒服，谁说我是为了得到男生的喜爱与欣赏？谁规定了女生不能为了吸引异性以外的目的梳妆打扮？

这个问题其实我早就想发条票圈吐槽一下，但是又想，会不会被认为有点小题大做呢？此外，我身体里「懒惰」的基因也在发挥着作用，于是懒得

去计较。

可是为什么现在又想「计较」了呢？是因为昨天看到了一张单子。

左上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标题——「致女同学的温馨提示」

第五条——「衣着端庄（避免穿袒胸露背或超短裙之类），不轻易接受陌生男子的邀约，避免性骚扰／性犯」。

很多男同学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张单子的存在，大概知道的也只是看一眼一笑置之，又或许，个别男同学会对着这第五条叹气「唉，学校这是存心让我们没有眼福啊！」

很多女同学大概也没有注意这张单子吧，它就像学校其它那些无关痛痒的防火提示、停水通知一样，停在浅浅的记忆里，过段时间被清除出去。大家还是平时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但确实确实有一些女生，也许只是极少数，在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感到了实实在在的、一阵刺痛的不满。

你是不是觉得不耐烦？「又是一小撮女权主义者在那里瞎 bb 了？」



可是我想告诉男生们，你可以对这些事情嗤之以鼻，但等到你因为不会尊重女性而被女生排斥、拒绝时，可能一切都太迟了。

女生们，你可以觉得事不关己。「我对女权一点兴趣都没有。」但等到你遭遇可能存在的家暴、性侵、歧视的时候，可能一切都太迟了。

我们毫不怀疑学校发给我们这张单子是出于纯粹的善意和关心，但是第五条的关注点，是不是有些欠妥？

第五点的出发点应该是「提醒女孩子保护自身安全」，但未免让人觉得跑偏了，把「女生受侵犯」归责到「穿的少」上面。我们当然知道，在有些场

合要格外注意保护自己，要避免自己的穿着和举止给异性（或一些同性）造成误解、传达错误「信号」，毕竟世事艰险，人心难料。但是，从道理上讲，选择自己的穿着难道不是女性的权利吗？再者，女性的端庄衣着难道真的能完全防止「性骚扰／性犯」吗？如果男性看到稍微性感一点的女生就不能控制自己，难道他本身没有错误吗？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于性侵案件的注意力，被过多地放置于受害者自身而不是实施者的身上了？

龙应台的《美丽的权利》里有一句话写道，这种「女人不该引起男人的性冲动」的逻辑泄露出了

三个心态：「第一，女人的身体是肮脏的，所以创标语的人不能、不愿也不敢正视女人裸露的肌肤。第二，他认为男人有「攻击性」是天赋神权，所以侵犯女性是自然现象。第三，女人是命定的次等动物，她之受到强暴就如同一个人出门淋了雨一样——谁教你不带伞，下雨是天意！男人强暴女人天经地义，只是你要小心罢了，你不小心，是你活该，还能怪天吗？」接着她狠狠地驳斥了这种逻辑，并打了个比方：「园里的苹果长得再甜再好，但不是你的，你就不能采撷。」

是的，因为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性侵都是犯罪的行为，而将罪名归到受害者头上，就像要求果农不要把果子培育得太好以免被人偷吃一样，荒谬而无理。我们的确应当加强防范，学会自我保护，这是没错的。但在大家都过多把关注点放到本应受到保护的女生身上，觉得应该从女生的「穿着」上出发防止犯罪，甚至构成了「过度」的自我防范教育时，是不是显得有点可悲和矫枉过正呢。

在看到单子的时候，有的女生也开玩笑说「学校怎么不给男生发单子呀？」「提醒他们洗澡时留意肥皂」。这当然是笑话，而退一万步讲，不仅是男对女，哪怕是同性之间、女对男的案件，人们都应该更多地追究实施者的责任，只是在男对女的性侵案中，误解似乎十分普遍。实施者被以「本性、天性」「只是一时失控」「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开脱，而受害者则大多被冠以「夜间独行」「衣着暴露」的「风骚」形象。

身为女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接受的「特

殊教育」实在太多：

不要晚归，一起去玩的男孩可以晚归，但你要早点回来，只因为你是女孩子……

不要穿那么少那么招摇，别人会怎么想啊……

男孩可以抽烟喝酒，你不行，否则像什么样子……

走在路上别盯着陌生人看，免得别人以为你在勾引他……

女孩子不准去夜店（可是如果夜店只有男孩子，估计大多数男孩子也不会去了）……

在男性面前要注意礼节（难道在女性面前就不用注意了？）……

甚至，

不要主动去追求男孩，要等别人来追你，女孩不要把自己搞得廉价……

女生一定要在 25 岁前嫁出去，否则就没有人要了……

第一次一定要给和你结婚的男人，否则婚后他会看不起你……

无形中，这样的环境和教育，等于是男权社会下对可能存在的男性侵犯和性别歧视的默许。

这些教育我们早已烂熟于心，有的女孩完全遵守了，有的没有。我们只是希望，来到一所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大学，我们能受到点和这些陈词滥调不一样的教育；只是希望，每一个女孩子都可以意识到自己有「美丽的权利」。

记得之前有一次做 pre，题目是「为什么女性和儿童更容易遭受贫穷和饥饿」。当时有位同学说：「由

于女性身体上的差异，力量较小」。外教老师当时显得神情激动，不让我们使用这个词，说女性虽然力量小，但这不是女性应该遭受饥饿的理由，这样说可能会引起女权主义者的反感。

可是我想说，比起客观的、物理力量上的差异，精神地位上的差异才更加可怕，而且这种差异现在仍然被默认、持续着。这不是一所大学的问题，更不是某几个男生的问题，这是一种普遍的、必须得到正视的现象，而这个现象，需要女生、男生、老师、家长、所有人，一起去改变。

其实我也很好奇，在我们女生接受这些上一代

人和周遭环境共同作用的教育时，和我们同在一个校园里的男生们，有没有接受过性别平等、尊重女性的教育呢？

那些正直、有责任感的男生，会不会觉得自己也不愿被默认为是「控制不好自己欲望的」、野兽一样的生物呢？

那些成熟、情商高的男生，有没有想过自己比女生多出来那些力气，是用来保护她们而不是侵害她们、迫使其就范的呢？

如果三个答案都是「yes」，那么我们这所大学、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救。

/ 本文原载于 CMA 官方微信号「凤语 CMA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及浅见网站 <https://qianjian.space>

扫码登录浅见查看全部评论：



以下是此文首发后收到的评论摘选：

能理解学校发这份温馨提示的好意，毕竟前段时间女大学生事故频发，没有人愿意看到本应享受大好年华的生命匆匆凋零，不过看着这份提醒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我理解作者的意思，也很赞同她的观点——她并没有否认女生面对的风险，而是在表达「no victim blaming」，以及受害人本来就不应该为这些社会错误负责这样的想法。

还有我想说，「衣着端庄避免性骚扰 / 性犯」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并没有什么调查指出衣着暴露更容易招致性犯罪。或许是我太敏感，看到这句话时总觉得有归责的意味。

——匿名

我本身是个「大男人主义」，个人觉得，保护女生是男孩的天职，不管是否是 couple。性别永远不会平等，因为男生生来就是保护女生的，我们天生「低人一等」，或许有些人一时没有能力，但没有男生可以忘记天职。绅士风度不该是电影里的童话，而应该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态度。从来不会觉得女孩子应该受到条条款款的束缚，但社会并不十分安全，因此衷心希望，男生们请成为你女性朋友的骑士。

——A.W

我是觉得既然社会已经把每个女同学当作潜在受害者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每个男生当作潜在犯

罪者（好像有点不尊重但是想不出别的词）给点提示？文章作者大概想指名的就是这一处缺失吧。学校确实给了温馨提示，但是只给了女生。没有给男生。

——匿名

我基本同意作者的看法。但在当前社会，你所批判的那种人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但把学校批判一番确实没有必要，尽管这条提示还是值得吐槽的。

顺便问一句，如果你必须孤身一人去印度的某些地方，你会怎么看待这张提示？在不同的国家，宣扬女权主义的方式和底气可能不一样。

因此我认为，提示的出发点还是值得认可的，但潜在的大男子主义和不当的表达让它变了味。

——Martin

作者你好。前两日，我的高中同学分享了这个告示给我，我俩对此激烈的吐槽了一番。本来她同想撰文表态，却觉得不免让人认为太上纲上线而作罢。本来我想的题目是「动听的温馨，刻骨的冷漠」，和作者一比不免自惭形秽。作者的思想在女性平权主义者（为区别于女权）中是非常主流的，许多论调也都是我所听过的。作者将其配合事件深度加工，写出了这篇文辞恳切的文章。（以上评论纯属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作者提出的一个观念非常好，那就是「平等的阻力是非物理的，是精神的」。而究这种不平等的起源，那便要长篇大论了，我写过，写到吐了。总

之大约说的是男性依仗优势和社会时机，取得社会领导权利之后，不断地配合着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将社会的结构改造得更适合男性生产生活。就此延续数千年后，工业革命简直就是女性的福音（各种原因）毕竟真正决定社会地位的是社会贡献。至于如今，这种不平等依然存在，只是相对弱化了。另外一个就是生殖，女性物理性的不平等的源头就是承担了重得多的生殖任务。这也是未来一切不幸的源头。（我不多说，三言两语容易被当生殖癌，毕竟这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牵扯到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性的相互依存与矛盾。）然而男性总是选择性地无视这种社会贡献，认为女性就该无条件背负，至多用各种文学来赞扬来麻痹，却坚决拒绝给予社会地位和物质上的补偿。事实上生殖行为的社会意义和贡献是极大的，这种贡献足以弥补女性生理不足导致的与男性生产能力的差距了（至少现代是这样），甚至还有余。但是为何还出现文中这种显现社会地位较低的现象呢？是因为男性和女性都是麻木且不自省的。男性自不必说，满脸都是呵呵。至于女性，很多时候如文中这种温情的歧视反倒是女性自己为同胞带来的。活体的直女癌我见过太多了。精神的被歧视和群体的自我歧视实在是社会毒瘤。

当然不得不说的是，在人类社会中，竖至一个时代，横至一个国家、大至公司小到家庭，个人贡

献都是决定地位的主因素。而权利从来都是和义务对等的。女性若想摆脱当下的困境，也要更加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道德宣传只是治标之行，硬实力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仔细想想，这个温馨提示确实是顺应实际需要的。就像刑法不是教人怎样不犯罪的一样，一类文字是指定受众的，自然有其指向性。但是我无法认可现在的社会风气。

——金小由

我觉得应该听听其他大学的意见，然后就问了不少同学，下面是一个别的大学的男同学给我的回答（顺序有所调整）：你说女权者批判传统、批判男性又如何，那种不平等的思想和男权主义的社会，不批驳，如何树立平等？别把所谓国情、文化当做借口，不合理就应当被批驳（此处支持楼下印度公交车事件纪录片《印度的女儿》人家也是一口一个「理解我们的文化」）。更何况平等不等于 equal 而是 do what you should do, get what you deserve, 男性基于体力上的优势本就应该表现出绅士风度。绅士风度之所以是绅士风度，就在于不以之为资本来交换女性。所以那种一边帮助，一边心里打着算盘进行比较，其实说到底也不是真正的绅士风范吧。性别歧视对男性的反噬不能成为斤斤计较的原因。①

——清谷

整理 / 张嘉霖 李悦欣

观点交锋

女生节 VS 妇女节

「妇女节」作为一个本来应该歌颂妇女成就、表达女性平权的节日，近来越发变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用人单位在该节日只是发放女性个护用品、家务用具草草了事，并无对女性平权精神做进一步宣传与教育。而另一方面，虽然在法律上「妇女」一词是「对年满 14 岁具有政治权利的女性的总称」，但在目前的文化环境里，由于男权主义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妇女」这个词引起了部分年轻女性的反感，于是「女生节」也走进了公众视野。甚至有女性知名人士在网络上公开呼吁「要女生节不要妇女节」。然而，在某些高校内「女生节」庆祝方式让人觉得十分尴尬，甚至引起反感，例如一些横幅拿女性生理特征开玩笑、言辞充满挑逗意味。在一些有女性平权意识的同学中「反三七过三八」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16 年 3 月 7 日，有同学在校内的「Before I Die」黑板上写了「女生节快乐」字样，而女生们对此举的反应不一，有的感动，有的反感。这也引起了《月台》编辑们的反思：为什么部分年轻女性羞于承认自己是「妇女」？是什么让「妇女」这个词变味？我们到底应该过一个怎样的节？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男女，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于是《月台》利用 CMA 微信公众号和 WOW 平台，向全校成员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女生节代替妇女节」，你怎么看？

本篇言论整理摘录自 CMA 公众号和浅见 Wow: <https://wow.qianjian.space>

Wow 是浅见的一个即时匿名消息版。

-  代表支持「女生节」的言论
-  代表反对「女生节」的言论
-  代表中立言论



女生节，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山东大学先发起，后来慢慢扩散到全国。因为过去一些人用三八这个词来侮辱女性，再加上现在现在大学女性学生更希望体现自己年轻化（妇女一词听起来有点老的感觉，而且很多女生自称本宝宝，这也是一种体现），所以现在女生节越来越受到高校学生的追捧。

女生节的来源不就是「女生到女人只是一夜之间」么？这么微妙的一个带颜色的段子居然能被发扬光大，乃至于正儿八经的派生出一个所谓的节日这是很迷醉的一件事情…恕在下实在不能理解乐于过这种「节日」的人。



况且本来「妇女节」就是粗暴翻译的结果，其实是国际性的女性的节日，是女性前辈用生命争取的（不知道的请百度美国纺织女工 balabala）只能说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加上社会上对于「妇女」的污名化，所以让三八节居然被边缘化……不觉得与一个有着深远历史与真切内涵的妇女节相比，一个由商家包装炒作的三七节特别无聊可笑吗？





看到朋友圈里在各个大学过女生节的女生，都很开心，感觉很幸福。我觉得点到这个点即止就够了。将女性权利搬出来讨论其实太过。当你清晨起床发现男生在门口特意准备的早餐，发现自己自行车上别着的玫瑰花和写着真诚祝福的话语，哪有人会认为这是赤裸裸地在颠覆女性地位？本身就是花样年华，互相感动，互相挥洒青春的年纪。将#反三七过三八#口号喊出来的人，大多数确实是在社会上受了不公平待遇，这也确实是社会症结。那么我们就更应完善好自身能力，去致力于解决。但若把这种不公待遇与三七女生节画等号，实在有欠佳。

如果女生节的产生仅仅只是因为大部分人对妇女这个词的认识错误，而想为女孩子们单独设立一个节日，那么这样的观念我并不反感，真正令人生厌的是某些男性后来施加于这个日子背后的物化女性，歧视女性的思想。网上流传的其他高校条幅和一些段子，都让我感受到了这种不尊重和把女性当玩物的态度。更令人心寒的是，很多我的同龄人们，都是接受到了大学教育的程度了，依然拥有这种低级趣味，完全没有男女平等意识。实现女权或者说男女平权任重而道远。更可悲的是，还有很多女性甚至都意识不到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侵犯和侮辱。如果你自己都不拥有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意识，那么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又能怪谁呢？

最怕的是女生们将被歧视当成一种光荣。

不需要你的爱，只需要你的尊重。



女生节本来可能也没那么糟，但是被近几年一些非常恶心的条幅抹黑了。



大部分学校女生节的标语，我认为还是处于正常尺度的吧？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略微触及到尺度的标语有趣，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平时不能公开表达这种观点导致的。我赞成男生女生之间多进行这些交流。男生女生只有多交流才可以得到互相更多的尊重。

所以说那些横幅叫做交流？excuse me?



有些横幅确实过于粗暴了，我感觉本身就像双十一一样是个人造娱乐节，虽然出了一些问题，但随便上纲上线本身也有问题，你能说双十一是歧视单身人士？

得条幅是玩笑的同学们，真的要端正态度了，只要涉及性并且给人带来不适就算做性骚扰。你把条幅里的话对调一下男女，看你还觉不觉得是玩笑？「十里春风，不如睡你」「胸大腰细不黏人」这种条幅也叫幽默的话那岂不是在男寝楼底下贴个「器大活好」之类的也算是幽默咯？把无耻当幽默就不好了。



「这些横幅，罕有祝愿女生学业精进、事业有成的，而是聚焦在单一的婚恋关系中，充斥着不自知的男权话语，把性骚扰当有趣，把对女性的客体化当尊重。」就是因为潜意识里没有真正的平等尊重才会写出这样「无恶意」的横幅！

文艺表达情怀的可以，但是烂俗的条幅可能就像耍流氓了。如果你看到一条横幅第一感觉是感动，那么对你来说这应该不会太糟。

我会觉得女生节体现了当代大学生观念更加开放。双方都想更加缩进距离，苦于平时难以找到机会。女生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可能算得上一个好事情吧。但是说不定过了几次这种节日，玩腻了就不再流行了。

反而是现在某些顶尖高校的一些男生仗着女生节这样一个被扭曲了的「节日」来跟风示好表现……女生们到头来成为他们社交炫耀的工具……光我认识的就已经有好多了。仅代表个人看法。

不能否认确实存在有侮辱性的条幅（如华南农大一例）但这些低俗条幅不具有普遍性，别说女生，男生看到含性侮辱的条幅也会恶心。而且一些院校校方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允许正能量的横幅而不是低俗的横幅。但这些侮辱性横幅不具有代表性，从朋友圈到各大新闻网站首页，发出来的图片都是言辞优雅的横幅，诬蔑性的横幅是我专门百度搜索「女生节 低俗」这两个关键词才找到相关新闻，而且附图寥寥。

而且不管是男女平等的社会还是男权主义社会，在公开场合贴性侮辱性标语都是遭人反感的。总之，不能以偏概全。女生节本身问题不大，如果女生节能成为普及女权知识，传播平等独立观念，唤醒中国广大高校女生自我意识的契机的话，这个节日就是有意义的。

在高校贴出的女生节横幅中，一部分是在网上所说的，对女性有侮辱性的，觉得女生就应该「成为我的妻子」，「带孩子」，「和我睡一个晚上」的意思，把女性当做一个物品，把脑子里的淫秽思想认为是幽默，至于比例多少，我并没有去了解，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还有，你可以去查一查网上关于所谓女生节的其他解读，对女性真的很不尊重。

在3月7日到8日两天内，我们一共收到了同学们的数百条观点。在此仅摘取其中一些有依据、不含人身攻击的内容。其实不管是女生节还是妇女节，实质都重归到日益受到关注的女性问题。在网络上，我们也开心看到很多男生主动理性地参与讨论中。一句黑板上的留言引发了精彩的观点交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对女性的尊重不仅是停留在表面的空谈，而是逐渐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女性意识在不断具体化、成熟化。这正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最后，想借用一些同学的观点，暂时为这次讨论画一个句号：

· 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地区，往往对于性别平等更重视。想要通过一两个社会大讨论改变更多人的看法不现实，只有当整个社会教育水平提高，社会对于女性才会更加尊重。

· 我们现在的努力，也都是为了让那些恶俗不堪难以入耳的充满性别歧视的话语，在未来社会难以立足。那是一个大部分人都理性平等的世界。既然对现状感到不满，就让我们以最理性最好的方式去改变不好的事情吧。让它们变得美好起来。🌕



坦诚交流：性别研讨会纪实

整理 / 书托邦《月台》编辑部

从生命的最初一刻起，我们拥有了性别。
长久以来，男性与女性独有的生理特征似乎成为了定义性别的唯一标准。
可生理性别是否等同于心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如何定义男性与女性中间的灰色地带？
男性与女性背后的文化标签是什么？
在当今社会如何看待男女社会地位与权利的不一致？
在性别的大框架之下，为女性权利进行斗争又有怎样的意义？
如何解读女生节与妇女节的差异？

.....

情况介绍

2016年3月，同性题材爱情电影《卡罗尔》获得多项国际电影大奖，引起许多人对性少数的关注；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内某展板上写的「女生节快乐」被打上大叉，更是进一步激发校园内对性别议题的讨论。作为校园内的思想型社团，书托邦邀请了学校内人文社科学院的韩雨晨老师与林峥老师，从她们的专业角度对性别相关话题进行解读。

性别研讨会于3月19日下午四点半举行，同学陆续入场阶段循环放映了《We Exist》、《Always Like A Girl》、《爱得骄傲》等五部关于性别、性少数的短片。研讨会正式开始后，在韩雨晨老师与林峥老师的组织下，共计持续两小时，气氛热烈。

三八、三七之争

韩老师：「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主要来自20世纪初期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大事，其背后有着浓烈的政治含义。而当下，「三八」国际妇女节背后的社会意义和平权思想却被人忽视。

林老师：由《说文解字》中「妇」的象征意义开始谈起，梳理了「妇女」的历史含义，提出「妇女」一词是否不能再完全代表当代全体女性。

同学发言：

1. 女生节盛行的原因之一是消费网站推波助澜，女生节一定程度上是消费主义下的产物。

2. 在大部分人眼中，「女生」听上去比「妇女」更显年轻，所以有些女性更想过「女生节」；但是，为什么要否认相对年长的女性的价值呢？所以，女

生节包含了一种年龄歧视。

3. 一些女生节横幅带有物化女性的色彩，是一种男权体现。

性产业与性工作者

韩老师：2010年，富士康爆出「兼职厂妹」的丑闻：有些女厂工白天在流水线上做事，晚上去做性工作者。她去调研时，听一位当时兼职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说：「我非常后悔没有早点做这件事，我每天这样超负荷地工作，只有通过性行为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所以，每个人应该就事论事，而不是听到某事后立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他人。

林老师：讲自己大学在台湾交流时，有从事性别研究的课题，当时正在争论是否应废除公娼，她的导师明确表示反对，因为有的性工作者（尤其年纪较大的）不知道除了这项工作还能再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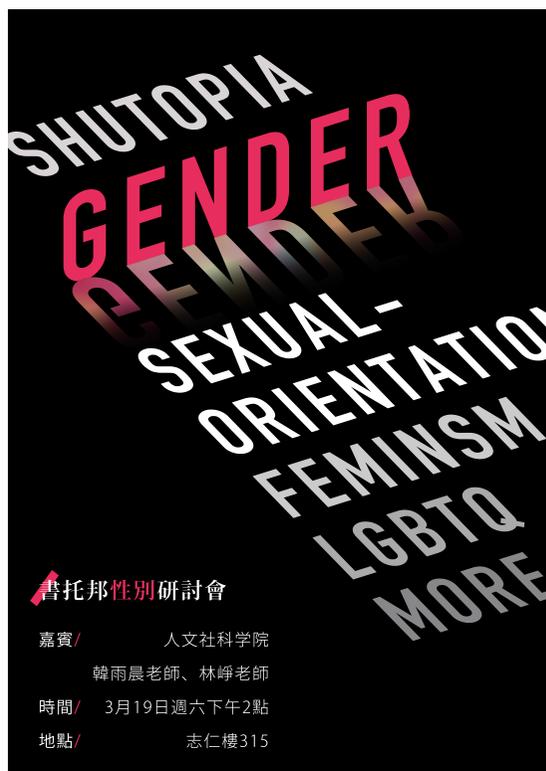
同学发言：

1. 关于性工作合法化问题意见不一。支持合法化者认为法律可以一定程度上强制消灭社会歧视，让人正视性工作者；而反对合法化者提出这对已婚男女的婚姻质量有着负面影响。

2. 性工作者分为两种：主动从事性工作的人并不认为这有多么可耻，只是社会舆论的侮辱使他 / 她们没有安全感；而被动的不会长期从事该工作，他 / 她们只想在短时间内得到大笔钱，拿到钱就走。

3. 性工作者也是凭一己之力吃饭，为何要否认这种能力？

4. 东莞的性产业相对而言已经产业化，相对正规，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性工作者。



／书托邦性别研讨会 海报

5. 性爱观念是很私人化的事情。
6. 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色情无罪。

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

韩老师：「女权主义」是相对于男权而言，但并不是站在男性的对立面，而是说消除由性别引起的种种生理之外的限制。「女性主义」则偏向去性别权利差异化。其实两者都是平权的形式。

同学发言：

1. 社会发展背景不同，争取女性权利的阶段也有所不同，如有些国家还未从女权主义过渡到女性主义。

2. 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基本权利仍未受到保障，如受传统观念束缚，印度女性地位低下，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3. 有些同学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女性拿到 PhD 十分困难，而这并不是因为她们学术水平低下，而是社会默认「男主外，女主内」，所以一些优秀女性无法兼顾生育和学术，她们的学术成就被男性抹杀、被家庭压抑。

4. 「女性主义」的本质是在强调构建多元价值观，探讨游离于性别这一明显标签之外的东西，如释放本我，不受性别观念钳制；它不是强调绝对的平等，而是建立于对自己性别身份任职的基础上求得的相对权力。

5. 在一些同学的走访中，发现部分事业成功的女性不愿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首先，这里面有一个「女强人=女权主义者」的误区，事实上她们不一定是女性主义者；其次，「女性主义」目前还没有相对稳定的概念，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导致部分人对「女性主义者」的含义有所误解。

小结

此次研讨会几乎座无虚席，到场者都热情地参与讨论，其中不乏男教师、男同学的身影。所以女性主义、性别平等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性别的事。

在研讨会结束后，许多人纷纷表示了解到了很多性别平等方面的知识、观念，而更多的人则是觉得「远远不够」，迫切地希望研究更多。

而倘若要统计此次研讨会的高频词，那么其中一定会有「尊重」与「包容」。

「男女平等」说起来容易，可实践起来又是别的一回事，比如就业歧视，比如不自知的性骚扰。人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被尊重，而不是在种种刻板印象的束缚下负隅顽抗，艰难求存。

再说到性别认知的多元化。诚然，我们的生理性别很难改变，但是，倘若我们对于社会性的理解能够不再局限，这个世界上的乐趣是否会更多一些呢？

诚如罗素所言，「参差不齐乃是幸福本源」。那么，为何不包容一些呢？不以恶意去揣摩不了解的人事，不用恶言去描述与自己不同的生命状态，带着平和的心，好奇地去看看这孤寂却纷繁的世界。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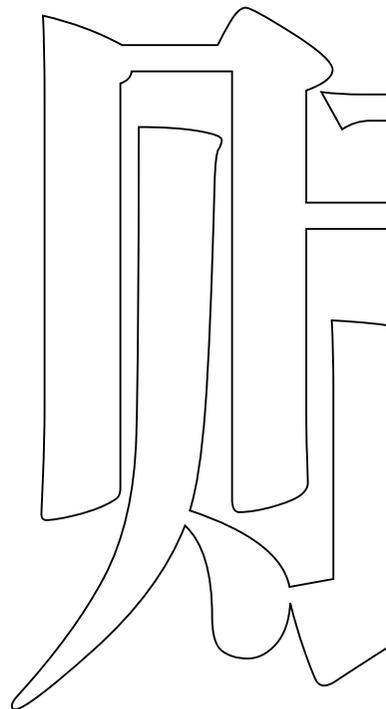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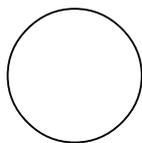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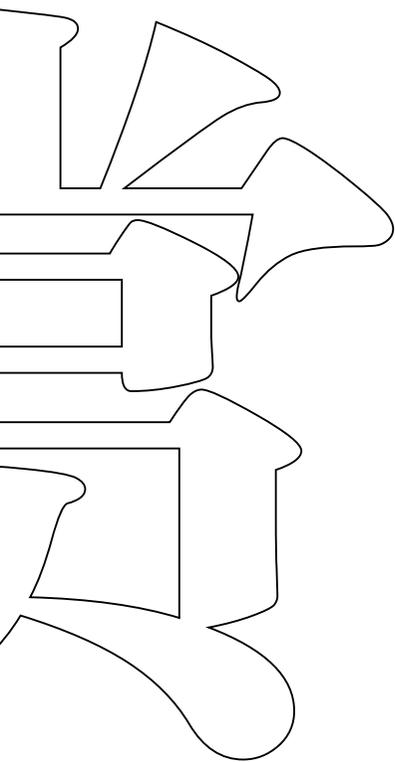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书托邦

[公众微信号：CUHKSZ_Shutopia]

由《月台》编辑整理。

扫码关注书托邦：





本期的前四篇文章是 2015 级同学在大一语文课上以「故乡」为主题的作业，再次感谢林峥老师为我们提供同学们的佳作！

令人惊叹的是，虽然是命题作文，同学们纷纷写出了相当成熟、富有个性的文学作品。另外，也有不少同学通过 CMA 和浅见的平台给我们送来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我们的第一位特约作者「一支派克笔」。越来越多的优秀作者涌现在 CUHK(SZ)，涌现在《月台》，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惊喜。

北京北京

文 / 孙千惠

1969年秋天，这寒流来得可真早。山沟沟里的草梗都已经挂上了霜。可就算天冷了些，人的热情却终是还没被冻杀干净。

天方才蒙蒙亮，小吉村已经颇有些喧闹声了。

也不怪，毕竟上个月那啥首长深入群众，牛家村的生产队可是得了上头好一通夸赞。这是荣誉啊！卫东跟生产队几个人一合计，咱小吉村处在这革命老区，思想觉悟自然是高的，劳动热情怎么着也不能差。这不，早了一个钟头，就动员着大家伙上工了。

狗不厌其烦地叫，鸡拍打个膀子四周飞，有小孩子被吵起来，便带着睡意「哇哇」地哭，少不了惹得他娘老子两句骂。又过了一刻钟，各家汉子们都下田了，婆娘们还多耽得一两刻钟收拾家什，于是声音就消减了许多。余着些零碎的叽叽喳喳，却是手脚快得了闲的说些闲话。

「你瞧那卫东！」根旺婶是出了名的麻利婆娘，手和嘴都是，「你说他图些啥子哟。嫩肉细皮的学生，本来能留在城里的，多好，巴巴地请了上头，跑来这干活儿。玉兰啊，听说

咱这离北京，可比翻两座山到集子里还远得多嘞。你说他，可不想家？」

玉兰不知怎么答应根旺婶，只含混地应了：

「嗯，嗯。兴许，兴许是想的。」

根旺婶嘀咕了一句什么，似是对玉兰的回答不很满意，不过外面呼喝声又响了，也就拿手蹭蹭衣摆，再没说什么。

卫东今个儿兴头也很高。

自从去年伟大领袖发了话，卫东就跟着浩浩荡荡的下乡知青大军，一头扎进了这离家万里的穷乡僻壤，「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要说别个知青可能还多少有些想家喊累，卫东可不。这不，就连家书，这大半年来也没给家里去几封。甚么钢笔信纸，白封在背包里惹灰。倒是闲时教给玉兰识字，动用过两回。

「……之前，我不回去，你……好好……青春。卫东，这字儿也太难认！俺读的可对？」

王玉兰好奇地在背包里面东翻西翻，倒翻出个半篇的字纸。

卫东见了，连忙夺下来，口里只说：「好了！这个难，别看这个。」

「俺就瞧瞧。」玉兰许是看出卫东不愿意，有点臊。捏捏衣角，瞥一眼门外，又看一眼卫东，「给家里写字？」

卫东把信纸塞回去，一面说：「有甚么好写！多想回去似的，不像干事业的样子。」

本来嘛，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怎么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呢？有「革命事业」要做呢！想家做啥？消磨革命斗志！卫东总是这么想。

要说起蒋卫东，在红庙四围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儿。不过因嫌自己跟「老蒋」一个姓儿，他从来不高兴别人连名带姓地唤他，唤一次便要梗脖子拉脸的。时候长了，大家便把这个姓干脆省了，只叫卫东。可这活动的年代，有几人改名叫卫东哩！于是每次唤一声「卫东」，倒有七八个人答应，好不滑稽。

红卫兵运动甫一起来，卫东就已经是那片儿数得上名的红卫兵小将了。「造反」运动，他总是最积极，哪怕被家里头的老人指着鼻子骂；武斗、提口号、组织活动，啥他都往前冲，哪怕挨了一砖头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六六年大串联，他更是领着个小队一路南下，硬生生徒步把韶山、井冈山周边走了个遍，回来时黑瘦

得像个地里的老农。

按着卫东的说法，个人的事儿，那就不叫个事儿。这觉悟够高了吧！

可卫东自己也不是没有烦恼。

这根结，在于个姑娘。

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正如一切青年人所憧憬的那样，卫东谈了个姑娘。本来，青年人嘛，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坏就坏在这姑娘祖上，成分不太好。

这姑娘——姚虹——祖上原本是经商的，不说家财万贯也是家产殷实。只是这姑娘父亲有点志气，抗战时散尽了家财，去扛了抢把子，差点还入了党。建国后本来给定下无产阶级的，可到了六八年，硬是给人挖了「老底」。幸也不幸，还没来得及分手，卫东就跟着伟人的号召到了这大西北。

按理说，卫东这样的青年，怎么能跟这样的资产阶级后代保留感情呢？可怪就怪在，就算到了这大西北，卫东还惦记着她。应该说，兴许是更惦记着她了。

卫东也不清楚，这份惦记是来自喜欢，还

是来自对北京还有着那么点儿怀念。

冬天终于默默地来了。在人声鼎沸中，默默地来了。

这个冬天，卫东身上出了些不大不小的事儿。

首先是几个惫懒的汉子终于忍不下卫东，跟卫东大闹了一架，引得一时之间，人人侧目。村民固知这几人的习性，却也不拦着、不劝着。甚至有几个狭薄些的，还颇有些赞成，等着看卫东的热闹。其它知青们素来不喜欢卫东，更是只肯远远看着了。

「哼……多大的志向！」一个知青嘀咕着，「饿着肚子还说觉悟！」同伴忙捂了他的口，不许再说。

根旺婶讲给玉兰听：「本来嘛，大家伙干得好好的，这卫东偏要讲什么觉悟，赶着大家伙辛苦。谁敢反驳嘞！可那心眼小的，不就记恨上了？大家伙又有谁满意的？可看他笑话罢。」

玉兰喏喏应声，神色间却夹杂着些忧虑了。不过经了这一闹，卫东确实不怎么把「伟

大领袖」「觉悟」什么的挂在嘴边儿上了。不提了，却忍不住腹诽：「这远离党中央的地方，人民的觉悟可是低了些。要是在北京……」

要是在北京……

卫东想起来，自己已经一年多没见着天安门了。

也一年多没见着爸妈了。

姚虹还在北京么？听说是下放了，也不知是哪儿……

对门的小虎……巷口的王奶奶……学青还在「为了国家守夜班」吧……联农的党校还去的成么……

这想法迸将出来，却是刹不住了。

「是我觉悟还不够。还不够啊……怎么能想家了呢？不，不，我不能还想着北京的享受。要斗争……要斗争！」卫东思忖着。

这么想着，便连腊月也消灭了过去。

今年三十，这风可真是大。冷是冷得紧，雪却住了。早上偶尔还飘一点，被风猛力拉扯几回，便不知道向哪去了。

树丫丫上叶子早掉光了，便干叉叉地挺着，干瘪瘦，大概是一片雪花儿也挂不住。杂草倒

是还有些，但也是稀拉拉地蔫着，让人疑心拨拉几下怕就伏着地了。看着也不好受。倒是天朗了些，不阴沉沉地压着了，可也不肯把蒙着的甚么东西撤了去，到底没有蓝得彻底，就半灰半蓝，不灰不蓝地将就着过了个年。

到了正月，家家都想着团圆了。可有知青的家里毕竟是不行的。

小吉村的几个知青接了家书也寄了家书，卫东也不例外。

家里没说甚么特别的，倒是另一封信让卫东心里头好一番波动。

姚虹的。

长长的一封信，统归可说成三句话：与家里划清了干系；回北京「运动」去了；等你回来一起进步。

「呼……」卫东长吁了一口气，心下不知道是什么感受。似是冻住的，僵着的，却偏偏被把火灼着，说不清楚是难受还是宽慰。

姚虹……北京……却不知道要几多年才能回去呢。

改造……学习……向农民群众！可这儿，真的是自己的战场吗？

卫东不禁打了个寒战——这思想可要不得！太危险了！是的，这是对的！甚么家！甚么女友！怎么能产生这样小资产阶级留恋享受的惦记呢？

自我批评还没走到一半儿，却被「吱嘎」一声打断了。王伯挺着个腰杆，走了进来。

王伯也没有什么活计嘱咐，只与卫东扯些闲话，讲讲生产队，又谈谈王婶和玉兰。卫东和王伯说了一会话，心里却是纳罕，这年关正忙的时候呢！却听王伯又开腔了：「卫东啊，你平日是个活动的。有相熟的女娃么？」

卫东更是糊涂了，只含糊应了。王伯轻咳了一声，摸了摸脑袋，说道：「你觉着，玉兰这女娃怎样？」

卫东霎时有点懵，也不知道该答什么，王伯也是沉默，房里气氛有些尴尬。

其实王伯本来也很是不赞成的。一个北京的知青！那可是比上县里还要远哩！而且再怎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人家也是城里娃不是？可禁不住闺女成天价地提，便也只得舍了老脸来问一句。

卫东心里更是复杂。姚虹……

不！怎么还惦记着她呢！北京……一日青年的思想改造不成，一日就不该回北京的！哪能学那些知青一个样子，懒惰的习气没改掉多少，老是想着回去呢？回去？不回去！要扎根农村……这是建设时期革命青年的事情！

卫东咬紧了牙关，两腮肌肉虬起又松下来。

「玉兰是个好姑娘，」卫东想，「又是农民群众的家庭。既然要扎根农村，怎么不得绝了念想。」

想着便对王伯笑了笑：「玉兰很好，勤劳呢！我很喜欢的。」

待到一送走王伯，卫东便忙地寻出了一张字纸，提笔在「好好接受再教育，为革命事业保重罢」后面插了一句：

——莫要挂念我，我不回去了。

别荒废了青春！

转眼便是三个冬天了。这年冬天，照例的，风扯得紧。各地都扯得紧，小吉村反倒舒服一些。这一年于卫东来说，委实是混乱。

卫东早两年便和玉兰结了婚，今年得了第

二个孩子（取了名叫「文革」）。年中不知怎的，一同来的知青回去了好些个；家里托了人，也想把自己接回去，却被自己严词拒绝了；隔壁牛家村又病死了两个知青，听人议论是风寒，又短了吃食和药品；小吉村一个姓杨的知青挨不住苦，又听闻家里仅剩的姐姐病死，竟是自杀了。

这都是别人，唏嘘一番就罢了。倒是父母写了信来，让卫东挂怀了好几日——大动了一番气，骂自己不惦着家里呢！

不过确实，许是革命的心坚定了，许是麻木了，这一两年倒也没有那么想北京了。

可随后一个消息却令卫东的心彻底地乱了。

姚虹死了。

这是一个没调得回去的北京知青说的，也是卫东万万没有想到的。

「姚虹嘛！可惜了！本来觉悟多么好，谁想着资本主义的毒瘤埋得那样深呢？」来人说，「听说她帮了那教历史的冯老狗——对，可不就是被揪作反动学术权威的那个，结果被揪斗关了牛棚了。」

过了半月，这知青家里来信，方才又知道了。

——那姚虹嘛！听说不服被批斗，给狠狠打了一顿，断了食水。后来怎么样？隔了一天，便死掉啦！

于是那几天，卫东总拿了那三年前终是没有寄出的信，坐着硃楞人的石头，向山那边看，也不知是看甚么。

夜里睡觉的时候，玉兰迷糊间偶然能听见丈夫睡梦里的喃喃：「姚……北京……」

自那日起，卫东虽然似是没有甚么变化，玉兰却总疑心丈夫生病了：连干活计也会分心的。做着事，便常不觉地怔了神，在家里头便望着人脸，在外头便望着山那头，也不知是看甚么。

卫东自己许是感觉了些甚么，没几日又自己好了，只是从此绝口不提这事——也不许人再提北京。玉兰并不懂丈夫，只是隐约觉着不对，可卫东甚么都不肯说，只是对日渐少了的早先的知青，也不再斥骂，或者是嘲讽了。

1976年，又近年关，这一年是不按往常来的。

风大，雪也大。雪狠狠地下，似乎要把前些年的份儿一回补回来，把所有的，活的、死的、

颜色、声音，都埋了。声音统一成无声，颜色统一成白色，所有的仿佛就是照着一个死的样板来，什么蓬勃的生气和激烈的反对都是不够的。

在这种境况当中，一切萧瑟的景都显得太自然，欢乐反而是不合时宜的。

这么些年过去，卫东已经不再年轻了。长期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催逼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纪大上十岁，只一双眼睛还亮着。这时候，就算是回到北京，怕是也没有人敢认了。

玉兰叮叮咣咣地收拾着碗碟，老大叫着，追着老二满地跑，老小在炕上，离了人便哇哇地哭，王婶忙放了手上的活计去安抚他。一时间，孩子哭声，笑声，安慰声，碗筷撞击的声音夹杂着呼呼的风，最是杂乱扰神不过了。卫东看着听着，无来由地心烦，忽的听见人敲门，便好像解脱似的，上去开门，却是邮差。

「恁大的风雪，你辛苦了。」卫东微微低头道。

不需道的，自是家书。

卫东打发了邮差去，看着手里的家书，却是莫名地心慌。自那件事以来，卫东便对北京

的一切格外敏感。父母家人每每发来老长的一封信，使着卫东更是又愧又心烦——愧着自己不能回去顾着老人，又心烦于总是劝他回去的说辞。每次草草地回了，便更是不安，可又决不肯好好回封长信，说说自己的近况，仿佛这样便给了他们什么希望，这是卫东万万不愿的。

「革命」二字在卫东脑中出现的频率大不如前了，可每当这时，卫东还是坚决地捍卫着什么的一样，坚持着「毛主席一天不召回我们，就还是要为农村的事业奋斗到底」。

今天倒是稀奇，怎么用着电报了？小吉村处在深山，电报投送并不比信件快太多。卫东把讯息小心地抽出来，只四个字，却是如惊天雷一般。

「父丧速归」。

卫东登时只觉得砰地一下，血似是泵得充满了整个头颅。

「北京……回北京！」

卫东到底还是没能回北京。

他病倒了。

这么些年的折磨，他的身体早亏空完了。

若不是还有要「革命」的信念撑着，早就垮了。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话可从来不假。整整耽了一个月，任玉兰愁白了多少头发，还是丝毫不见好转。不幸从不肯单独光顾的，病丝还未去几根，又排压下来了肺炎的大症。

卫东已然不行了。

一切都是这么顺理成章，不肯少脱出轨道。

卫东死了。

不是烈士，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地死了，埋了。

雪连天价地下，地上积的又厚了几寸，便把一切都埋了个彻底，坟包包都不见得分明了。明年开春，又是一年好年，受了沃雪的滋润，会有个稍好些的收成。然而，这已经与卫东无关了。

七个月后，伟大领袖逝世了。再一个月，文革结束了。

又过得三年，大批知青返城了，然而其中并没有卫东。

以后的事情，便都与卫东无关了。❶

双生桥

文 / 卢韵

雨，淅淅沥沥地摔在了船檐上，顺着一片片青色的瓦滑落，啪嗒一声在小秦淮河上晕开了波纹，惊着了船中的我。抚着书中那两三行字，我似乎想起了什么，但细思之下又无处可寻。我懒懒地靠在软榻上，眺望着泊在岸边的一艘艘黯淡的花船。离开扬州在外游学多年，回来才发觉江南水乡独带的闲逸慵懒却从未远离过我。迷蒙间，我陷入了一段不算太过遥远的记忆。

我是在双生桥上遇见楚生的。

那天也是这样的烟雨蒙蒙。满月替我撑着「深谷幽兰」画样的油纸伞，不停地叨念着什么。我甫下船就踏碎了一地精致的雨花，漫不经心地看着满月的小嘴张了又合，好像我在英国的喷泉池里养的锦鲤似的。我暗暗想着脚下的白色高跟鞋怕是不能再穿了。

楚生就是在那时出现在我面前的，体态妖娆，却自有一股倔强，像风雨中的梨花。

她那天穿得倒也干净，只是惨白着一张脸。她不慢不急地走到了我跟前，行礼，说：「小姐万福。」

我记得她的腰肢摆弄得很是好看，于是虚

扶了一下让她起身。满月不解我突然的动作，转过头便看见了楚生。她看见了楚生的身形，吃惊地捂住了嘴，倒也捂住了那些止不住的叨念。未等我开口，满月就急忙拉拉我衣角，贴在我耳边嚷道：「小姐，她就是这扬州城里的瘦马！」

楚生显然是注意到了满月的一惊一乍，有些无措，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若不是她柔软的腰肢瞬间僵硬了，任是谁也看不出来。

扬州瘦马？有趣。

这瘦马又徐徐向我行了个更正式的礼，就像以前家里的嬷嬷教过的那样。她说：「小女楚生，是城北牙婆娇娘家的瘦马。楚生的妹妹也是娇娘家的，已经病得下不了床了。楚生求助无门，走投无路，不得已出此下策。」她提起裙摆款款向我跪下，说道：「请小姐借楚生两块钱，来日定当奉还！」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这不卑不亢的声音才让我真正注意起眼前这个姑娘。她像风雨飘摇中的带雨梨花，零落而娇艳，倒是惹人怜惜。只是那双眼睛太过清亮，生生破坏了这甜媚的模样。

我看着她被雨水浸湿的下裳比上衣深了一个色调，我看着她挺直的脊背和清亮的双眼，想起了自己溅上雨花的小牛皮高跟鞋，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之后听满月说，那姑娘的眼底有两个泪坑，命苦着呢！

我扶起楚生，让满月叫人拿给她一把伞。

楚生显得很吃惊，应是没想到我会这样待她。那双清亮的眼中倒映着我嘴边的浅笑，染上一层雾意。

我定不是她找上的第一个人了。那么之前……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让满月拿出一袋银元递给她。我说：「我不要你还钱。」话音刚落便听见楚生说：「不……」我抬手止住她的话，接着说，「离开扬州好多年了，旧时王谢，物是人非。我想听故事。关于扬州，关于你。你若愿意，明天我在那里等你。」我便随手指了一家茶馆。

看到楚生愕然的目光，我莫名一阵心虚，只得一笑，说：「回去吧，换身干净衣裳。好好照顾你妹妹。」

楚生拿起钱袋，从中拣出两块，再次向我行礼，说：「多谢小姐。明天下午两点整，楚生定在彼处恭候小姐。」语毕就没入了雨中，只余一个瘦弱而挺直的背影在西洋伞的摇曳中朦胧。

扬州瘦马很有趣，对吧？

我望着楚生越行越远的背影，又看了看满月手上的钱袋，不知说些什么。

次日，天总算放晴了。

我看着满月的小嘴张合了几次，始终没说出口，却是跺了跺脚，扭身出了房门。我无奈苦笑。我想了想，放下手中飘香的茶盏，动手收起了摆放好的精美茶具。

不知出于什么心情，我还是到了双生桥边，一个人。却发觉自己并未看清昨日随手指的是哪家茶馆。我不由得失笑。

转头回望，蓦然发现楚生竟倚门而待。

我举步缓行正欲招呼时惊觉楚生的眼神怔怔的，视线的那头却是——茶馆门前卖豆花的大娘！

「楚生，你想喝豆花吗？」我记得我这样

笑着。其实我从不知道故乡的豆花是何味道，也不曾听闻有甚名气。

楚生凝滞的双眼看到我时一瞬间恢复清亮，依稀掠过一丝欣喜。不过接着又回我以惨淡一笑。她眼底的泪坑里盛满了悲哀。

我听到她说：「她是二十年前誉满扬州的第一美人，宫里的王爷召过她七次。娇娘也是她带出来的。扬州的花魁也及不上她一根小手指头。」

「谁？这个卖豆花的大娘？」我忘记了淑女礼仪，惊叫出声。

楚生苦笑着点点头，接着说：「老了就是老了，一文不值。这就是扬州瘦马。」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只得拉起她的手走进这间茶馆。我那时并没有注意到楚生的眼睛正亮亮地盯着我牵着她的手。

找了个静雅的隔间坐下，问老板要了壶雨前龙井，转头发现楚生还站在桌边。我诧异地看着她，她踌躇了许久才从嘴里艰难地吐出「不配」二字。我心底了然。于是从怀中掏出丝绢，掸了掸坐墩儿，又招呼她，「坐吧，是它不配。」

楚生几乎是颤抖着坐下的，那优美的腰肢

也忘记了摆动。她声音沙哑，像是压抑着什么。她说：「扬州瘦马自古以来非妓即妾，别无出路。这就是扬州瘦马。」她哽咽了一下，带着哭腔低喊道：「可我不甘心！凭什么！我不要做花娘！」

我竟有些激动了。我说：「这是民国！已经是二十世纪了！你要抗争！你和她们不一样！」

楚生瞪大一双泪眼看着我，猛地抓住我的手。我感受得到她的颤抖，想了想，没有拂开她。

楚生走后，我在茶馆掌柜那里留了一笔钱，想着楚生日后脱离了娇娘定然生活艰难，用得上的。毕竟城中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由来如此。

走出茶馆后，我觉得浑身有种莫名的激动，好像自己做成了一件大事。我回头看着茶馆，那门前挂着一幅清隽的对联：一步踏尽一树白，一桥清雨一伞开。我暗暗赞了一句：好联！

倏地，船身一阵猛烈地摇晃，惊醒了我的回忆。一去经年，想起楚生，不由得想起了满月，那个冒失而明朗的丫头，竟也嫁做人妇了。

满月满月，倒真是团圆美满。

听到外面船家在与丫鬟谈论着什么，我放下了手中的书册。这丫鬟有些像满月，但终究不是。我老也记不住她的名字。

不久，丫鬟在船外问：「小姐，双生桥到了，要不要下船走走？」

双生桥？

我依然撑着那把油纸伞，画着「深谷幽兰」的式样，带了丫鬟回了扬州。不过那家茶馆早已改成了酒肆。那门前的对联沾满了世俗庸扰，风雅不再。卖豆花的大娘还摆着摊，而且生意红火了许多——对面是酒肆嘛。

刚刚坐定，便听见醒木「啪」地一响，外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显是长期贩卖音喉所致。那声音抑扬顿挫地娓娓叙道：「今儿个咱们说说那条花船上的红牌姑娘。小姑娘出身低傲骨不驯，求助无门巧遇富姐儿。借恩情还缘分，诉苦衷表大志。富小姐怜身世施银两，小姑娘得尊重错会意。学革命者闹革命，差点儿革了自己的命，真真无处话凄凉！那小姑娘前儿还日日盼着呢，等家里的牙婆子打杀过来才死了

心做了船上的姐儿……」

眼泪啪嗒一声摔在了茶碗里，溅起一片水花。把茶往嘴里送，却是一口也喝不下。记忆中的美好在现实中竟如此残酷，彼时我又在何处做着什么？左不过是在哪所大学里高谈阔论着所谓现代文明罢了。耳畔声音不断，我突然记起了一句戏词：多少悲欢离合，不过付与说书人。

我放下钱，带着丫鬟离开了这里。

正当我准备踏出大门时，迎面走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体态妖娆，柳腰曼越。她似乎是看见了相熟的人，扭动纤腰笑着迎了过去，留下一地廉价的脂粉气。我不由得掩住了口鼻，加快了步子。

「她的眼底有泪坑诶，小姐！」跟在后面的丫鬟突然惊呼道。

我迈下台阶的步子骤然一顿，尔后愕然地转身看着那个女子与一桌男人嬉笑打骂，那腰肢摆弄得很是好看。我蓦然感到无措。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离开前再看了眼那对联，私心里以为平仄、韵调都不对仗，也不甚工整。难怪破败至此。

扬州瘦马，我并不觉得有趣。

风呼啦啦地吹过，吹得我眼睛发涩。我恍然想起船上的那书，那两行字。我低低吟诵着：

维扬居王下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然扬人习以为奇货，

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画琴棋之属，以邀厚值，谓之「瘦马」。

故与新，乡与客，存与革，岂是三言两语一夕之间可以改变的？

我以为的新时代不过是我以为罢了。❷

梧桐

文 / 高逸枫

老吴全名叫吴同。

一个有点儿意思，却又很普通的名字。

更巧的是，老吴在碑林区友谊路做清洁工。全西安人都知道，友谊路上的梧桐，高大葱茏，随四时之景变化而各有千秋，它们就像一味温良的药，治愈着行人焦躁的心。友谊路是条上年纪的路，不算宽敞，种满梧桐非但不显得逼仄，反被老树修饰得更有古朴味道。

老吴刚开始在友谊路干活的时候，天还是清的，地还是厚的，交通还不是那么拥堵的。

每天，当天空还蒙着一层灰暗的时候，老吴就已经穿着那身「发光服」，拿着那种手编大扫把，站在负责的路段旁了。友谊路上树多，每天夜里积攒的落叶自然就多。老吴每天看着那些落叶，像是每天看见老友的感觉。

离清晨都还有一段时间，车辆稀少，行人更是寥若晨星。陪着老吴的只有他的扫把，满地的落叶，和扫把与地面摩擦的沙沙声；偶尔听到鸟叫——或许是扫地声惊醒了鸟——但过了一会又消失，像是连它也去睡了个回笼。

昏暗而冷清。整个静谧的街道，甚至整个静谧的世界，此刻都是他的。身上的衣服在路

灯的映射下微微发着亮，他感觉自己每扫一下，扫去了落叶，也扫出蓬勃的希望。

从干活开始约莫一个小时，道路右侧天桥底下那个卖煎饼果子和豆腐脑的摊子就会出现。摊主老康是「私人经营」，什么营业执照都没有，但是亏得人实在，有股老西安人的热情。

老康摆好他的所有装备后，先把煎饼的铁板细心地擦拭一遍，再点火擦油，来迎接他的早晨。每到这时，老吴就从路那头走过来，把扫把靠在一棵老梧桐上，在身上蹭蹭手，走到摊子前，对老康憨厚地笑笑，成为老康第一个客人。

他无需说话，老康就已经把面糊在煎板上抹匀，用小火摊成圆片，成型后打一个鸡蛋，打散摊匀，然后看都不用看地抓起一小把葱花撒上，右手拿着锅铲一铲，一气呵成，把煎饼完美地翻了一个面，再加热一会儿，渐渐地，蛋香与葱香一齐冒出来了；煎板上还在「嘶拉嘶拉」地叫着，老康放下锅铲，拿起一把调料刷，在盛满他自己调糖调酱油做出来的甜面酱碗里蘸了下，刷在了饼子上；紧接着，薄脆、火腿、生菜、土豆丝儿一齐放上去，三两下用铲子裹好，

出锅。老康把煎饼果子送进纸袋后，又在最上头开口出补了一小刷酱料，样子诱人极了。

老康将煎饼果子递给老吴后，只拿他一块钱。吃一个煎饼果子的时间，虽然短暂，也是两人每天日复一日生命中，最有人情味儿的时刻。他们可以聊聊秋天来了，也可以说说昨天从这里经过的奇怪的路人。

吃罢，老吴又拎起扫把走了。老康准备起了豆腐脑，等待路上的行人多起来。

上午十点半，老康收摊；老吴却不仅要面对落叶，还要面对这儿冒出来点、那儿冒出来点的垃圾，累了，就蹲在梧桐树下歇歇。有时老吴觉得，自己上辈子是一棵梧桐树，积了德这辈子投胎成人，不然怎么跟梧桐这么有缘。他轻轻抚过那纹路清晰的树干，像是触摸自己的家人。

有些时候，老吴不需要凌晨起床。有人换班，他就赶着早班车起，进城里面逛逛。

西安人口中的城，是城墙里面那块儿方正的地界。晨钟暮鼓，到现在都未曾停歇。

老吴喜欢城里的感觉，长安城空气中都充满了故事，沧桑的外表下蕴藏着随时迸发的活

力。他感觉自己站在那里，就站在了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地方。

他与路上的车流行人一道，听着在附近「磨刀——磨剪子——换刀把——」的老姜的声音涌进回民街。回民街里也全是他熟悉的人，熟悉的味道。

先遇到的，是卖玫瑰镜糕的小杨，一个传承家里头镜糕手艺的小伙子。他家的镜糕筋道，柔软，香甜，吃完满口余香，味道好的没话说。老吴看他又在尝试做新的口味了，心想年轻人就是有点不一样的小心思。再往前走点，老刘家粉汤羊血的香味儿就跑到路上了。这个老刘，粉汤羊血做的一绝，店里东西也不单调，还卖点水盆羊肉、泡馍什么的，得了不少叫好声。最后老吴一定要去老王家坐坐，点一碗肉丸胡辣汤，再来一份腊汁肉夹馍，和老王闲扯几句，可谓享受。

每次来到回民街看遍形形色色的小吃，老吴真正吃的，也就是最后那碗胡辣汤。也许，他生性就是一个「守旧」的人吧。

日子像水一样不紧不慢地流着。天没有那么清了，地可能也不会那么厚了，交通开始变

得拥堵了。

老康的摊子在城管的威压下，早摆不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古都放心早餐的营业推车，卖着包子和豆浆。

老吴还守着那条路，那些梧桐。梧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老吴却更苍老了，更累了。

可他还没觉得厌烦。他想，这就是发展吧，累点也是值当的。他感觉自己和这些老梧桐一样，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

突然有一天，白天梧桐树下的行人多了起来，清晨与傍晚在这里遛弯散步的人也明显增多了。他不知怎的，内心突然有点说不清楚的慌。

后来扫梧桐叶时，可算弄清楚了：他听到走过的一个刚放学的小姑娘和她回家的伴儿说「你知道吗？为修地铁，友谊路梧桐全要移走了。」旁边人一听就急了：「真的假的？怎么这样，这得是想引起民愤？……」两个人怒火朝天地走远了，都没看见一旁的老吴。

老吴觉得脑袋里「轰」地一下，半天缓不过来劲。

这滋味就好像是，灵魂被抽走了。

他的脑海里萦绕着一句话：梧桐要移走了。

陪了他这么多年的梧桐，全部要不见了。那份流传的温情与护佑，也在时代的风霜刀剑中，渐趋衰微。

这就是发展吗？这以后，还扫什么呢？看来只能扫发展留下的垃圾了，一座死长安的垃圾。他再也不觉得自己扫把底下扫出的是蓬勃的希望了。

等到有空再进城时，坐在老王家那生命力坚挺的店里，把这事儿一说，两人只得长吁短叹。老王又告诉他，这儿店里的客人里有人说市民和上头反映闹得挺大，现在上头给了承诺说还会移回来。老吴唉了一声，低头喝了口胡辣汤，心说，路改改还能往前走，老树搬个家还能活吗？不过是个场面话罢了。

老吴越想越觉得，那些梧桐要是真有一天齐齐走了，他这心也就跟着一起走了，死了。

想着想着，他蓦地站起来，赶到了城墙根底下，理了个发，理发的时候总想哼几句秦腔，可最终还是只唱出了一句评剧：「大风吹落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

总得体的面地送那些老朋友走，他打心底里这样想。

后记:

（摘自「不要让西安人忘记回家的路」）——
友谊路上的梧桐树守护着建国以来西安的变迁
及几代人成长的印记。作为市民我们不能也不
该阻止城市交通发展，但我们至少可以保护自
己城市的独家记忆。🌙

路人归

文/丁若虚

列车窗外的景色千篇一律。

一片又一片绿色被庄稼人毫不吝啬地铺向田野，田野里矗立着一座又一座电塔，连接塔顶的电线是一段又一段弧。随着列车的运行，这一段段弧线像是一层又一层波浪，起起伏伏，就像我的心跳。

我索性扭过头看着列车内，打牌的那群人已经安静地睡了，看书的人依然安静地看着书，空气里还是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挥之不去。列车运行得很平稳，车轮压过枕木的声音不紧不慢，像是一个摆针摇晃的节拍器。

我最烦恼又最害怕这样的时刻，周围好像都静止了，于是我便有时间无法抑制地胡思乱想起来。

下一站就是我的故乡。

记不清大概有多久没有回去了。有很多次我离他非常近，但都没有机会走进家门。

我的故乡是一个很小的老工业城。我对他的记忆，大概是无数条金属管道蜿蜒得像一堆纠缠在一起的「贪吃蛇」，圆柱状的大炼化炉就是它们争抢的那个苹果。砖砌的围墙上刷着白底，上面用红字写着「仓库重地严禁烟

火」。对了，还有那些很高的烟囱……我平时根本就不会想起这些的，可每当我向他靠近的时候，这些记忆就成为了寄居在我大脑里的不速之客。

那边的小男孩终于打断了我的思绪，他可以说是羡慕又有点胆怯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然后转过头去，对着他的妈妈小声地说着什么。应该是在「羡慕」我的衣服吧？我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苦笑，大概它比我更想表达「无奈」的意思。小朋友，叔叔有时候真是不想要这件衣服啊。

「妈妈，我们还要多久才到啊？」

「马上，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我怔了一下，这就快到了吗？

然后四周突然黑了下來，我知道列车驶入了隧道。当然，我也记得，出了这个隧道，就离到站不远了。

漆黑的隧道里，车窗便成了一面镜子。镜子上的像很清楚，我打量着车窗上的自己。帽子好像有点低了，需要往上抬一下。领带也没有必要系这么紧吧，自己也怪不舒服的。皮带是不是有点松了，要不然裤子怎么有点垮？我

果然又想到了过去的自己。那时候自己是什么样呢？看上去应该比现在要矮一点吧，胸膛也没有现在这么宽——对了，我胸口上的牌子挂好了吗……

我想重新检查一下车窗上的自己，列车却刚好走出了隧道，阳光猝不及防地照了进来。当我的眼睛重新聚焦之后，我看到的已经是车窗外的风景了。

这些风景我已经很熟悉了，可每次看见他们我还是会胆怯，可能是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我的故乡吧。这里是这座城市的边缘，老工厂里的那几根烟囱孤独地指着灰色的天空，塔体已经被风化得变黄，红锈裹满了金属爬梯。那些奋不顾身冲出来的灰烟把四周都染得暗了下来，车窗成了一个灰蒙蒙的银幕，银幕上放映的是一部画面泛黄的老电影。这些镜头里我仿佛又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仰头望着当时觉得可以爬到天上去的高高的烟囱，以为那些喷出的烟就是云，然后不自觉地张大了嘴巴。

真的快到了。越是快到达站台，我就越感到那种难以言喻的紧张和羞愧。

车轮压过枕木的声音间隔变长了，我感觉

到车速慢了下来——啧，我怎么会感觉到车速变慢了呢？难道不应该是继续沉浸在记忆中，然后回过神来突然发现已经到站了吗？为什么硬逼着我去感受这个「与故乡一步一步接近」的过程？我承认我胆怯了还不行吗？

我就在这个「与故乡一步一步接近」的过程中看到了前方的那个站台，它还是那么旧，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时间已经和列车时刻表有了一分钟的误差，站台天花板上粉刷的白漆已经变色，墙皮一块一块地剥落，像是被鞋底和车胎下的脏水蹂躏过后的雪地。车厢上的人们已经纷纷站了起来，拿好了行李，等着车门打开。

终于到了。

我没有行李，于是第一个冲到列车的门口。我又下意识地紧了紧领带，把裤子往上提了提。扭头看着车门外，站台空无一人，我误以为自己能够看见那股老站台特有的腥臭味。

门终于开了，我默立在门旁，看着那些拎着行李袋的人们急匆匆地冲下列车，而我一动也不能动。

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也要下车了，小男

孩依然用羡慕的眼神偷瞄着我的衣服。我对他笑了笑：「小朋友，再见啦。」

「快和叔叔说再见。」妈妈说。

「叔叔再见，」小男孩盯着我胸口的那块名牌，也对我咧开了小嘴笑，「谢谢列车长叔叔！」

车门关上了。隔着车门上的玻璃，我依然望着那个站台。这一站就是我的故乡。

我也记不清大概有多久没有回去了。有很多次我离他非常近，但都没有机会走进家门——这一次也不例外。

小朋友，叔叔身上这件列车长制服，叔叔有时候真是不想要啊。穿上了它，我只能到站，不能下车。我只是过客，不是归人。

我回过神来时，列车早已开动了。列车外的风景都不由分说地向后面跑去，那些弧形电线又变成了一层层波浪，起起伏伏。

我是在那一瞬间看到了电线上的那只鸟。它正做出一个展翼的姿势，好像是要起飞。我把脸贴在玻璃上很努力地往外看，最终还是看不见了。但那个瞬间，我分明听到一声啜泣，不知从何处传来。④

本文原载于浅见

<https://qianjian.space>

「彩虹」来的那一天

文 / 芒夏

早上醒来，没有梦，一种空荡又茫然的感觉，等着魂魄归位似的。看看手机，10月4日，9点08分。爬下床来按掉昨晚一直亮着的台灯开始洗漱。阳台外似乎比空调房里还要凉快，吹得我鼻子更堵了，叼着牙刷看着外面层层叠叠的阴云和滂沱的大雨，心里默念一声：「啧，不宜出行。」

洗漱完啃掉了昨晚早早买好的一只面包，难得仔细挑了一身明快风格的衣服穿上，把头发梳起来扎成马尾，仔细在镜子里瞧了瞧最终还是又放下去，用平时厌恶的最高档热风吹成乖巧的小卷，还很仔细地把化妆包里的护肤品一层层盖了个严实。然后拖上行李箱出门，反身锁好了空荡荡的宿舍。

搭公交，转地铁。因为台风「彩虹」带来了蓝色预警，就算是难得的十一假期人们也大多都选择宅在家中，往日拥挤的三号线难得有点空荡。停在了吉祥站，面对着没有电梯助步的漫长的台阶心里默念一声：「规划不科学」。楼梯底几个骑着摩托车躲在伞下抽烟的大叔们语调调侃地冲我遥遥的喊着：「小妹15块送你还帮你把箱子搬下来哟！」我笑着摇了摇头，一手就拎起了看起来十分沉重的皮箱，轻快地

跳下台阶，撑伞走入雨幕。无视了他们的目瞪口呆。

到达了机场大巴搭乘点，刚刚好错过10:30的一班巴士。巴士上人不少，大多还神色焦虑，生怕「彩虹」会影响了飞机出发。我依旧挑的是最喜欢的中部靠窗的位置坐下，摸出耳机挂上。隔着过道坐在我对面的应该也是一个学生，有点蓬松的头发，穿很朴素的白T恤牛仔裤，而且一看就是恋爱中的现充，从坐下起就一直对着微信界面一边打字一边傻笑，到后来似乎嫌弃自己手速不够快，还发起了语音。他的声音是一种沙哑的轻柔，听不到讲了些什么，只知道一定是开心的事情。我悄悄看了会儿他一直上翘着的嘴角眉梢，也忍不住笑了，把手机里正在放着的《雨下一整晚》调到了《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然后转过头依旧看着窗外雨水里飞驰而过的模糊街景。

11:38分到达机场。似乎是因为「彩虹」，一上午都几乎没有航班起飞，所以滞留了不少旅客，放眼望过去不少地方都是乌压压一片人头。我看了看两点半的航班，目前显示还是正常，没有直接取消的征兆，所以就拖着行李箱找了一家人少的餐厅点了一碗云吞面。以前的

我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一个人吃饭的，甚至刚来大学的时候，如果没有人陪着去食堂就宁愿买一个面包找个没人的小教室默默啃完。现在虽说一个人吃饭胃口不会很好，还会吃得很慌张，但至少不会把自己当神仙一样去随意摧残自己的胃。这家的云吞面的味道一般，有点寡淡，但也许是因为我今天心情不错，慢悠悠地吃完了不说还喝了半碗汤。

在餐厅磨磨蹭蹭到12点45分，门外已经有不少人排起了等候的长队，服务员已经撤走了我面前的汤碗，来来回回擦了三遍桌子。实在是没有那个脸皮赖下去了，我便起身拖起箱子去找别的休息区。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小服务员在我身后的那声「感谢您的光临」似乎喊得格外不情愿。

拖着箱子四处晃荡的时候看到了机场显示屏，航班已经由正常变成了延迟，无奈地摇了摇头，随便找了个能看到航班信息的地方窝着，摸出了手机看着昨天晚上没有看完的小说消磨时光。

外面的雨停了一会儿又下起来，玻璃幕墙外一切似乎都变得朦胧梦幻了。微博推送里说「彩虹」已经升级成了10月广东的最强台风并

且已经在湛江登陆，显示屏上最后的那几抹蓝都没有了，变为一片红和黄。周围的人有的在跟航空公司索要赔偿，有的打电话联系着那一头等待着的亲人朋友，有人拿出电脑争分夺秒地办公……只有我像个异类一样，一脸轻松地听着耳机里面的《彩虹》，心想现在机场餐厅的业绩大概不错，因为中学英语课本上讲过红色和黄色最刺激食欲。

就在这时身边传来一声「学姐」我手抖了抖，差点把手机掉地上，拔下耳机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似乎是大巴上那张年轻的脸。「你是？」
「啊，我是理工院的，那天迎新的时候学姐你是志愿者啊。」原来是学弟，但是我重度脸盲，而且报道那天那么多新生，着实是记不起来。

「学姐你在看哪一班飞机？」

「两点半东方航空飞上海。」

「MU5346？」

「嗯」

「真巧，我们是一班飞机呢！不过似乎延误着还不知道能不能飞，怎么就运气这么好赶上了台风天，我专门买了五点钟到的飞机票准备和我女朋友一起吃晚饭呢……」

我心里默默吐槽着，同学你要是不开口不

话唠就还算是个帅哥。而且要是换做除了今天之外的任何一天，我可能都还有兴致来做一个合格的学姐问候新生、闲话家常。但是今天是10月4日，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等飞机起飞，于是便三言两语敷衍着他。还好他的话唠一会儿就又转移到了手机那头的女朋友身上，给我留了个清静。

16:05分，经过了两个小时的等待，雨小了下来，陆陆续续有航班开始起飞了，身边的小男生兴奋地跳起来：「学姐飞机大概可以起飞了，我们快去过安检吧！」我笑笑说：「你先去吧，我再等等。」

小男生还是一脸热情：「还等什么，一会儿都要登机了，没事儿箱子我帮你拿……学姐你箱子里面装没装东西啊，怎么这么轻？」我笑着站起来接过箱子说：「装满了东西了，是你力气太大。快去过安检吧，我没有机票的，一会儿还要回龙岗去。」

他看起来相当茫然，只能呆呆地跟我道别，然后加入了过安检的队伍。我回到座位上，继续听歌看小说，直到广播里面传来MU5346的最后登机消息时，我才站起身推着箱子离开。该回去了，还要搭B852呢，晚了怕没车。

回到宿舍，吃着顺路买来的炒粉，然后转身打开箱子，取出里面唯一的物品，一只手表。熟练地扣好，表扣依旧是穿过最里面的那一个孔，动作要仔细，皮质的表带经不起岁月的折磨。打开文件Diary，输入2015/10/4，然后开始键入文字：

今天搭下午两点半的飞机到上海，他到机场接我。因为台风航班延误所以快八点才到，他一直等我。我们一起吃了夜宵似的晚饭，味道不是很好，但是我很开心。他大热天的居然还故意带了我送他的歪歪扭扭缝了几个字的手套，我也还带着他送我的手表。

三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复合了。

身后一阵狂风挂过，「彩虹」似乎仍然不肯停歇。阳台的门咣当一下关上，似乎震得整层楼都抖了抖。

「啧啧，连个谎都不能说吗？」

起身把门重新打开，抵好。删除文档修改，重新输入：

2015/10/4

台风「彩虹」登陆，大风大雨呼啸，舍友皆外出，独守空闺一日。🌙

雨天的尾巴

文 / 张嘉霖

连日阴雨终于消停，那些在雨天里短暂的思绪也快随之流去；我希望能用文字记录下它们，抓住雨天的尾巴。

一、梧桐

风起，不少叶子被吹落。它们平缓地飘下，再平稳地躺在地上，等着一场雨将它们彻底打落在泥土里。无论什么，总是要接受的。这便是植物的不自由。

然而，世有梧桐。

纵使要与普通树叶一起被吹落，它们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那份腔调。

是的，腔调。

纵然被吹落，它们也是「立」着，像一只待飞的鸽子，似乎只要愿意，便没有它到不了的远方。

「死若秋叶般静美」。除了静美，或许还有那直面死亡的勇气，与高贵的姿态。

二、归人

古龙先生曾在《风铃·马蹄·刀》中提到过这样一首诗：「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曾今，在某个晚自习后的归家途中，忽然想起这首诗。

暴雨倾盆，雨点打在雨布上，竟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错觉。而当时，也正值高三临考冲刺阶段。高三的学子们在教室里争分夺秒的学习，他们的家长则在几十米以外的校门口守候着。雨天，不仅打扰了学子们的学习节奏，也是对家长的考验。

有的人脸上带着欣喜，尽可能把伞让给身边的孩子；有的人稍显坦然，应该是早已与孩子约好在哪里等。

但更多的人是焦急，他们望向涌出的学生，希望能从身形上看出某某人是自己的孩子。

撑伞走出校门，看着那些等待的面孔，不免默默垂下伞面，不敢与那些充满期待的目光相对，只能叹一口气：「抱歉了，我非你们的『归人』。」

三、月亮

阴雨天气没有月亮，倒时常叫人想起有月亮的时候。

可即便是雨天，对月亮的记忆又能恢复多少呢？恐怕早已熟视无睹了吧。月亮的形象也不过成了一个小白点，像白纸上的一滴泪，无人会在意。有的，只是湿润的触感而已。

而这一点湿润，又是古今多少人的泪水。这些人大多如同蜉蝣，朝生暮死，不为世人注意。

皆知崇祯的哀叹：「汝何生帝王家」，却不知明亡的那一夜，数百宫女蹈湖而死，以身殉国。她们中受过教育的人不多，也无人迫使她们这么做。一切只因骨子里的气节使然。

无法体面地活着，那便从容赴死。

我们终将消失，就像眼泪消失于雨水，就像月色消融于雨夜。

所幸，我们还是出现过，并且做过别人无法想象的事。

四、等天黑

雨天里，时间也沾上了些湿气，成了一团浆糊。无尽的乌云与昏暗，让人猜不出时间，只觉得迷惘。而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被蚕食了，心中无限惆怅与凄凉。待到晚上，似乎才有了些变化。

平时说到天空，似乎总将其归于「朴实」，

可雨夜中的天空却多了些妖媚之气。

雨夜的颜色介于紫红与粉红之间。如果再遇上早春，一些树还没有发芽，长的、短的枝桠拼在一起，竟也成了一朵花。

即便是再笃定的唯物主义者，也会在那一刻相信，《百年孤独》中的情景是真实存在的。

书中的言语呼啸而过，仿佛那些情景正在你身边发生着；这也是一本书真正进入心里的时候。

五、伞

听雨的最佳地点莫过于伞下，不仅雨声听得真切，还能抬头看看伞布上的装饰，在心中默默酝酿一份故事。

所见过最好的伞面在大理，红底上印着大朵的花，光看着只觉得无比艳俗。可待到下雨，又是另一份景象：雨水洗去艳色。看那芙蓉盛开于红渠清露中，听着渐渐凝滞的雨声，似是书生寻慕佳人而不得的寂寞喃喃。

后来读到这样一句，不觉莞尔：

「每一个生命都有灵魂，只是怎样唤醒他们。」^①

天罚

文 / 一支派克笔

月台特约作者

2016年2月，我们学校与社会上某知名中学教育机构达成了第二次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强强联手，名正言顺。事实上，像这一类高校与教育机构的合作还有很多，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协调促进达成，另一部分则完全由双方的利益关系驱动。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合作的形式只有一种：高校提供学生家教，教育机构提供客户。

像我们学校与这知名教育机构合作，就是地方政府协调促进的结果。因为近年来政府极重视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我就读的这所大学恰是一所当地新兴的，且在全国也能与武大、南大不分伯仲的，甚至是具备开阔国际视野的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生做家教」，这对于教育意识的推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再好不过。

还有一层，刚才讲到我们学校是一所具备国际视野的重点大学，所以除奖学金获得者外，其余同学自然要面临高昂的学费。那么做家教的收入是多少呢？据学校介绍，除去机构的中介费外，补习高中生每科目每两小时两百元，家长红包另算；补习初中生和小学生则稍微便宜点。所以让这些手头拮据的同学做家教，也

算是对他们的课余时间进行一些人性的补贴。

那天天空云遮雾罩，并见不着太阳。心急的家长们洪水般地涌进巴掌大的图书馆、巴掌大的教学楼、巴掌大的食堂，以及巴掌大的，这小小校园的每个角落。他们大多家庭富裕，见过世面，但此时却如同「土帽」进城一样，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和歆羡，以至于哪个正在用功学习的同学憋不住要放个屁，也可以香飘万里，毫不夸张。

待家长们参观尽兴了，才有老师出来引导他们往会场方向走。原来这会场是早已提前布置好了的，里面由指示牌和红线划出了九个不同的区域，分别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申请家教的几十个学生们按自己最擅长的学科站在对应的区域，而家长们则根据孩子具体需要上前询问并签署合同。整个会场霎时喧闹如集市。

说实话，我从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家教交易市场，而且就我所见之情景，家长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应聘者」。事实上，平日在市区里的书局门口，或者是百货大楼门口，往往也会站有一排排家教「应聘者」，这些人手举A4纸，

上面一般写着「大学生，擅长补习 xx 科目」之类的话，但却很少有人问津……

而且市区里的那些「应聘者」们要是逮到了一两个「潜在」客户，两眼便会立马放光，嘴上像安装了弹簧。比如一个补习物理的家教要是得知客户孩子需要补习生物，他就会马上劝这位家长：「生物生物，身外之物」。但一个补习生物的家教要是得知客户孩子需要补习物理，他就会马上劝这位家长：「物理是个坑，埋葬理科生」。而这些会场里的「应聘者」们，态度大多淡漠无言，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家长们才是这儿真正的竞争者。这和我在市区所见之景象完全不同，颇有意思。

交易终于结束了，李平和断了一条臂的陈二兴冲冲地往我方向走来，这迎面扑来的热情使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整个会场里最积极的应聘者。

我问李平：「你俩怎么样？」

「成了！我原以为要补习语文的人并不多，况且我是补男不补女的……陈二的数学，那家长，一看见陈二的左袖子是空的，感动得眼泪直往下掉。」

「尤其是当他知道我这条胳膊是为教育事业献身以后，二话不说就把我签了。」陈二补充道。

我问陈二：「你这胳膊不是车祸撞掉的嘛，怎么说是为教育事业而献身的呢？」

陈二仿佛早有准备，既不露喜，也不显悲：「坐下说。」

陈二讲故事

去年的第一次合作，也是这个时候：那天天空依然云遮雾罩，见不着太阳公公；会场还是一样大，家长还是一样多。那时候我要求一定要找个男学生，李平则要求一定要找个女学生——但李平今年却改头换面，补男不补女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事情还就是这么巧，有个妇人家里正好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念高三，男的要补数学，女的要补语文，问我们愿不愿意去。我看这妇人的穿衣打扮像个……有涵养品味的人，然后就把这单子接了。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和李平去了这位

「客户朋友」的家，一进门就是什么家庭影院、立体音响之类的东西，总之家里够敞亮，条件相当的好。

那妇人也不急，说两个孩子还在里屋做作业，想先和我们俩聊聊天。聊的什么内容？无外乎就是「你们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是社会的榜样啦」「我这两小孩儿不乖，你们要费心啦」什么的，都是那些套路，老掉牙的对白。

我们先进了那男生的房间，里面只能用「乱作一团」来形容：大到台式机 PS4 手提电脑，小到袜子内裤游戏杂志，统统乱摆，统统不归位。不过那男生看起来没他妈说的那么傻啊，他和我们讨论了些英雄联盟（一款网络游戏）的话题，我又正好对这个比较懂，所以还聊得挺开。

我们又进了那女生的房间，当然是先敲了门的，那女生的房间要整洁多了，人也长得漂亮，就是不爱说话，只顾埋头写作业。

后来我们要走了的时候，那妇人直接塞了我和李平一人一三百块红包，李平却跟她说：「阿姨我不要，我做家教不为钱。」

就凭这句话，我他妈真是对李平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跟你说实话，我爸妈一个月生活费

给我一千五，一千五能干啥，每个月能省点来买衣服吗？能出去吃一顿像样的吗？能充话费吗？我做家教不就为了补贴一点家用嘛？你知道，李平家里是要宽裕点，可也不至于宽裕到他生活费分钱不缺吧？但他做家教却不为钱，为的是一种社会经验，我承认我做不到，我只能对他膜拜跪舔。

我们每周给那两个学生补习两次，每次课时费用收两百元，一般来讲那妇人都会额外塞红包给我们，而一般来讲李平也不会要。不过我很清楚她为什么要给我包红包，因为对比起那女孩，她也知道她儿子的数学是有多糟糕。我跟你讲，我就没见过数学有比她儿子还差的高中生，数学考试只能拿 20 分，全靠蒙选择题，甚至连向量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我第一次给他补习的时候头都大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给他解释那些概念。

后来我慢慢发现，他似乎只对英雄联盟感兴趣，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第三次补习，当我给他上完课后，就在他屋里指导他玩了两个小时的英雄联盟。也似乎是那一次过后，他就认我为大哥，对我言听计从了。我告诉他，

下一次数学考试要能多拿 10 分，我就帮他的账号打上黄金；要能多拿 20 分，我就帮他打上白金；要能多拿 30 分，钻石。（黄金、白金、钻石均为英雄联盟排名等级）并且我承诺可以继续指导他的技术。

他不傻，真的不傻，托我的福，后来数学成绩突飞猛进。我也兑现我的承诺，每次补习结束后，就指导他玩一到两个小时的游戏。就这样我给他补习了三个月的课，直到五月下旬的一天，那一天大雨滂沱，昼夜不分。我抱着补习用的题册穿过往日熙攘街巷，正欲穿过离那学生家最后一条马路时，突然一道炸雷响彻耳畔，竟惊得我整个人直愣愣呆在中央；往左望去，一辆车正向我飞驰……

陈二说到这里时，明显很伤感了，甚至于眼里冒出泪花：「我不后悔，一点也不，因为我这胳膊是为教育事业献身的。躺在病床那会儿，我无时无刻不在反思我们国家的教育问题，反思也使我更加确信教育的本质。」

「以学生兴趣为本，以学生快乐为本。」

说完这句话，陈二和他空空如也的左袖一同离去了。

「这是一个关乎勇气和信念的故事，也是一个感动的故事。」李平道。

我答：「是的。」

「也许不是。」

李平讲故事

我选择做家教，既不是为了钱，也不为了社会经验。我们这些个背贴「传道授业」标签的斯文败类，理应受到天罚。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和陈二来到了雇主家里，通过谈话和观察，我们发现男孩儿的房间乱作一团，女孩儿的房间干净整洁；男孩儿邋邋遢遢好玩，女孩儿漂亮勤学文静。

我和陈二都会心一笑。

在以后的补习过程中，女孩儿很听话，也很热爱学习。不过也许是太听话、太热爱学习的缘故，我渐渐发现，无论我给她布置多少篇阅读理解，或者是多少篇写作练习，她都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尽管质量不是很高。于是我每周都会布置大量的语文学习任务给她，然后于补习时间评讲这些茫茫多的习题。这样的

结果是，每节课按规定是两个小时的，我们却往往要花上三个小时甚至于更多。不过我照样拿着两个小时的工钱，我不介意。

后来我发现陈二所教的那位男生，数学考试成绩突飞猛进，这使我感到很怀疑。有一次我下课后，瞧见他俩正在里屋玩电脑游戏，男孩甚至虚心向陈二请教，并乐此不疲。我向他们打了招呼，然后坐下来翻看男生的考试试卷，结果令我大吃一惊——我的天，陈二一天到晚都在教男生向量、反函数什么的基本概念，可现在这男生居然连数学归纳法和柯西不等式都会运用了，这无疑是在抄袭！我心里一震，因为我坚信曾搞过数学竞赛的陈二定能看出这低级的「错误」。但我并未向谁说破。

五月下旬的一天，那一天大雨滂沱，昼夜不分。我抱着补习用的题册穿过往日熙攘街巷，离那学生家最后一条马路仅一街之遥时，突然有一道强烈的闪光从我眼前划过，伴随而来的是炸雷轰鸣，竟使我瘫软在地上不起。街那面的情景分明清晰印我眼前：警车灯，救护车灯，高楼霓虹灯，华灯千盏，光影交错；我却只能看见荒草和墓穴，还有鬼火游走于灵魂深处。

「我再没有去那家里补习过。上天罚陈二一辈子缺一条胳膊，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天罚。」李平起身欲走。

「那上天罚了你什么？」我追问。

「上天罚我一辈子不能沾女人。」^④

美食、祈祷，没有恋爱

文 / Wallis

所以就算你只是独自一人，上帝也会对你很温柔。

这大概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三件事了。

给人类带来平和，温暖，希望和满满当一整个心脏的雀跃。

但是，直至今天我尚无那份幸运将这三件事所带来的所见所感全部细致描述。即使这样，生命中的幸福和温柔并无半分失色。这一篇就是告诉每一个仍旧孑然一身或足够幸运身边已有人奉献爱与陪伴的你们，珍视美食与祈祷这两样不必苦求只需守护的护心符。

食为天

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没有自觉好好吃饭，是一种莫大的罪过。我一直觉得，大半世界美食的精髓被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你恰好降生在这片土地，与这样一块土地紧密相依，显然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运。

从食材起，从煎炸爆炒到炖煮焗焖多达几十种的基础烹饪方法起，从桌上餐间的礼仪间起，老祖宗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由此而起。

美食可以被赋予多重深厚的意义。被分享

时，它可以承担酒后的心事，可以安抚带着算计的推杯换盏间的难堪不安，可以填补一场寒夜里的空欢喜。独享时，美食也有其独特意义，像个姣花照水一般娴静的美人，情至细处自可修身养性。

他常被人敬称为《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其实私下觉得，这个一本正经的称谓还配不上另一个民间风味更浓的称谓，「食神」。蔡澜蔡老先生作为「只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人」，身上自带一种美食养出的专注和一股子干净的风流潇洒。自然，一个会享受美食的人，也必然会对享受人生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理解和快乐。

从古至今，国人对生活的细致都是一种令人动容的浪漫。把一种日常必需的事情做到认真且快乐的份上，就是一种天大的浪漫。

这种浪漫也给了选择去享受它的人最大的宽容，这是人类之间少有的些许平等的活动，且你不必呼朋唤友、三五成群，不必苦求在酒精催化下酣畅的气氛，毕竟你最后还是会把酒精吐出来的，岂不糟践。

回到美食身上，每一场郑重其事的进食，都可以被优雅地称为用膳。换句话说就是，好

好吃饭。美食应是一种治愈和安抚，因为赶时间而囫囵吞枣这种没出息的行为会削弱美食安抚和治愈的效果，同时更糟的是，你会饿。

虽然吃饭与热闹成群并不矛盾，但这确实是再适合不过一个人做的事情了，安静地享用，恢复和思考。不管是八珍玉食，还是一碗西红柿鸡蛋汤，如同深夜食堂里的众生相，美食替你承担，也与你交谈，由此并不孤单。

所以，好好吃饭。

此心安处

常见祈祷作为一种告解的仪式。

如果要深究祈祷这种事情的意义，也就是安定人心和文化生根衍化的意义。巧的是，除开祈祷，人们通常很难再找到一种比起它，更加传统、便捷且私密的方式来说服自己。

自然，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在信仰面前可以脆弱，可以依赖，可以坦然地表达自己。这是人们在独处的过程中越发成长，越发复杂，越发缺乏的一种自我保护。而对于信仰模糊、形单影只的我们这些人，祈祷也在分担着我们的压力。即便我们并不虔诚地信仰什么有名有

姓的力量，祈祷仍然将作为你的树洞，倾听、纾解、安抚。

与抛硬币抉择同理，硬币抛出的那一刻，你就做出了选择。当你祈祷，你就自然明白你所期望的；就像闭上眼睛对着流星的你，所求直接、纯粹，恰是心中所念。那转瞬即逝一刻的我们和我们的祈祷，最是赤诚而炙热。

通过祈祷，你输出你的心事；通过祈祷，你也收获心里真正所想的镜像。

其实不难明白几句祝语与憧憬并不能对现实起到什么扭转乾坤的影响，毕竟没有人有那个幸运在醒着的时候遇见极地特快的列车。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人心人情的作用之大，使其间接地与事实的变迁产生了接触与联系。

如果厌倦，如果疲惫，如果迷茫，如果畏缩痛苦，不妨试试这条安静，虔诚的路。所给你的抚慰也是一种善良的希望，是对无法再努力之下的精神搏动的包容和回应。可怕的事情遇上祈祷也会少几分狰狞，这样一来，独自面对世界的你也应该能感到无畏和安心。

人类啊，还是不要太追求独孤求败为好，反正你也做不到。

说没有就没有

上一次乱七八糟的心跳都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旧人旧事了，不敢轻易提这类事，早就不太记得粉红色的泡泡怎么冒，恋爱的酸臭味怎么飘，以一只单身狗的身份谈论这种事情总是显得纸上谈兵且瞎操心。

可是我还是要说，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好好谈恋爱。

一个人久了，是很难保持一种相信感情的热情心态的，这也不是第一种只听过没见过的新鲜事了。在很多单身太久的人眼里，爱情会慢慢变成童年里的圣诞老人和外星人，课本里的桃花源和捕鱼人。

我才不是来劝一个人的你们好好打造，好好修炼，好好等待那个与你匹配的人穿越人海来到你面前。这些炖烂了的鸡汤，能量是正的，基础是错的。等待大多也不是一种选择，更多时候是情势如此，时候未到，是必然。然而没有选择的时候，等待与否也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成为与理想型匹配的想法也仅是一管鸡血，推你进步与向前看，好是好，但这「与你遇见命中注定」实在是没有什么公式一般准确的。

不如别等了，直接上吧。

在所有人都站在新一年的门槛上大声呼喊着对未来的憧憬，对自己的期望，列出一二三四五，说明六七八九，几乎所有人都在享受着新年伊始尽情祈祷的快乐时，我也不免俗地做了类似的清单。写到感情方面时，我审视了一下一片空白的脑海，也不打算为难上帝让他给我打包一个帅气的男孩子之类的。我在此做出的唯一期望就是这一年里，就算在这看脸的世界里，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也要勇敢地上啊。

我给所有已经幸运地得到爱和陪伴的每一个你们我能想到的最好听的祝福，也希望踌躇着的每一个你都有捕获这个世界上最温柔而狡猾的幸福的勇气和能量。

年轻的我们，不必急，也不必等。说没有就没有，想有可以有。

所以就算你只是独自一人，上帝也会对你很温柔。他将你托付于美食和祈祷，尽心照料你的起居，同时鼓励你去期盼和相信，去永远年轻地生活着，像一直被爱包围一样，就像一顿深夜烧烤后的无所畏惧。🌕

Quiet Force

文 / 雷晋莎

李云迪的弹奏风格如其名字，缱绻柔美，如临云端。这种风格在夜曲专辑《Chopin: Ballades, Berceuse, Mazurkas》得到体现。为此我特意对比了鲁宾斯坦的版本。就我个人感觉，鲁大师的夜曲是天阶夜色凉如水，而李云迪的夜曲是愿逐月华流照君。李云迪让人有恋爱的感觉，即便身旁还没有爱人。

但这种风格也有局限性，在《王者幻想》专辑出来之后，一些人认为云迪对于贝多芬的演绎水准并没有像他弹肖邦那么出色。甚至有人断言云迪只能是浪漫派肖邦诗人，难以诠释肖邦作为波兰人的家国情怀。而这张专辑中的叙事曲一二告诉所有听众，李白未必不可谈杜甫。在历史上，这两位文学巨匠也是惺惺相惜，互为知音的，就像云迪和肖邦一样。

这是专辑《Chopin: Ballades, Berceuse, Mazurkas》的收录曲目：

Chopin: Ballade No.1 in G Minor, Op. 23 G

Chopin: Ballade No.2 in F, Op.38

Chopin: Ballade No.3 in A Flat, Op.47

Chopin: Ballade No.4 in F Minor, Op.52

Chopin: Berceuse in D Flat Major, Op. 57

Chopin: No.1 in B Flat Major [4 Mazurkas, Op.17]

Chopin: No.2 in E Minor [4 Mazurkas, Op.17]

Chopin: No.3 in A Flat Major [4 Mazurkas, Op.17]

Chopin: No.4 in A Minor [4 Mazurkas, Op.17]

对于《四月是你的谎言》的粉丝来说，四月是听肖叙一的季节。

但这首曲子的创作取材应是密茨凯维茨的史诗剧作《康拉德·华伦洛德》。关于一个亡国孤儿被敌人收养，在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祖国之后，化身间谍并屡立功劳的故事。在故事结尾，间谍身份暴露，在以叛逆罪被处死刑的前夕，他与爱人作了悲惨的诀别。

这首曲子以一个低沉的重音拉开序幕。联系史诗剧情，或许可以感知到这首曲目中多重戏剧性的冲撞：爱人与爱国，光明与黑暗，故乡与祖国。而李云迪利用左右手之间的对话，表现了一个英雄「挣扎」的情感。这种戏剧性的冲击会因为情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譬如在故事的终结，英雄温柔而坚决地与爱人诀别。没有激烈的触键，相比家国之恨的片段，显得轻巧而灵动。这种哀而不伤的情感，也是与「没有你的四月……就要来了」的情感所暗合的。

叙事曲二也是取材于一个爱国故事，密茨凯维茨的长诗《斯维台茨湖》：立陶宛遭到异族侵略，青年人都去前方作战了，当留在城里的老幼妇孺听到敌人已逼近城门时，他们无力抵抗，只得乞求上苍，宁肯让洪水淹没城市，与敌人同归于尽。果然，奇迹出现了，城市变成了一片湖泊。

导语

「古典音乐是一项高不可攀的东西吗？不是的，这只是一种娱乐方式。」雷晋莎同学在本期带我们领略古典音乐的魅力，并走近她最喜爱的钢琴演奏家——李云迪。

同时，新的小板块「书影音推荐」也在本期上线。为了配合「她说」的特别策划，《月台》的几位编辑携手邹愈丹、钱嘉琪两位同学特意呈献了「女权、女性」主题的书影音推荐，一起来读一读、听一听、看一看吧？

说叙二的风格更适合李云迪的人，大概是被叙二中的情感所惊艳。相比叙一贯穿全篇的多重挣扎，叙二是一个关于水的故事。开头如泉眼细流，2分14秒后是迭起的潮水，5分15秒之后大浪拍岸，到结尾，卷起的千堆雪化为水沫。

叙事曲三四的故事来源已经失传。有人说，叙三代表爱情，而叙四代表变老。同样是左右手之间的冲击，叙一是爱恨交织，而叙三像是爱侣对唱。2分30秒之后，仿佛能感觉两位爱侣开始跳一曲渐入佳境的双人舞。

变老是一件无奈的事情吗？云迪弹奏的叙事曲四给了最好的答案。重复的音符仿佛是一遍遍的扪心自问。然而从后半部分的基调来看，这位忧郁的多情人始终抱有柔韧的坚强。10分10秒已开始显出枯败之兆，然而20秒之后，回光返照般的，突然扬起旋律，由慢渐快，由低渐高。以一个短音收尾。这是云迪关于「优雅的老去」的最好诠释。洛杉矶乐评人如是形容他的演奏：「Quiet Force」，翻译过来大概是以柔克刚的力量。

以上是关于四首叙事曲的感受。玛祖卡作为波

兰民间舞曲，还要多读点书才敢打着云迪乐迷的身份写评价。但从叙事曲的演奏来看，李云迪已经不是18岁那年一举夺魁的青涩少年了。十几年钢琴路，他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是一间小小的琴房。或许是因为常年在外演出，云迪对于故乡，对于国家，渐渐有了感同深受的诠释。

古典音乐是一项高不可攀的东西吗？不是的，这只是一种娱乐方式。时光倒回几十年，观众的娱乐是音乐，观众眼里的艺术家都是娱乐圈人。一百年前的欧洲，娱乐方式就是听音乐会。最初的音乐会不要求绝对安静，一小撮人们围着演奏家唱跳玩乐，在李斯特肖邦之后，古典音乐才渐渐成为人们眼中不那么接地气的高雅艺术。

娱乐没有圈，关键在于娱乐方式是什么。虽然有时我也在怀疑，是否我欣赏李云迪其人超越了欣赏他的音乐本身。然而他确实担得起崇拜啊！虽不及鲁宾斯坦与傅聪，但李云迪也已经是位卓越的肖邦演奏家。希望自己能好好修炼音乐鉴赏水平，感受他那个华丽、诗意、精致、浪漫又有着充沛生机和情感的世界。🌕

女性女权书影音推荐

推荐人 / 丁铭 丁同宇 钱嘉琪 钱心涵 王唯羽 邹愈丹

电影 Movie

愤怒的印度女神 ANGRY INDIAN GODDESSES

/ 印度 德国 /2015/ 宾·纳伦 /Pan Na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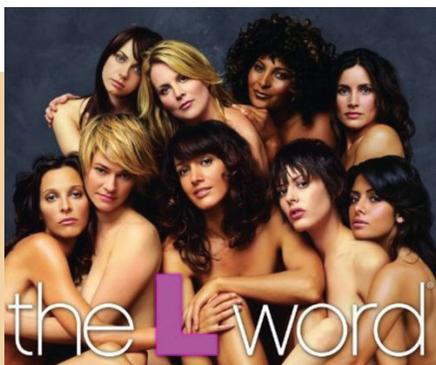


摄影师 Freida 邀请她的好朋友们去家乡印度果阿。在那里，Freida 宣布了自己的婚讯，然而却迟迟没有说结婚的对象。婚礼前夕，她们谈论着生活中的一切事情：家庭、事业、爱情……从她们的经历和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调戏与强奸而感到愤怒的女性，在印度男权制下的努力为梦想拼搏的女性，为了坚持自我而跟不合理社会标准抗争的女性。

推荐者 / 丁同宇

拉字至上 THE L WORD

/ 美国 加拿大 /2004 -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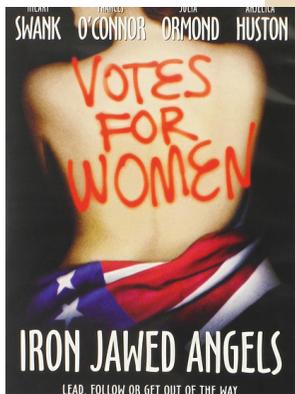
这部剧由美国 Showtime 电视台与米高梅公司联合制作，被认为是「影史上第一部描写女同性恋情感故事的电视剧」，在英美同志圈广受好评，传入国内后亦被评价为该题材之中的「神剧」。故事由年轻女孩 Jenny 搬到洛杉矶某女同性恋社区并逐渐融入她们的生活展开，讲述了小团体里每个人的烦恼，秘密，悲欢离合。这种群像式的手法让观者意识到每个同性恋者都是不同的，都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而给她们随意贴上标签又是多么愚蠢肤浅的行为。剧集最后的开放式结局耐人寻味，暗示着戏里戏外的人，不论性取向如何，他们的生活都还将继续。

推荐者 / 丁铭

女权天使

IRON JAWED ANGELS

/ 美国 / 2004 / 卡嘉·冯·加纳 / Katja von Garnier



本片讲述了 1920 年代美国的女性运动人士不懈努力争取妇女投票的权利，片中展现了两位当时最著名的女权运动人士：爱丽丝保罗和露西伯恩斯。当妇女参政议题最终在田纳西州以一票之差通过的时候，这两人相视而笑的场景触动人心却也让人陷入了沉思。

推荐者 / 钱嘉琪

影片讲述一个多世纪前，英国妇女为了争取选举权而不懈斗争的故事。1912 年下的伦敦，在女性们用和平地方式呼吁和平无果之后，她们转而采取激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利。电影中没有展现出胜利，而是充斥着她们所遭受的痛苦与压迫，并最终以一场葬礼拉下了帷幕，也让这场斗争显得更伟大。

「I'm worth no more, no less than you.」

推荐者 / 钱嘉琪

自梳

中国香港 / 1997 / 张之亮



电影取材自广东顺德妇女「自梳不嫁」的风俗。上世纪四十年代沿海缫丝业的发展让一部分农村年轻女性得以在经济上自立，她们聚居在「姑婆屋」内，将头发梳起以示终生不嫁的决心。

「女强人」阿慧被男友背叛，为了排解痛苦，她陪伴家中的老佣人欢姑回乡寻亲。在整个过程中她了解到五十年前「自梳女」的历史，并发现了一段被战火拆散的两个女子之间的微妙感情……

影片几乎没有男主角，讲述的是三个女人的故事。新一代和老一代独立女性的观念差别十分有趣，而相同之处是不甘沦为男性附庸、不断寻找自我的抗争精神。她们彼此之间不离不弃的情谊也令人动容。

推荐者 / 丁铭

妇女参政论者

SUFFRAGETTE

英国 / 2015 / 莎拉·加芙隆 Sarah Gavron



水果硬糖

HARD CANDY

美国 / 2005 / 大卫·斯雷德 David Slade



电影讲的是十四岁少女海莉在网络上结识了摄影师杰夫，两人在咖啡馆见面并来到杰夫家中。原来杰夫是专门利用网络勾引未成年少女的恋童癖。本应落入危险圈套的海莉却是有所备而来，她将摄影师下药捆绑起来，并使他为自己过去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电影算不上什么杰作，却很有意思，甚至可以说大快人心。萝莉徒手阉割恋童癖大叔的剧情似乎过分理想主义，但也一方面迎合了市场的猎奇口味。等到社会舆论开始批评男性穿着暴露避免引诱强奸的那一天，男女平等才算真正实现了吧。

推荐者 / 王唯羽

阿涅丝的海滩

Les plages d'Agnès

法国 / 2008 / 阿涅丝·瓦尔达 Agnès Varda



这部纪录片是阿涅丝·瓦尔达给自己八十岁的生日礼物。电影通过重构的方式回忆了阿涅丝的一生。阿涅丝·瓦尔达是新浪潮代表人中唯一的女性，被誉为「新浪潮之母」。不要看到「新浪潮」就害怕，这部电影拍得轻快、明亮，充满童趣和想象力，比新浪潮的遗老们（包括她自己）的作品都拍得有趣。推荐这部电影，是想推荐阿涅丝如何讲述她的一生，回忆她逝去的丈夫，怎样以女性视角温柔的看待世界。看罢才发现，女性是一种多么温柔又独特的存在啊。

推荐者 / 王唯羽

音乐 MUSIC

PJ Harvey 《4-Track Demos》

摇滚 / 1993



如果说有哪张专辑我从未听厌，估计以后也不会对之厌倦，应该就是两次获得英国水星音乐奖的 PJ Harvey 的早期小样集合 4-Track Demos。我不会直截了当得定义她为「先锋女权主义者」，因为她表达的艺术魅力超越了狭隘的性别分隔主义，她把自己融入各色面貌极端的角色之中：她既写出以「为爱疯狂的少女」「妓女」「嫉妒者」「修女」「沉迷自慰的性瘾者」「大女子主义的悍妇」为视角的歌曲，也可以假使男性口吻讲述一段同性露水情缘。主题的丰富和其编曲中倡导的极简主义相结合，无比有感染力的 PJ Harvey 音乐就此诞生。她目前长达 20 多年，多变、不断创新的音乐探索之路证明了，女性音乐家不必被打上性别的标签，亦可以获得纯粹的伟大。

推荐者 / 邹愈丹

Bikini Kill 《Pussy Whipped》

摇滚 / 1993



Bikini Kill 是一只组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女子朋克乐队，美国 riot grrrl 运动先驱，第三次女性运动重要参与者。她们的歌词涉及到「强奸」、「父权制」、「对女性的双重标准」等内容。在舞台表演上，她们把观看演出的权利更多的回归于女性，现场挑事的男性则会被请出场外。（主唱 Kathleen Hanna 和 Kurt Cobain 是好友，她在柯本的墙上涂鸦下「Kurt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专辑《Pussy Whipped》每首歌曲的歌词都极具 Bikini Kill 的特征，充满了反叛、激进的女性意识。其中的歌曲《Rebel Girl》是 Bikini Kill 的知名作品，现场也非常有感染力。

推荐者 / 丁同宇

书籍 BOOK

《第二性 Le Deuxième Sexe》

作者：[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本书被誉为女权哲学的「圣经」，分为上下两部。在上部中，波伏瓦从存在主义出发，通过生理学、心理学和唯物主义和对历史的梳理，分析女性所处的弱势地位和其原因。而下部集中研究女人在出生、青春期、恋爱、结婚、生育到衰老各个阶段，以及在农妇、女工、妓女、明星或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中的真实处境，从而探讨女性独立可能的出路。

波伏瓦不仅控诉男性对于女性的歧视，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女人对于自己弱势地位的造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她认为女性解放的成功唯有依靠男性与女性的共同的坚定意志才能实现。本书虽然有大量论证分析过程，但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读来并不无趣。

推荐者 / 丁铭

《性别符号学 Political Bodies / Body Politic: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作者：[加] 尤施卡 Darlene M.Juschka



作者是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副教授，从事宗教学、相关女性主义性别问题等跨学科项目的研究。本书主要从女性主义小说、流行文化和古老的历史文本出发，探讨了性别意识形态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发展。其中包含对古代及近代父权思想形成的解构，还通过女性主义思想对符号学理论进行了简单明了的解释与归纳，在女性主义研究和符号学方面做出了极富原创性的贡献。📖

推荐者 / 钱心涵

「品 · 尚生活」

有时候我们会想象自己的另一个家园，它可能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度，但与你一见如故。热爱背包旅行的陈泽南同学在本期中所写的「In the Mist of Golden」，和李政彦同学到色达摄影的经历，到正如古人寻到了桃花源，是关于「另一种生活」的想象与实践。

本期的四篇文章都告诉我们，其实生活无非就是一种热爱，一种执着。喜欢的，便去追寻。

大 昌 五 行 文 具 水 喉

瑞興麻雀公司

維他奶 vitasoy

中原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水電 換 泥
油 漆 水 器 水 管
專業承接各類防水防滲
水務署特牌水喉區

電話: 2332 1111
熱線: 2780 2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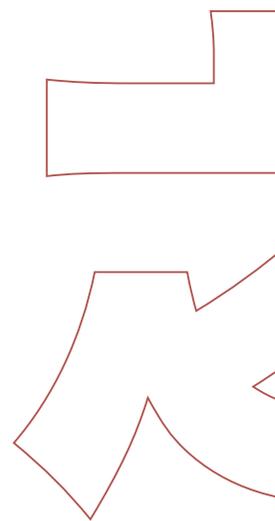
推荐 App



香港地铁轻铁：比较简洁的界面，方便大家了解港铁线路以及各条线路中的站点。

Open Rice：类似于国内的大众点评，里面会分门别类地介绍美食。最实用的就是在茫然、不知所措之时寻找「附近餐厅」。

吃好玩好



美食探访



我们点了杏仁炖鲜奶（黄）、蛋白炖鲜奶（白）、芝士蛋文治和煎蛋多士。最好吃的是芝士蛋文治，略微烤焦的面包片中间夹的是厚厚的一层蛋和两片芝士，已经好吃到词穷了！

一黄一白两种口味的炖奶都带着很重的奶味，白的略比黄的口味清新，黄的更加的甜、腻，大家可以尝试把两个中和起来一起吃。

另外推荐在这附近有一家「义顺牛奶公司」。他们家比较出名的是双皮奶，但是本宝宝最喜欢的还是猪！扒！包！个大肉多，面包松脆也带着嚼劲，一个管饱，吃下去的全是满足！



澳洲牛奶公司

位置：佐敦白加士街 47-49 號地下（地铁佐敦站 C2 出口，再步行一段路）

人均：35-50 港币

十六番：在出发之前可以看看各路大神总结的游记、美食推荐，便于合理的安排行程。另外，爱购物的同学可以去上面找各种会员卡号（有折扣的那种）。

百度地图：十分强大的导航功能

之好味香港

文 / 张哲元

号称全港最好吃的菠萝油，首先个头比我一整个拳头还大，外皮酥脆，吃起来的时候不会掉渣！咬的时候记得连带黄油一起咬！

蛋挞趁热吃，就是那个蛋挞味。

奶茶趁热喝，就是那个奶茶味。

价格合理公道，物美价廉的典型代表！

另外还推荐的就是芝士西多士，看起来卖相诱人，热乎乎的面包上黄油都开始流油了。

好想吃，下次还要再去！



金华冰厅

位置：九龙太子弼街 47 号地下（地铁旺角东 B 出口，再步行一段路）

人均：40-60 港币



久仰大名的 Lady M，传说中的纽约最好吃的蛋糕女王，在香港有两家店，嘻嘻，勤快的我，两家都去过了！海港城那家店比较大，只要尽量避开火爆的节日，如圣诞节、国庆节，平时是不需要排队的。第一款是栗子蛋糕，入口绵密，有甜甜的味道但是不会觉得腻，上面有加一些核桃仁果粒，使得整个的口感更加地有层次。第二款是伯爵茶千层，哈哈哈哈哈，没有吃过原味千层，所以说不出来到底伯爵茶千层的特色是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真的有千层！每一口都能吃出一层一层的丰富的感觉，在这之间又有奶油隔绝开每一层，吃完之后不会感觉到很重的奶油味，特别温和的清新。抹茶控可以试试抹茶千层，另外还可以尝试柠檬千层、苹果派等。同样，好吃，下次还会再去！

Lady M

位置：尖沙咀海港城海运大厦 2 楼中环 IFC 商城 2 楼

人均：60-80 港币



L'Atelier de Joel Robuchon，作为老牌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实在是值得推荐，富裕的大家可以去中环的置地广场尝尝正宗的法餐。这家是在海港城，只做简餐和甜点。这是我第一次吃法式薄饼，就是一张直径约 30cm 的薄薄的饼皮，上面有鸡蛋、芝士条、萨拉米，然后把蛋液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始随便吃了！简直是美味中的美味！还有那个类似于大只的夹心马卡龙也是好吃到哭泣！夹心那层是由树莓包围住中间的一小块奶油和树莓果酱。



他们家的甜品柜台就是毒药，希望大家走过路过，尽量都被毒一下，走进去，坐下来，喝杯茶，吃点东西，看看维港，嘻嘻！

LE café de Joel Robuchon

位置：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场 2 楼

人均：200-250 港币



全世界最便宜的米其林餐厅，正宗的茶点味道，而且据说是现点现蒸，非常地新鲜。最喜欢的是鸡爪，不同于别的早茶店，他们家的是一整只鸡爪，而且肉质非常的熟烂，十分入味。在此温馨提醒，排队时间较长，望大家提早在饭点去等位。



添好运

位置：

西九龙海庭道 18 号奥海城 2 期地下 G72 舖（奥运站 D 出口）
 中环香港站 12A 铺（IFC 地库一层）
 深水埗福荣街 9-11 号地下（深水埗站 B2 出口步行前往）等

人均：40-60 港币

让你旅途更舒适的好物件



Kiehl's Lip Balm #1

科颜氏 1 号唇膏，又是号称全世界最好用的润唇膏！质地是膏状，挤出来会表现的比较凝固。但涂到嘴上有了温度之后就会化开，上嘴之后有一种油油润润的感觉。最适合秋冬时节或者是在平时的晚上厚涂一层做唇膜。

出门在外，大吃大喝，难免唇部不适、上火，那就抹上一层吧！还能隔绝紫外线啦！男女都适用哦！



Muji 超声波香薰机

注意！这不是加湿器！这不是加湿器！这不是加湿器！这是香薰机！当你经过了一天的长途跋涉、买买买买、吃吃吃吃，身心是不是都很疲惫？回到酒店 打开香薰机，就可以美美甜甜的睡一觉啦！这款是小号，小巧可爱，方便旅途携带。用它自带的量杯，最大容量是 100ml，再滴上一两滴 Muji 的精油。（晚上睡觉的时候推荐薰衣草。平时日常学习工作可以尝试柑橘类）



花王蒸汽眼罩

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用。在旅行时要做长途车、在晚上睡觉前，戴上后会释放一些蒸汽，会变的热热的，能够放松眼部附近的肌肉、舒缓眼睛疲劳，很帮助入睡。有多款不同的味道：玫瑰、薰衣草、洋甘菊、柚子、无香型，随个人喜好任意挑选啦！

咖啡碎碎念

文 / 谢子豪

有很多人问我如何学咖啡，还问我什么是好喝的咖啡。

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因为毕竟学咖啡一点儿都不难，难的是如何做出一杯好喝的咖啡。从这个层面上看，学咖啡本质上就是明白什么是好喝的咖啡。然而，这又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所以被问及此，我总会陷入沉默。

首先，风味（咖啡中，我喜欢以这个词称呼「味道」）实在是个主观性特别强的东西。在此要先纠正下很多人对于「咖啡」就是「苦」的印象。从总体地域差异来看，印尼的曼特宁有着特有的浓稠感和草药味；肯尼亚总会呈现给我狂野的酸和红酒味；瑰夏一般会反馈给我带着贵族气息的蜂蜜甜感和佛手柑的味谱；还有巴西豆的巧克力味，危地马拉豆的烟草味，耶加雪啡带着的花香味，等等。不同的豆子，风味的整体走向总是不同的，但好豆子一般说来是没有明显的「苦」，或说只有「苦」味的，而是呈现不同酸甜比下的「共振」。至于很多朋友对咖啡「苦」味的印象，可能是喝到了烘焙过深或不新鲜或研磨过细等的豆子，或干脆是豆子本身不好的缘故。

现在，相信大家已对咖啡丰富的味道有个大观，既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同的人对于「好风味」的定义自然是不同的。比如说我总会偏爱酸度活泼轻盈¹、带着花香味、水果甜感好、干净顺滑、

尾韵绵长细腻、味谱丰富的豆子，而也有人喜欢醇厚厚度高的，还有喜欢均衡度好的，喜欢不酸的，喜欢带着奶油甘甜的……不一而足。另外，请大家相信，作为第三波咖啡浪潮的代表，单品咖啡从初尝，到爱上并感受其中美感大约需要五杯左右。²

说完主观感受后，接下来就是客观评测下的所谓「好喝」的咖啡了。³由我观之，好喝的咖啡，首先一定，一定，一定要有好豆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厉害的咖啡师，没有好豆子也是很难做出风味迷人的咖啡的。有了好豆子后，要达到「好喝」，要做的就是如何更好地表现一支豆子的风味罢了。至于影响因素，烘焙度、研磨度、水温、水质、粉水比、萃取时间，甚至包括滤杯的形状、材质，滤纸的选择，咖啡杯的材质、形状对咖啡的风味都有一定影响。

总之，做咖啡好学，但想做出一杯好咖啡，需要的金钱、精力都是无底洞。每杯好咖啡的背后，都一定有着一个用心的咖啡师。身为一个狂热的咖啡爱好者，我自然会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实验。可能最终呈现出来的小小一杯咖啡，都是经过了数十次的调整。毕竟，只有当最难取悦的顾客是咖啡师自身时，才有可能做出算得上「及格」的咖啡，在方寸之间展现尽可能丰富的风味。其实，真正的好咖啡，不仅仅只是「好喝」，更是一种温暖、一场灵魂的陪伴。我总是这么相信着。随着对精品咖

1：咖啡酸度的质感是很难用高低衡量的。譬如，酸度高有很活泼舒服的水果酸，也有不舒服的尖酸。酸度低有柔和的酸感，也有闷闷的酸。

2：简单说来，第一波是以雀巢为代表的咖啡速食化，第二波是以星巴克为代表的咖啡精品化。第二波咖啡浪潮以重烘焙和机器烘焙为主，萃出 Espresso（浓缩）后加奶沫拉花形成大家熟知的拿铁等。一次烘焙的量大多以「吨」计。第三波咖啡浪潮则是以美国「三巨头」为代表的咖啡美学化，中浅烘焙居多，着力表现每只咖啡豆天然风味，豆子在经过严格分级后多以一次 0.5~1.5kg 进行烘焙。

3：有兴趣者不妨查下 SCAA 杯测咖啡时的评分标准。

啡了解的不加深，越是感觉几年前所认为「好喝」的咖啡就是扯淡，几年后再看现在觉得好喝的咖啡估计也感觉就是扯淡，然而当初每杯咖啡带给我的温暖却是永恒不变的。

对于每个用心的咖啡师，在制作咖啡的过程中，点滴的醇美似乎又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将自己生活的体悟与独有的记忆融入其中，在研磨、沸腾出专属味觉感受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思索。这时，咖啡是有生命的。

很奇妙的是，咖啡也让我对爱情乃至生活产生了新看法。其实我一直把咖啡比作伴侣。我总略带固执地认为，在一段真诚踏实的爱情中，除却激情、欢愉、失落，亦该有些沉默、留白以及停顿。这些地带，使我们在彼此心间搭一座桥，为偏于内在的交流建立通道。关系双方在相互聆听的同时也得以保有自我清醒，方能共同承担昨日、探索明天。豆子们就带给了我这样的感受：在做咖啡前，我总会细细体悟她们带给我的感受。不言语，却在脑海中构建画面，并在小小的杯中展现这咖啡的灵魂。我在驾驭着她们，她们也给予我反馈，双方竟产生了无声的、更深层的温柔共振。至于，什么是我脑海中的画面呢？我并不知道。也许，我只是谦卑而虔诚地将心中有关救赎、信仰、生存、情感等看来稍显沉重的字眼沉淀进杯中，无论是现实或是幻想都不折我心。我将自己塞进咖啡这个呈现黑暗色彩的小房间中，

沉淀于浮世底部，在点滴醇美间梳理自我。

刚开始喝咖啡时，喝不惯黑咖，也觉得苦。那时候觉得咖啡和爱情一样，加入适当的糖、适度的奶，配上好看的拉花图案，就可以变得甜美而迷人。而后才慢慢发觉，其实，咖啡加了糖后是不会变甜的，一如感情中的刻意欢笑只能勉强娱乐对方一般。糖分的介入，反而会破坏咖啡原本微苦后的甘甜和变化。其实，咖啡最初入口的微苦，在我心中，正如映射在内心的一道伤口，又如感情过程中可能经受的阵痛。强行规避它、消除它，只能短暂地缓解、封闭心中的疼痛；但拥抱它，直面它，静待它沉淀、羽化，会发现这是一道带有巨大力量的洗礼。那些愧疚、错误，反而能让我们清楚地审视自身，在成长中修炼爱的能力。爱是这般，生活更如此。咖啡没想象中那么甜，一如生活没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却时常给自己意料之外的变化和感受，这不正是美感所在吗？也许，每个人都脆弱和坚强得超乎想象，可能因一句话而泪流满面，却又在回首时惊觉自己不经意间走出了那么远。

依稀记得一句话，大概是说，记忆如同掌心里的水，不论是摊开还是握紧，都会于指缝间一点一滴流去，仅留下微凉的感觉。但，咖啡却总是一份温暖的回忆，哪怕早已冷却，永恒的温暖仍会氤氲于心间。☾



图片游记

In the mist of Golden

摄影 & 文 / 陈泽南

本文原载于浅见 <https://qianjian.space>



／ 因为性格，我们称白狗为「女神」。Griffey 体力不支，在后面稍显艰难地跟着我们。



／ Jenny (左)、Autumn (中) 向我介绍农场中的冰泉

初访 GOLDEN

其实 Golden 并不是一个十分出名的地方。

去年暑假在澳大利亚美妙的 WWOOF 经历还让我和 Eric 意犹未尽，今年想趁着去加拿大的机会再访问一家农场。我们本想在举世闻名的 Banff (班夫国家公园，其中 Lake Louise 尤为出名) 里寻找，却因时间冲突等种种原因，总是找不到一家合适的。在被数次的拒绝之后，五月的某一天，我们终于收到了一封署名 Jenny 的确认邮件。

「Jenny from Golden.」我们第一次听说了 Golden 这个名字。

于是，我和 Eric 又一次踏上了 WWOOF 的旅途。

五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从香港出发，经韩国转机，跨过大半个地球到温哥华，再坐 8 小时的 Greyhound (华人俗称灰狗) 红眼大巴，来到 Golden 镇。Golden 位于 BC 省与

Alberta 省的交界附近，距离 Banff 仅一小时车程。抵达 Golden 时，是清晨 5 点，天已经亮了。Jenny 带着她的儿子 Kai 准时来到镇上接我们，还顺便从镇上的超市帮她的丈夫 Jeff 带点啤酒。Kai 小家伙显然是个捣蛋鬼，你若是仔细看，你会发现他额头上还有摔跤的痕迹。

说来奇怪，Eric 从香港开始近 48 小时就没有好好睡过觉，见到 Jenny 之后却睡意全无。农场离 Golden 还有半小时车程，不出所料，小家伙 Kai 一路捣蛋唱歌。Jenny 时不时稍显尴尬地让他闭嘴，我和 Eric 倒是无所谓。

抵达农场时已经时值中午了，我们要入住的房车还在 Jeff 的朋友家。刚进入农场，先是一个两侧被森林围绕的陡坡，一个转弯，一切就都豁然开朗了。原来农场位于山腰，面对一个山谷，背面则是终年积雪的山峰。听到汽车驶入的声音，猫从房门沿上冒出了脑袋，三条狗朝我们飞奔了过来。唯一淡定的，就是在房子背后露出屁股低头吃草，丝毫不动的几匹马了。



／左起：陈泽南 Alan、郭宇翔 Eric、Autumn、Jeff、Kai 和 Jenny

右下：Griffey、「女神」和一只不太好玩的哈士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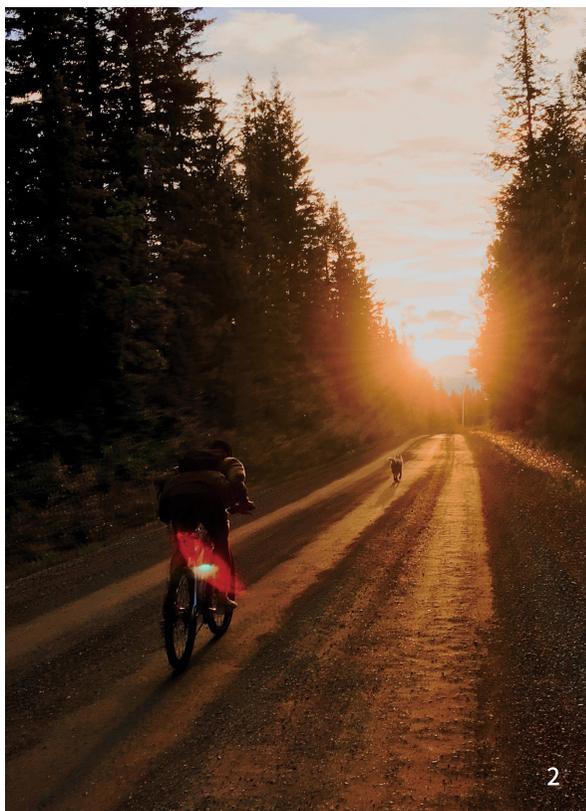
Jenny 下车安顿好后，热情地向我们展示着她的农场。这时从门后又钻出了一个好奇的小脑袋，那就是 Jenny 的女儿 Autumn。Jenny 带着 Kai 和 Autumn，一边带我们逛着农场，一边介绍起来。

8 年前 Jenny 和 Jeff 把这个农场买了下来，之后一直在不断自己扩充、建造。原本房子只有最简单的一个厅和一个房间，如今则拓建成了复式双层结构，还多了两个大厅、一个阳台和数个房间。许多东西看似摆放随意，对于他们来说却恰到好处。譬如一进农场就能看到的重型机械。Jeff 以驾驶重型机械为生计，倒是一个在农场里非常实用的技能。得益于此，Jeff 亲自开发了农场后面的森林。那里有来自背后的雪山融雪而成的小溪，Jeff 将它改造成了一个小水池，又自己购买了简单的设备部署了一个迷你的自动灌溉系统。「Jeff 可厉害了，你难以想象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这里有多荒凉。」Jenny 靠着一台锈迹斑斑的老皮卡，自豪地说。

我再次注视着这些重型器械。它们就这么安稳地在某处存在着，竟然不令人感到碍眼。然而，这周围的景色和物件看起来又是这么地薄如蝉翼：一人宽的小溪，只比器械高些许的小屋，可以被毫不费力地碾过去的田地……可是，这些超大型的重型器械，是怎样通过狭小而弯曲的山路，来到这里的呢？Jenny 解释了



／ Kai 和 Autumn 的弹跳床



／1: Griffey

／2: 骑行回程，Eric 追「女神」。

／3: 农场对面的山景

好一会儿，我还是没弄明白，只好作罢。

至于农场的大小，我只能说出个大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于 Jenny 一家四口加上我和 Eric 来说，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大小。我们不至于跨过几个山头才能从田里回屋吃饭，Jenny 大声一喊我们也能随处听到；我们也能花费数天来探索整个农场的每个角落。

IN THE MIST OF GOLDEN

Jeff 中午驱车拖着房车回到农场，我们第一次打了个照面。他为房车接好了水管、电线等补给，我们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时而帮忙递一些工具。

房车虽然不大，却也算敞亮。里面有一个对于两人来说非常充裕的厅，同时也是厨房，还有一个需要点火器点火的灶台。两间一大一小的卧室，足够四个人生活了。

Eric 马上就独占了大卧室，关上门好好地睡了一觉。我的睡眠倒是还好，于是又自己在周围探索了一番。房车旁边就是小家伙们玩的场所。那里有充气泳池、一个蹦床、一套桌椅，还有一处篝火遗迹。

抬头一看，就是烟雾缭绕的雪峰。其实 Golden 所在的 BC 有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叫「卑诗」。卑诗的口号毫不客气，曾经是：「The most beautiful place.」后来某天我指着雪山问 Jeff，「Is it the Rocky mountain?」（那是洛基山脉吗？）「Negative, it's not the Rocky. If you compare it with the El Capitan, this one is rubbish.」（不，如果你将此和 El Capitan 的岩



／ Eric 和 Autumn

石对比的话，这里的就是垃圾。）Jeff 对自家背后的风景也毫不客气。他是个攀岩好手，他和 Jenny 都是户外运动爱好者，也因此相识。

Eric 终于睡醒了，和我一起找 Jenny 了解接下来我们要干的活。Jenny 带我们来到了一片小菜地，这是他们自己种植豌豆的地方。定睛一看，杂草与豌豆已然交织在一起了，难舍难分。在我们来到农场之前，他们有一段长时间外出了无法打理。大概是因为这是 Organic Farm 的缘故，他们不愿意使用任何农药，杂草自然容易生长。甚至当我们提到去年我们在澳洲的农场使用硬纸板覆盖易长杂草的区域时，他们连连摇头，只说了一句：「The glue」。这是对 Organic 怎样的执着？纸板粘合间的微量胶水也不能容忍。虽然我们觉得有些过分，但是饭桌上的色拉似乎显得更加可口了。

其实我们的工作很简单，不过除杂草而已。由于每块地都挺小，不太可能自动化，于是除草全靠手工。大致熟悉了工作环境，我们正打算尝试先除掉两列，两条狗就十分「自觉」地坐在那里注视我们。



平时难有机会和狗亲密接触的我，自然不打算放弃这大好机会。或许是巧合，当我们用中文说「握手」时，它真的将爪子伸了出来，等着我们去握。不过很快，两条狗的性格开始展现出明显不同。

黑白相间的肥狗 Griffey 十分讨人喜欢，对我们也非常顺从，来者不拒。纯白的狗显得英俊且高冷，于是我们称她为「女神」。渐渐地，我们已经忘记她原本的名字了。「女神」看似高冷，却似乎暗地里喜欢着我们。她尤其喜欢我，几次玩耍时「女神」只理会我而毫不给 Eric 面子。虽然不如 Griffey 热情奔放，却让我格外高兴。

随后几天工作间的小憩，我们时常听着 Coldplay，带着这两条狗在农场里到处晃——带他们在冰泉边上喝水；在阳光照耀下的山坡上「女神」端坐着望着雪山，而我们则和 Griffey 一起肆意地玩闹……偶尔那几匹马也会来光临我们的工作场地，这时我们就用杂草去

伺候他们。但是相比之下马自然无趣得多，挑三拣四地吃完就回到马厩底下乘凉去了。

除了偶尔可以撩喜欢看我们工作的「女神」和 Griffey 之外，还有 Autumn 和 Kai 帮我们打发拔草的单调无趣。Kai 不过一两岁，偶尔会来我们的工作场地和我们玩。他还不会说话，但只要我们问：「Can you get me a shovel?」他就会摇摇晃晃地四处寻找，十分可爱。当然 Jenny 还不是特别放心他，总是把 Kai 留在自己的视线里。

没有 Jenny 严格看管的 Autumn 则要自由得多。她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和我们泡在一起，假装指挥似的和我们一起干活，然而技术却不过关。我们也假装配合，却总巧妙地让她乐此不疲地帮我们将拔出来的杂草运走。

第三日劳累了一天，傍晚饭后，Jenny 和我们讲，我们可以带着两条狗去骑行。之所以带

／夜里，流星划过 Jenny 的农场。透过温室的，是来自我们房车的灯光。

着狗，是因为路上可能会遇到熊，狗会将熊吠走。

熊会怕狗吗？我将信将疑。只是还没将山地车推出来，Griffey 和「女神」就已经在我们身旁摇着尾巴等候了。一蹬踏板，无需指示，Griffey 和「女神」窜了起来，兴奋地跑在了我们前面。Jenny 和 Jeff 则在后面朝着我们招手，目送我们出发。

Griffey 已经八岁了，对狗来说已过壮年；相比之下，「女神」则是年轻力壮，一路欢快轻松地紧跟我们，可是只要我们稍微骑得快一点，Griffey 就会逐渐落后，我们只得停下来等待 Griffey。山谷里蚊子奇多。每当这时，我们就会遭受蚊子的猛烈侵袭。待到 Griffey 跟上，我们的腿上早已爬满了蚊子，赶也赶不走。但看到 Griffey 喘着粗气，我们又不忍心马上出发，就只好边转圈边跺脚徒劳地试图赶走蚊子。Griffey 还在喘，蚊子却越来越多，不出五分钟我们只得出发。Eric 一边跨上单车一边对 Griffey 说：「对不起啊，蚊子实在太多了。」Griffey 看到我们跨上了单车，义无反顾地准备出发。

GOLDEN TIME

Golden 的太阳 9 点多才下山，一旦到了日落时分，山谷里的光影瞬息万变。然而同时天色也暗得飞快，我们只得忍痛掐着时间返回。回到 Jenny 家，Jenny 和 Jeff 已经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 Netflix 了。洗漱过后，倒在我窄小的床上，戴上耳机，翻着专辑，拼命想选一首应景的歌。

Yellow？然而 Yellow 专属于去年我在海海边、银河下和 Mattias 一家烧烤一起唱 Yellow 的回忆。我总是能将音乐和当时情景下它所属的记忆联系起来。但此时我不愿意触碰这既有的关系。

iPod 的亮光显得刺眼了，不管了，关掉屏幕，歌曲随机。窗外渐渐明亮了起来。是星星，

是银河。视野左下角默默闪烁的，是 Jenny 房顶上的风速指示器。偶尔天空有流星迅速划过并湮灭在窗檐，偶尔却能看到缓缓移动的卫星。耳机里还是响起了 Coldplay 的 Yellow，一切都让人多愁善感起来。

即将离开的那天早上，我们被 Autumn 唤醒。跑来我们的房车里「帮」我们收拾。看着我们忙碌，她索然无味的哼着只有她自己能听懂的歌。「This is a blanket…」见我们没理会，她提高了音量，「Hey guys! This is for you, in case you feel cold.」她指着房车里一条属于 Jenny 的毯子胡说道。随后又随着歌胡乱唱了起来。Jenny 正准备和朋友前往 Alberta 登山，也在忙着收拾专业的登山装备。

午饭则是最后的告别。合照过后 Jenny 匆匆将车发动起来。上车后一转头，看着门口坐着的狗，牵着 Jeff 手的 Autumn 和 Jeff 抱在胸前的 Kai，我突然开始感到不舍。不舍这里友爱善良的人们，不舍这里忠诚热情的狗们；不舍这里的悠然自得，不舍这里的无忧无虑。为什么 Jenny 和 Jeff，Autumn 和 Kai 可以一世活在这么可爱的地方，而我们只能作短暂的停留？

Jenny 戴上墨镜，将车发动起来。

毫无计划的我们，心里默默估摸着在 Lake Louise 的行程。「The weather's gonna be really bad there.」（那里的天气会很差）她嘟囔着查看着登山地的天气预报，尽管如此，她还是充满信心。Jenny 掏出一台古老的 iPhone 3Gs 连上车载音响，开始和我们交换自己的音乐喜好，我们也拿出 iPod 给她听《平凡之路》。

即将离开这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突然有点慌张。

但是看着 Jenny 放松而坚定的目光，我又有什么好畏惧的呢？🌙

图片游记

东方圣城

摄影 & 文 / 李政彦







／色达全景图

提起圣城，第一个浮现在你脑海里的或许是西方的耶路撒冷，但其实在东方也有一座圣城——四川省甘孜州的色达。之所以被称为圣城，不仅仅是因为她四千米高海拔所带来的严苛的生存环境，更是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常住在此修行的学员有两万多人，每遇佛事活动人数还会增加，最多可达四万多人。

起初知晓色达，是因为她与与众不同的红色建筑，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绛红色僧侣房舍遍布了四面的山坡，就像是在这高原上渲染开的红墨水，形成了一片独特壮观的景象。而对那里的宗教信仰的好奇心，更坚定了我要去色达转一转的念头：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两万多名僧侣克服严寒和稀薄的空气，常年在此修行？于是

在2015年圣诞假期的时候，我和朋友泽南踏上了前往色达的旅程。

初见

仿佛是佛祖为了考验人们的虔诚度，去色达的路途是艰苦的。清晨六点半从茶店子客运站出发，直到晚上九点才到色达县城，又转乘寺院的面包车前往佛学院，前后要经历将近十六个小时的山路颠簸。看到佛学院的第一眼是在开往山顶喇荣宾馆的路上，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宛如仙境的场景：转过一道小弯，远处出现了大片大片的光点，就像是星空坠落到了山坡上，绵延无数，一眼望不到尽头，让人仿佛置身于银河之间，忘记了自己尚处凡界。



／坛城边年幼的信徒

坐在前排的觉姆（出家的女僧人称觉姆）听见我们的感叹声，便告诉我们：「此时恰逢学院里开着法会，纪念大师的诞辰，所以灯火格外明亮。」语气里带着一丝闲适与得意，就如同在述说她的家乡一般，看得出她对学院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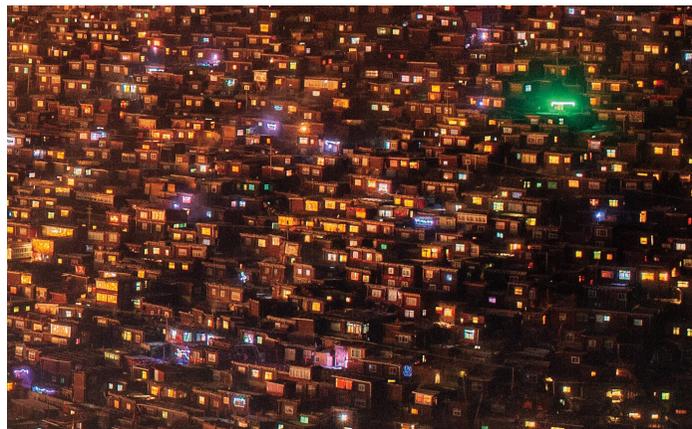
一下车，稀薄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纯粹的焚香味，哪怕你见不到香炉，但焚香的味道似乎早已经被永久留存在了这座高原佛国里，成为了空气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信徒

五明佛学院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你很有可能在这佛国中遇见尘世里少见的活佛。在喇

荣宾馆旁边的斋面馆里，我和同伴们就有幸遇见了一位回寺修行的活佛。因为活佛本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是活佛的，这还是那位斋面馆的老

／夜中的色达佛学院





／僧侣在筹备法会

／随着僧侣增多正不断向荒坡发展的红房子

／坛城下转经的信徒

／绛红色的僧舍

板偷偷告诉我们的。同行的一位阿姨于是帮那位僧人结了账，这也算是供奉了活佛了吧。说起这位同行的阿姨，也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信徒。她本身身体就不太好，还出现了高原反应，但愣是绕着坛城转足了一百零八圈，还参加了所有的法会和讲经课。有次吃饭的时候我问起她：

「『信』和『不信』应该怎么界定？」

她告诉我：「信」应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当你在考虑「信」还是「不信」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便是不信的。

在色达，你可以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年龄、职业、性格和故事，但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相同的特质——一种平和的力量。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虔诚地去相信宗教？他们回答：你现在不相信，是因为你还没有经

历过不可解释之事。

直到我们告别他们时，我们依然不知道他们口中的「不可解释之事」是什么，但我们记住了他们眼中涌动的那种光芒。那么柔韧，那么美。

天葬

五明佛学院还有着藏区为数不多的天葬台。天葬台位于佛学院背面山坡下一片相当开阔的草场，由于我们去的时候是色达最冷的时候，草场显得有些枯黄，但却增添了几分萧瑟之感。我们到达天葬台的时候，逝者的亲友们已经将尸体运到搭起来的棚子旁。一大群秃鹫闻到了尸腐味，从远处的山头上腾空而起，落到天葬台旁边的岩石上。秃鹫们时而俯冲、时而腾起、时而盘旋，成群翱翔于苍穹的壮观场面，只有



／一个僧侣正独自走下黄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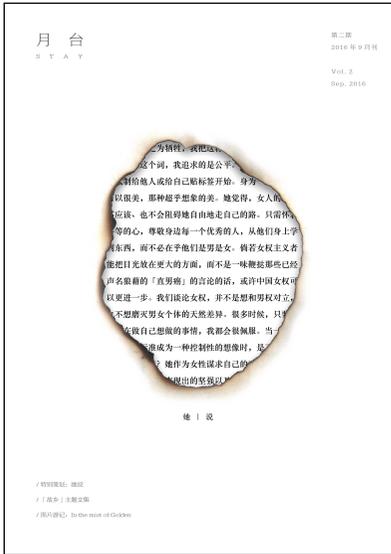


／天葬台的天葬师和秃鹫（摄影：陈泽南）

在色达天葬台能看到了。天葬师技艺十分高超，不到半小时就将尸体处理完毕，并且让秃鹫吃得干干净净。藏人们一直认为，对死者而言，天葬时被吃的越干净，意味着生前修炼得越好。

在我看来，宗教拯救人类的方式就与世俗的超级英雄所不同，它不能改变你的生死，但是它却能告诉你应该怎样去面对生死。这种传统古老的丧葬习俗，正体现出了藏传佛教豁达的生死观和回归自然的态度。

在我们世人眼里，色达佛学院或许是罕见的隐秘之地。但当你有机会亲临这片秘境，你却会发现这里的人们过着比世俗更加普通平和简单的生活。就像刻在佛学院角落的一句话：生死可以轮回，世界也许倾覆，灵魂安然不改。❶



本期封面 Cover Design

联系我们 Contact Info.

邮箱：stay@qianjian.space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2001 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请小心
列车与月台
之间的
空隙**

「重要的是你要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不要被对性别先入为主的偏见给束缚了。」

——「伍燕仪」